

目次

殷序

自序

卷上 概說

文學總略 (論文學之界義)

章炳麟……………一

詩教上 (論文學與時代)

章學誠……………三

南北文學不同論 (論文學與地域)

劉光漢……………四

文德 (論文學與道德)

章學誠……………六

質性 (論文學與性情)

章學誠……………七

目

次

卷下 製作

文賦	(論製作與體式)	陸機	八四
詩教下	(論內容與外形)	章學誠	一〇三
模擬	(論模擬與創造)	劉知幾	一二五
敘事	(修辭示例)	劉知幾	一二六
古文十弊	(文病示例)	章學誠	一三五
後序			一五七
文論要錄識語	(附錄)	張蔭桓	一七九

卷

上

文學總略 章炳麟

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文學一詞，先秦已有，論語先進篇，文學子游

道也。荀子謂諸子齊亦有之，而其範圍至廣，蓋一切學術或文化皆屬焉。今此所指，則為文字著於竹帛之法式，其封域狹於先秦，而侈於近世，抒情美文，乃為文學之說，蓋附宗明義也。 凡文理、文字、文辭皆言文；言

其采色發揚，謂之彰。說文：「彰，顯也。」段注：「有部，謂有彰彰也。」是則有彰彰謂之彰，彰與文義別。凡言文章，皆當作彰彰，作文章者，省也。文則造畫與彰義別。」又「多，毛飾畫文也。」徐鉉曰：「毛，髮飾飾之事。」彰从多，以表繪飾，故云采色發

揚。以作樂有闕。說文：「闕，事已闕門也。」禮記文王世子，「有司皆以樂闕。」鄭注：「闕，終也。」 施之筆札。說文：「札，牒也。」中庸鄭注：「簡札，牒。」 謂之章。說文：「章，樂竟為一章。」

「章，樂竟為一章。」從音十，十，數之終也。」說文云：「文錯畫也，象交文。」段注：「錯，當作道，道畫者，造畫之畫也。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一章，

樂竟為一章。「彰，醜也。」「彰，文彰也。」此釋四名為義各別。彰彰義，主繪飾，故非文學之本義也。 或謂文章當作彰彰，則異議自

此起。段注：「說文解字，注之說引見上。」 傳曰：「博學於文。」禮記曲禮孔疏：「傳謂博通為義，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論語即此類書，故謂之傳也。引句見雅也。篇劉寶楠正義曰：「博文者，詳書禮樂與凡古學所傳之遺籍是也。」

不可作彰。雅曰：「出言有章。」語見詩小雅都人士篇箋曰：「此言言語文有法度文章。」 不可作彰。古之言文章者，不專在竹帛，諷

誦之間。孔子稱堯舜「煥乎其有文章」。見論語泰伯篇劉寶楠正義云：「上世大賢，歷聖治之，漸知禮義，至堯舜而後文治以成，故尚書篇載藝以來，自授時外，復作大章之樂，又大戴禮五帝德言堯舜

云：『黃黼黻衣，丹朱白鵲，伯夷主禮，堯舜舞。』皆是立文垂制之略，可見也。」 蓋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

分，謂之文。

史記禮書：「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馬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禮記樂記：「八風從律，百度得數，謂之章。」

八風從律，百度得數，謂之章。

禮記樂記：「八風從律，百度得數，謂之章。」

而不章，百度得數而有章。」疏：「八風，八方之風也。律，謂十二月之律也。樂音象八風，其樂得其度，故八風十二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為森感也。八風者，白虎通云：「距冬至四十五日，候風至，條者，生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者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清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大也。百六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闢氣也。」八節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百度得數，所謂樂也。」

文章者，禮樂之殊稱矣。其後轉移，施於篇什。

陸德明毛詩傳文：「王者施教，統有四海，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

此篇什之義。

太史公記博士平等議曰：「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原注：「儒。」

此寧可書作彰彰邪？

此寧可書作彰彰邪？意謂博士之議，文章以指詔書律令，即由禮樂轉移施於篇什者也。此故非主采飾，而亦稱文章，則不得書作彰彰字也。

獨以五

采彰施五色，有言敝，言輔，言文，言章者，向書最周禮：「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注：「鄭康成曰：『性曰采，施曰色。』未用

之辭。

宜作彰彰。然古者或無其字，本以文章引伸。

彰彰之於文章，乃後起字也。

今欲改文章為彰彰者，惡

乎冲淡之辭，

荀子非十二子篇：「神理其辭，一極微注，當為冲淡。」

而好華葉之語，論衡趙充國：「且淺意於華葉之旨，無根核之深。」

違書契記事之本矣。易繫辭：「上古結」

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故書契者，始於記事，非本以采飾也。

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左傳：「鄭子產入陳，子產獻捷於晉，晉不能辭，引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也。」

蓋謂不能舉典禮，非欲苟潤色也。

傳載：「鄭子產獻捷於晉，或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成周公為周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

刑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齊人欲立其出，我先王莊公奉其父而立之，齊人殺之，我又與齊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

東我姻親，介特楚索，以憑險我險邑，不可僅湯，我是以有往學之資。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陳者，并理本刊，險邑大懼不戰，而恥大難，天誘其衷，啓險邑之心，陳其知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使小？」對曰：「先王之命，惟謹所在，各致其祥，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杜注：「一圻方千里，一同方百里。」自是以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條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我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意廢王命故也。」王莊伯不能詰，遂其對問之辭，悉徵故實，據舊章，所謂舉典禮也。論語憲問篇：「東里子產潤色之。」廣雅釋詁：「潤飾也。」

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爲文王作易，孔子違而修之，故曰文言。陸德明周易傳文：「文者，梁武帝云：『是文王所制。』」爾後國故論衡疏證曰：「案此非謂文王作此文言也，則此名爲文言者，以易是文王所制，孔子贊易，因名文言也。宋以前無疑十翼者，陸氏語簡，故此引而釋之云爾。」非矜其采飾也。疏：「文者，是大子弟七翼也，以乾坤其易之門戶，邪其餘諸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義理深奧，故特作文言以開釋之。莊氏云：『文謂文飾，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爲文言。』」今謂夫子但贊明易道，申說義理，非是文飾華采，當謂釋二卦之經文，故稱文言。」夫命其形

質曰文，狀其華美曰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絢曰彰。論語八佾篇：「素以爲絢兮。」劉氏正義曰：「素以爲絢，當是白采用爲青沐之飾，如後世所用素粉矣，絢有衆

飾，而素則後加，故曰素以爲絢。」凡彰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彰。此謂文彰義別，而文者大名彰者小名，是故推論文學

莊子徐無鬼篇：「可不謂有大提推乎？」注：「發揮高揚也。」以文字爲準，不以彰彰爲準。段氏說：「今舉諸家之法，商訂如左方。」說文：「講也，以下辨義。」

本諸正名，以下辨義。

論衡超奇云：「（附志雜家）論衡二十九變，後漢嚴上王莽傳：『今存超奇，其諸名也。』」一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

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文心雕龍書記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職，始有表奏。』王公卿內亦稱奏也。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卿奏記，而郡將奏箋。』）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

者爲鴻儒。又曰：「州郡有憂，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漢書鮑宣傳：「自成帝至王莽時，諸名之士補郡尉，唐林

獨位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又谷永傳：「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少爲長安小吏，後傳舉經傳，遂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

適有不解者哉？」王引之經傳釋詞：「適，猶是也。呂氏春秋晉時篇曰：『王子光見伍子胥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曰：其貌適吾所

也。』言是子雲也。又曰：『長生死後，會稽周長生，在州爲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亦見超奇，精

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漢書賈山

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文軌即文之法度矣。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一生比類也。又曰：

「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前紀，無

匈中之造。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家：「太史公百三十篇，即今史記。又諸子略儒家：『劉向所序六十七篇，』原注：「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類傳也。」諸書並自秦魏采掇而成，非由意出而不假取於外也。匈，今字。若夫陸賈、董

仲舒，漢書藝文志：「陸賈二十三篇，又：『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唐志春秋家：「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凡所謂

造，然而淺露易見。四庫總目陸賈新語提要曰：「今據其書論之，則大旨皆崇王道，黜霸術，歸本于修身用人，其稱引老子者，惟思務篇

日鈔曰：「自季子沒後，學聖人之學者，惟仲舒，其天資粹美，用意純篤，漢唐諸儒，鮮其比者。使幸而及門于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歟。」

觀讀史活猶曰傳記。此云傳記，猶言類書，古制書體卑則策，尊則傳記。陽城子長作樂經。隋志：「樂經，樂類，四卷，」不著

子長作，應劭風俗通：「姓氏篇：『漢有諱讀大夫陽城公衡，』桓譚新論：『陽城子長名衡，蜀郡人，爲諱樂祭酒。』又別：『引云：『爲與樂大夫。』』揚子雲作太玄經。漢書揚雄傳：「雄好古，學道，其意欲求文章

用心于內，不求於外，手時人皆爲之唯劉歆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漢志儒家：「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原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隋志儒家：「揚子太玄經九卷。」又別本或作十卷，自出於胸中。」

極窅冥之深，淮南子道應篇：「四窮窅冥之幾。」非庶幾之才，隋書載作窅冥，查其義深遠之貌。

此謂姚聚之徒姚氏古文辭類聚
有論辨者說序跋贈序碑志傳狀

獨能說一經者不在此

詩何人斯諒不我知蓋諒信也漢書顯布傳乃率其賁偶亡之江中師古曰賁重也法言學行篇或曰一書與經同而得不尚治之

此制

說文：「迎，遮也。」玉藻鄭注作「列」，本節論執晉以前，文與筆非異塗。

晉書蔡謨傳一文筆議論有格
行於世史記言文筆始此

范曄自述其後漢書曰：「文惠其事盡於形，

文心雕龍事類篇「事類者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又體性篇「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此義字卽作事義解謂用事不當則反奉勸與本旨使擊而不明也

韻移其意，政可

下云：「常謂情志所託，故富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已卽釋上語，原略去

手筆差易，文不拘。

「我於字」范語見宋本傳賦中與諸甥姪書此論文筆別異並及其難易也

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

見總
術篇
然雕龍所論列者，藝文之部，一切並包。劉氏書前二十五篇，自原道盡而外，皆以文體標

月諸論全舉而外又有宗經正經史傳諸子楚藝文之部一切並包也

是則科分文筆，以存時論，故非以此爲經界也。孟子滕文公篇「夫仁政必自經界始」，趙岐注「經亦界也」。

黃先生文心雕龍統例篇札記曰：「案彥和云：文筆別目兩名自近代。」而其區敘筆體亦從俗而分文筆。自故明時以至清，皆文之屬，自史傳以至書記，皆筆之屬。然彥和雖分文筆，而二者並重，未嘗以筆非文而並屏筆之故棄駢辭與明其體裁。上下台通古今未爾，所以爲國李氏之

昭明太子之序文選也。其於史籍，則云不同篇翰；其於諸子，則云不以能文爲貴。文選序歷舉不

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密臣之扶直謀夫之詰辭士之諫水衡之

下。和連之却奉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驪曲逆之吐六奇蘇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樹見墳籍夢出于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傳雖傳之簡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繁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列司真方之實錄亦不同若其贊之繁傳之簡

此爲其次總集，自成一家，體例適然，非不易之定論也。

是後文集總鈔作者輒就屬辭之士以爲聖典而取則焉此總集之作所以囊括別集採深精英其體例由來而止

正當入錄而乃辨之，可見總集之不及纂錄也。周雖以此爲言也。總集不撫九流之篇，漢志諸子略：「諸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博士，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所謂九流，即諸子也。」格於科律，固不應爲之辭。總集既標別集以爲書，如隋志所

出於諸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所謂九流，即諸子也。格於科律，固不應爲之辭。總集既標別集以爲書，如隋志所

實錄集之不及，此其科律也。昭明不遠此義，乃反以沈思緒藻爲說，則是從而爲之辭也。孟子公孫丑篇：「豈徒然之辭？」道注：「顯過飾非，就爲之辭。」誠以文筆區分，文選所集，無韻者猥衆，

魏都賦注引廣雅：「猥衆也。」寧獨諸子？若云文貴其彰邪，未知賈生過秦，魏文典論，同在諸子，何以獨堪入錄？

文筆之分，或以有韻無韻爲言，如劉說，或以文貴藻繪宮商，如范說，持衡衡選，則蕭梁既多無韻之作，諸子無彰者，則亦入錄，是固未可入錄。云以文筆區分，過秦典論在諸子者，漢志諸家，賈誼五十八篇，姚際恆古今僞書考：「賈誼十卷，唐志卷數同，隋始加新書之名。」

文選李注引應劭曰：「過秦論，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有韻文中，既錄漢祖大風之曲，文選漢高祖歌并序云：「高祖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路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即古詩十九首亦皆入選，文選古詩十九首李注：「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

疑不能明也。」而漢晉樂府反有愁遺，以郭茂倩樂府詩集與文選相較，知所遺者多矣，經傳詩詞「愁」且也，哀十六左傳：「吳天不弔，不

遺，是其於韻文也，亦不以節奏低昂爲主，獨取文采斐然，足耀觀覽，又失韻文之本矣。有

之文，其本在節奏，故以樂府爲主，其次徒然，其次吟詠之作，是故昭明之說，本無以自立者也。原注：「晉書樂府傳：『詩文選錄及但資吟詠之十九首，而樂府反有愁遺，故曰失本。』」

公綏傳：「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張翰傳：「文筆數十篇行於世。」曹毗傳：「所著文筆十五卷。」王珣傳：「珣人具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也。』俄而帝崩，哀策臨臨，皆珣所草。」南史任昉傳：「昉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沈，徐陵傳：『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詳此諸說

則文即詩賦等即公文，乃當時恒語，阮元之徒，猥謂辭賦爲文，單語爲筆，任昉徐陵所作，可云非體帶邪？考文筆之名，雖自晉已有，而其別異則迄清始明，阮元主學海堂書以此極誤，士諸生輩，雖珍劉天惠侯康等，各爲文筆考，其于阮福又難文筆對，近世儒術劉先生申叔復作文筆詩

筆詞筆者，文雖筆跡，乃判然無餘蘊矣。詳其事較不外三端：一者，文爲辭賦，筆是公文，如上注筆證是；二者，文有情采，筆無情采，如范曄說是；三者，文有韻筆，無韻如劉勰說是。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屈原宋玉枚舉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韻之文，至如不便爲詩如國臺，香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騷，流連哀思者，謂之文，筆退則非謂成章，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斷，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新製粉黛，宮徵廟受，唇吻適會，情類搖蕩，劉勰中古文學史云：「今以宋齊梁陳各史傳覽之，知當時所謂筆者，非徒全任質素，亦非偶語爲文，單稱爲筆也。蓋當時俗之文，有質直序事，悉無浮藻者，如今本文選任防彈劉整文所引劉資荃范氏詣進訴詞是也，亦有以語爲文，無復偶詞者，如齊世祖敕晉安王子懋諸文是也。然史傳諸云文筆詞筆，以及所云長於載筆，工於爲筆者，筆之爲體，統該符檄機奏表啓書札，其理本體對之屬亦屬於筆，史策亦然。凡文之偶而弗韻者，皆登采以來所謂筆類也。凡此皆羽翼范者，同符筆說，而不合於昭明選序之所論也。本論論自晉以降，雖有文筆之分，然昭明選集，非可據以爲說。」

近世阮元以爲孔子贊易，始著文言，故文以耦儻爲主，又牽引文筆之說以成之。阮氏文言說

文，一直言曰：「言，輪難曰：『言』左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訛誤，是必重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損，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適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辭也。古人歌詩箴銘，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旨，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適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音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盡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盡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其遠意外之旨，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書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遺，而自命曰文且厚之曰古也。一按駢散之與文章，非即一事，餘杭儻微二君論之已詳。阮氏意在爲雙偶之文爭正統，故援解文書爲其論據之實，又於文韻說諸篇推而及於文筆之辨。一若駢辭即文，駢辭即筆者，故此謂爲兼明也。文書非特采飾，見前。」

夫有韻爲文，無韻爲筆，是則駢散諸體，一切是筆，非文。藉此證成，適足自陷。阮氏文韻說曰：「文心雕龍云：今

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據此則梁時恆言，有韻者乃可謂之文，而昭明文選所選之文，不押脚韻者甚多，何也？曰：「梁時恆言所謂韻者，固指押脚韻，亦兼即章句中之音韻，即古人所言之宮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六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詠歎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時變而後，莫不皆然，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亦雖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脚韻也。四六乃有韻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爲無韻之文也。昭明所選不押韻脚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聲響者，所謂韻也。較而論之，凡文者，在聲爲宮商，在色爲輪，輪韻者，即聲音，

聲音者即文也。然則今人所便單行之文，極其奧折，非故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二案元此言，可謂善辨。然謂之恆義，本指體脚，句中聲律，別得和稱，故文心雕龍聲律篇云：「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遺，和體判揚，故遺聲難契，屬筆易巧，還和至難，國文難精，而作韻甚易。」繼和對舉，則聲和所指，專為韻脚可知。至若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有「一韻之內，音韻盡殊」之言，既以文言為文，序答陸厥書有「韻與不韻，復有精粗」之論，所非雜兼句中聲律，而與劉勰終殊，不得舉以證成，是以駁阮不及此義。既以文言為文，序

卦說卦又何說焉？周易孔疏：序卦者，文王既由六十四卦分爲上下二篇，其先後之次，其理不見，故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本，前繫辭中略明「八卦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然

引而伸之，類三成六之意，猶自未明，仰觀俯察，近身遠物之象，亦爲未見，故孔子於此，更備說連卦之由，及八卦所爲之象。今考文官序卦說卦均在十翼中，乃獨指文官爲文餘無序說之說，則阮氏之說，信屬假聖經以自重也。且文辭之用，各有體要。周書畢命：「辭尚體要。」偽孔傳：「辭以理。」阮元校勘記云：「按正義當作『以』。」象象爲占繇，占繇故爲韻語。周易孔疏：「夫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之德，或說其卦之名，故略例云：『一象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又「二十翼之中，第三翼繇象一卦，後謂之大象，但萬物之體，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觀卦以萬物之象，今夫子釋此卦之所象，故言『象曰』」。閔二年左傳注云：「繇，卦兆之占辭。」象象占繇之體，皆隱微幽，且期便於記誦，故多韻語，例詳顧炎武易音，毛奇齡易韻。

文官繫辭爲連贊，述贊故爲僣辭。周易孔疏：「謂之繫辭者，凡有二義，論字取上下二篇是也，文取繫屬之義，故字體從繫（本作繫，阮元校勘記據本宋本改），又音爲係者，取剛係之義，卦之與爻，各有其辭以釋其義，則卦之與爻，各有剛係，所以音讀之係也。夫子本作十翼，申明上下二篇爲文，繫辭係貫義理，則自爲係。」述贊者，述其體象以形容之，文選錄漢書紀傳諸贊，以「史述贊」標目，此用字所本，其體莊肅，持論嚴密，故重此喻而多僣辭，文官用僣阮氏文官說學列案詳，繫辭亦相彷彿也。序卦說卦爲目錄箋疏，目錄箋疏故爲散錄。目錄緒箋疏以詳義旨，其事非彼，彼者辭可勝，故序卦說卦皆以散文爲之。必以僣辭爲文，何緣十翼不能一致？豈波瀾既盡，有所謝短乎？十翼

衆一，下衆二，上衆三，下衆四，上衆五，下衆六，文官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也。此數阮氏文官說：「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實，而自名曰文」之論，以謂十翼之作，同出一人，何以或韻或駢或散，豈其才竭變，不能畫一乎？波瀾以水喻文也，隨機文

賦「或沿波而討源」又「猶開流以納泉」皆與此類謝亦短也論衡有兩短篇此用其字

蓋人有陪貳物有四耦大雅藩「以無陪無耦」毛傳「無陪貳也」陪貳謂副貳」方言注「耦亦匹也」愛惡相攻

剛柔相易人情不能無然故辭語應以爲儷

文心雕龍辭藻篇「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黃光生齊後漢書論贊曰「尚考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

學之多偶語固由便於誦誦亦緣心源感發每有聯想之能庶事浩穰常得齊同之義或比方而愈傑或反復以相明兼以諸夏語文賦成善辭所以句能成匹語可同韻是則聯類之思人類所同有排比之文吾族所獨擅論文體者宜於此察也以此釋劉章說最明諸事

有綜會待條牒然後明者周官所陳其數一二三四是也

此言排比之辭有必然者周官之書條理密察所陳多以名數排比如天官「大宰之職」

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之類是也莊子天下篇「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善爲驗以禮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節」

反是或引端竟末若禮經春秋經

九章算術者雖欲爲儷無由

此言單行之辭亦有必然者禮經今儀禮是九章算術四庫提要云「蓋周禮保氏之遺法漢張蒼刪補校正而後人又有所附益也」茲三書者禮經所以明節文之委曲春秋所以原一事之始終算術則演推名數皆引端而竟末義屬單行故其文亦應以爲散

猶耳目不可隻而胸腹不可雙舍是二者單複固恣意矣

列子周穆王篇「游燕宮」

原恣意所欲

未有一用單者亦未有一用複者

原注「案宋代以來言文章者皆謂劉勰爲併阮氏之論亦發憤而作也不悟宋人固語亦自不少蘇軾上皇帝書其著者也曾鞏戰國策序移滄州疏其間

備語與齊梁人不殊下者直如當時四六矣其他類此者衆蓋非簡策之齊而純爲單語者世所鮮有」

顧張弛有殊耳

禮記雜記「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承上文言不能一於單亦不能一於複大氏因人因時而各有所偏也蓋駢散之文各有體要漢

魏六朝由單複而齊宋以降通雅成單大勢如此易地皆然自唐韓氏盛持古文之論清阮氏起復力反之雖陷紛紜亦判畦畛近世陽湖李氏湘鄉曾氏則又發爲調和之說以申陰陽之互相爲用奇偶之不可一齊尤爲通微李兆洛駢體文鈔序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并俱生故奇偶不相相離方圓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物偶神奇而物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又及有等故曰物物相結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故易六位而成章相結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義於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

漸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偶而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人殊路既歧奇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常較其字句微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曾國藩送周君夢南歸序曰「天地之數以

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常較其字句微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曾國藩送周君夢南歸序曰「天地之數以

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爲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兩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爲四象，重之爲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分，分而爲三，又而爲萬，萬則幾於虛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文字之道，何獨不然？六篇尚已，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中，彼有偶辭者存焉。其他後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蘇軾范曄宗以下，如潘岳沈氏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轉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類。於是刺繡互興，雕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變，宋代理諸子，乃承其弊，而倡爲韓氏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濟，物窮則變，理固然也。詳覽二人之言，推原大易，教德備晦，若舍符節而迹其所至，則李卓吾此奇是亦張弛有珠之義也。自餘相類之論，有包世臣文譜朱一新無邪堂答問，王國運王志孫德輔六朝廣指等，茲不具詳。文之名實未是在是也，所以爲古今者，亦未在是也。阮氏爭文之名實，謂古文不不當曰古，且見前明本節專駁阮氏以率偶爲文之說。

或舉論語言辭達者，以爲文之與辭較然異職。此語原書與上節不分，蓋推駁阮氏以及或說，今以所論別是一事故爲析之。或說謂辭與對若文章原始之論也，以同時相友善故不斥。

言文章原始曰：春秋之時，言辭惡質，一語一詞，必加修飾。左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又曰：「非文辭不爲功。」文辭猶言文言之也。自注云：「說文曰：『辭，內言外也。』」是辭與言同。文者即文飾之詞也。孔子言詞達而已，即不文飾之詞也。言詞達而已，不實文達而已。足證詞與文不同詞非文也。按論語衛靈公篇：「子曰：『辭達而已矣。』」劉君澄本此立說，考得祇答謝民師語云：「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雖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之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能使之然於口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此論交舉文詞，亦可證二者初無大別，則此論宜來章公之駁也。

然則文言稱文，繁辭稱辭，體格未殊，而題號有異，此又何也？

劉君文辭有別之論，仍出其鄉先正阮氏父子。阮編文筆對云：「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曰：「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與事也。辭，詩人所賦詠之辭。」是文者，言辭總稱，義深振發之稱，辭特其句之近於文，而異乎直言者耳。是其義也。阮氏之說，本用文言爲依據，劉氏

更加推闡，故仍就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數萬。」兼彼經傳總稱爲文。數萬其指數千。『義氏集解』：『張晏曰：『春秋

萬八千字，當有謬而云成數，字誤也。』顧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羊釋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不得如張曠但論辭萬八千字，便謂之誤。猶曰：『今文家曲說耳。』經傳自秦火後，有古今文之分，今文者，漢初諸師口

撰爲以律書古文附自孔壁書體皆先秦之書其始惟篇日文字有異漢復而數篇度釋義理俱各不同其爭迄有清猶未已顧大昕跋春秋繁露云「養生治公羊春秋故許叔孫五經異議以公羊穀梁爲今文說左氏爲古文說」章公主古文治左傳故謂其言爲曲說也

公亦云「論次其文」見太史公自序司馬遷治古文尙書故引其又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數語亦見自序文學而該律令軍法章程禮儀諸科是漢初之義繼先秦之舊也藝文志言「秦

燔滅文章以愚黔首」見漢志序師古曰「燔燒也」文章者謂經傳諸子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李斯議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所官職天下

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燒之制曰「可」時書者歷史記者傳百家語者諸子是皆漢志所謂文章也遷固所稱半非耦儷之文也班固兩都賦序云「一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賦宣之世乃張譙官考文章故

言辭侍從之臣朝夕輪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時時開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阮氏據此謂班生之稱文章同於蕭嗣蓋以耦儷爲宗故其齊文選序後又曰「自

唐宋韓蘇唐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燬之於是昭明所不遺者反皆爲諸家所取其所著非經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於昭明序所謂文章者鮮矣合於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亦鮮矣」斯乃羅執賦序而罔顧漢志之言故特稱引以駁之也屈宋唐景

所作既是韻文亦多儷語史記屈原列傳「哀怨幽思而作騷賦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漢志詩賦略「屈原賦二十五篇唐勒賦四篇宋玉賦十六篇」無是差作惟今傳王逸楚辭章句大指

序云「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而漢書王褒傳已有楚辭之目王褒傳「褒字子淵蜀人也能爲楚辭」又「蘇能爲楚辭九江被公」考史記辭賦列傳云「

「賈臣以楚辭與助俱幸」則漢初已有此名王逸仍其舊題不曰楚文楚辭章句序云「屈原之辭誠博遠矣」亦其一證斯則韻語偶語亦既謂之辭矣

漢書賈誼傳云「以屬文稱於郡中」其文云何？以爲賦邪？惜誓載於楚辭文辭不別漢志詩賦略

「賈誼賦七篇」王逸惜誓章句序云「一惜誓者不知誰作也或曰賈誼賦不能明也」洪興祖楚辭補注引漢書本傳用屈原賦詞「與此語意頗同」故此定爲誼作以爲奏記條議適彼之所謂辭也說也賈

生他作如陳政事疏之類皆與此條
雖信如或說又不當得文稱矣

司馬相如傳云「景帝不好辭賦。」法言吾子云「詩人之賦麗以則。」

辭人之賦麗以淫。「李軌注：法言注：『則，謂威儀，布法則也。』「或謂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李注：「貴實，虛則。」

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李注：「夫事功多而辭美少，則辭勝者伉其助也，事功省則辭勝者虛過也。」以是見韻

文耦語，並得稱辭，無文辭之別也。以上歷舉或說之所謂辭，古人有稱文者，或且文辭之稱，若從其本以

爲部署，漢書兒寬傳：『不署爲部署。』顏注：『署，置也。』則辭爲口說。備徵劉君論文錄記曰：『說文字部云：『辭，訟也。從詞，審，理也。』又有辭字，下

云：「詞，意內而言外也。從司從言。」是詞專詞義諸字，皆作詞而不作辭，而詞字又訓爲語助，凡古書言辭文辭諸字，古字莫不作詞，特漢以下

降，辭詞爲辭耳，易繫辭釋文云：「辭，說也。辭本作詞。」辭記曲禮篇釋文：「同，禮大行人職云：『協辭命。』鄭注云：『故書作叶，詞命。』詩大雅云：『辭

之輯矣。』說文引作「詞之輯矣。」是詞爲古文，而辭字則係傳寫之誤，其所以誤詞爲辭者，則由辭字猶文作詞，與詞字之形相近，故

因形近而相譌，實則字各一義，非古代通用之字也。」又自注云：「漢書敘傳音義云：『詞，古辭字。』是辭字古文當作詞字之證。」文爲文

字。古者簡帛重煩，多取記憶，故或用韻文，或用耦語，爲其音節諧適，易於口記，不煩紀載

也。詳阮氏文言說，前已引之，而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戰國縱橫之士，抵掌搖脣，亦多積句，是則耦麗之體，適

可稱職。詩教上曰：『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乃如史官方策，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有春秋、史記、漢書之

屬，適當稱爲文耳。春秋史漢，散行爲多，而當其始有，即布方策，是古人由是言之，文辭之分，反覆自陷，韓非子

「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而立也。反覆自解，語意本此。此子天地篇「大惑者終身不解」一本，銷毀或人文辭異，疑之論，而於阮氏之說爲或人所據者，亦連類及之。

可謂大惑不解者矣。

或言學說文辭所由異者，學說以啓人思，文辭以增人感。

附錄：中國大文學史引西人蘇昆西之言曰：「文學之別有二：一關於知，一關於情。關於知者，其

聯在數，關於情者，其聯在感。斯蓋遠西之說云爾。而近人又多本之也。

此亦一往之見也。何以定之？凡云文者，包絡一切著於竹帛而爲

言。

包絡猶包羅也。以有文字著於竹帛爲文。此章有靈樞之論，見篇首。

故有成句讀文，有不成句讀文。

句讀者，黃先生又心雖龍章句簡札記云：「說文，有所絕止，」而綴之也。假借爲讀，所謂句讀

之讀也。凡一語之轉運者，用之，或作句，或作句逗，或變作句度，其始皆但作「耳」，句之讀原於「耳」，既文，「耳」讀也。從反「耳」，是「耳」亦所以爲讀別與「耳」同意。章先生說又轉爲句，說文曰：「句，曲也。」句之名，秦漢以來，衆儒爲訓詁者，乃有之。此由通語經文，於此小考，正用銅鐵之義，或謂句讀二者之分，凡語意已完爲句，語意未完，語氣可停者，爲讀。此說無徵於古。今案，成句讀文者，文字著於竹帛，而有文法上之組織者也。不成句讀文者，但具單面意義者也。兼此二事，通謂之文，局就有句讀者，

者。

附推釋言：「局，分也。」

謂之文辭。諸不成句讀者，表誡之體，旁行邪上。

梁劉勰傳：「王僧綽說：『讀撰諸，防查血脈所因，』」

而推當起

條件相分。會計則有簿錄。

孟子萬章篇：「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

算術則有演草，地圖則有名字。

太僕初稿，文學論略

此皆有名篇而無句者。

不足以啓人思，亦又無以增感，不得言文辭，非不得言文也。

文者大名，文辭者小名，簿錄以次雖無句讀，理皆文之屬。

諸成句讀者，有韻無韻則分。諸在無韻，史志之倫，記大傀異事則有感。

周禮春官大司樂：「凡日月食，五穀不熟，大傀異哉，令去

樂，鄭注：「記經常典憲則無感。」

記經常典憲則無感。

周禮秋官大司馬：「掌建邦之三典，以辨九職之法也。」

既不可齊一矣。

史志記事，有常有變，若名物制度是其常，則無

由感入，若興亡成敗是，其變則足以感人也。**持論本乎名家，辨章然否，言稱其志，未足動人。**國故論衡論式篇引與人書曰：「文生於名，名生於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稱者理。」

分理明察，謂之知文。論以辨析為務，故必本名家。然辭達而已，未必足以動人也。**過秦之倫，辭有枝葉。**禮記義記：「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鄭注：「言有枝葉，是繁盛華也。」**其感人顧深摯。**

國策策策：「戰爭於戎狄。」注：「戰，反也。」詩：「賦，離騷。」擊之言至也。」則本之縱橫家。章華賦詩教上曰：「九流之學，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實也。」又曰：「過秦漢世辭賦，又出縱橫過秦之製，頗丰敷張，實上嗣縱橫而下開辭賦，故有足動人心目者。」

然其為論一也。此明有名家不感人之論，有縱橫家感人之論，亦不可一齊。

不可以感人者為文辭，不感者為學說。且文曲變化，其度無窮。荀子正論篇：「聚人健，立師學，折。」黃先生文心雕龍章句：「凡言文曲，（荀子）言曲折。」（漢書藝文志）言曲度，（傳終舞賦）皆言辭音于此為止也。」

陸雲論文，先辭後情，尚繁而不取悅澤。原注：「與兄今見本集，後情而不取悅澤，蓋以形文為主，而以情文為次。」

此寧可以一概齊哉？以上歷舉無類之文，大分紀敘論說兩類，而皆有可感入者，有不可感入者，以見文術變化之無窮也。**就言有韻，其不**

感人者亦多矣。風雅頌者，蓋未有離於性情。詩大序：「詩有六義焉。」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風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皆於神明者也。」據此，風雅頌皆主美刺，不離性情。

獨賦有異。文心雕龍詮賦篇：「賦者，鋪也。鋪，陳義也。體物寫志也。」其體道亦為今人所習，客觀描寫，不專以性情為主。

夫宛轉佞隱，禮記閒諷：「大功之與，三曲而佞。」鄭注：「佞，聲餘從容也。」謂辭意回風，一執能思而不隱兮。」王注：「隱，憂也。」**賦之職也。儒家之賦，意存諫諍。**

若荀子成相一篇，漢書藝文志：「孫卿賦十篇。」今荀子書有賦，皆成相篇，不啻即漢志所著錄者否？楊倞成相篇注云：「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類也。」若子漢志在儒家，故曰儒家之賦，兼諸諸子平議云：「禮記曲禮篇：「鄰有喪，春不相。」鄭注曰：「相，謂送葬也。」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為謳歌以相勸勉，亦舉大木呼邪許之比，其樂曲即謂之相。」謂成相者，即漢志成相曲也。漢志有成相雜辭，足徵古有此體也。」

其足以感人安在？成相之辭，皆論治亂，以儆時王了無藉。

什之

乃若原本山川，極命草木，

枚乘七發：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還注引趙岐孟子注曰：「命，名也。」

或寫都會，城郭游射，郊祀之

狀，若相如有子虛，揚雄有甘泉，羽獵，長楊，河東，左思有三都，郭璞，木華有江海，

河東賦，載漢書揚雄傳，餘賦見

輿，博翔實，極賦家之能事矣。

賦主鋪陳，故與博翔實，即極其能事也。

其專賦一物者，若孫卿有蠶賦，箴賦，

見荀子賦篇

王延壽有王孫賦，

見古文苑，柳子厚有惜王孫文，齊注：「漢王延壽嘗為王孫賦，有云：『類狀類乎老翁，區體似乎小兒。』」

福衡有鸚鵡賦，

見文選

倅色揣稱，

謝靈運雪賦：「倅于愁思，柳子厚作色揣稱，為其人賦之。」

曲成形相，嫠婦孳子讀之不為泣，

謂無真情

介冑戎士詠之不為奮，

謂無壯美

當其始造，非自感則無以為也，比文成而感亦替，斯不可以一端論。

文學之事，於己所以自抒所懷，於人所以引起同感，然已有文

成而感隨替者，則以所懷既實，心清亦變也，人有覽文而無所感者，則以虛境各異，無動於中也，學藝誠文史通義文理篇云：「比如盲人見月而思月，必主遠懷，久客歸而感雨，豈必有熱況，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以天地至文，而欲以此處外情，感為秘密，或欲嘉惠後學，以類凡

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其友乍逢及新婚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此論境遇心情，互為影響，感受之際，雖可強同，可謂精矣，以上舉有韻之文，雖為情性之風標，然其感人與否，仍無從膠執也。」

又學說者，非一往不

可感人，凡感於文言者，

此云文質，猶文辭也。

在其得我心，是故飲食移味，居處緼愉者，

大戴禮會子立學篇：「飲食移味，居處緼愉。」

注穆味曰：「庸所欲也。」廣雅釋詁：「緼，饒也。」段文：「愉，樂也。」溫倫即緼愉。

聞勞人之歌，心猶怕然。

春秋宣十五年公羊傳解詁：「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段文：「怕，無為也。」此言境遇不同，則

哀樂不能相感以通，與自珍與江居士詩云：「陳轅夫之晨呻於九寶聯食之前，則叱矣，慰寡女之夜哭於房中，琴好之家，則諄矣。」亦猶夫此義也。

大愚不靈，無所憤悱者，

莊子天地篇：「大愚者，終身不覺。」論語述而篇：「不憤不啓，

不憤不覺。」朱注：「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

觀眇論則以為恆言也。

史記貨殖列傳：「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孟子滕文篇：「一人有恆言。」此言賢愚各別，則知識不能相悅以解。

身有

疾痛，聞幼眇之音，則感槩隨之矣。

漢書中山靖王勝傳：「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樂者不可爲累歟，思者不可爲歡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爲，痛門子嘗微

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音，不知涕泣之橫集也。」顏注：「幼眇，精微也。」

心有疑滯，觀辨析之論，則悅懌隨之矣。

禮記文王世子：「是故其或也，傳：『鄭注：『懌，悅懌也。』」

晉書：「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因說以音聲滋味，游宴校獵，觀書讀史，皆謝不能，客乃曰：『將爲太子與方術之士，有賓客者，若莊周親率楊朱墨翟，便蚺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

出，繼而曰：『漢平，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溘然汗出，霍然病已。』此雖說辭，要可觀成章君之說矣。」

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論語述而篇：「樂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爲分者，得其大齊。

凡好學者皆然，非獨仲尼也。

以上申論學說之事，明其理則可相悅以解，與文辭之事，同其境則能相感以通者，無殊。

以文辭學說

爲分者，得其大齊。

列子楊朱篇：「百年者，壽之大齊。」齊，猶限也。

審察之則不當。

本節論學說文辭異職之說，雖得其大齊，終不免一往之見。

如上諸說，前之昭明，後之阮氏，持論偏頗，

書洪範：「無偏無陂。」傳：「陂，舊本作頗。」

誠不足辯。最後一說，以學說文

辭對立，其規摹雖少廣，然其失也，祇以彰彰爲文，遂忘文字。故學說不彰者，乃悍然擯諸

文辭以外，惟論衡所說，略成條貫。

論衡原稿云：「論衡所說，略成條貫，先舉典記爲實，則不遺公讀矣，次舉統事經說諸子爲言，則不遺厚史與學說矣，有韻爲文，人所共曉，故略而不論，雜文漢時未備，故亦不

著，不言小說，或其在存，則不列典章，由其文有缺略，此則不究無失者也。」按原稿附錄，有句讀文，中大分有韻無韻二類，無韻之文，更分學說歷史公讀典章雜文小說六科，詳本書下卷文賦按語。

文心雕龍張之，其容至博，

顧猶不知無句讀文，此亦未明文學之本柢也。余以書籍得名，實馮傅竹木而起。

馮，通本字，以有文字

著於竹帛，故謂之文，以有竹帛傳此文字，則爲書，

以此見言語文字，功能不齊，世人以經爲常，以傳爲轉，以論爲倫。

釋名釋典義：「經，徑

之事經一尺二寸者之故云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然則此三二尺二寸乃傳寫之誤當作二尺四寸下云「孝經據半之二」乃一尺二寸也又云「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謂經謂論語八寸居六經三分之一比孝經又少四寸故云又謂經謂論語正設篇一夫論語者弟子共記孔子之言行勅已之時甚多數十有篇以八寸爲尺紐之約省便持之便也以其道非經傳文紀載恐忘故也以八寸不二尺四寸也」

也。原注「漢藝文志言劉向校古文尚書有一簡二十五字者而經度注左氏傳則云古文尚書一簡八字蓋二十五字者二尺四寸之經也八字者六寸之傳也古官書皆長二尺四寸故云二尺四寸之律舉成數言則曰三尺法經亦官書故長如之其非經律則稱短書皆見論衡」按左傳服注引見聘禮疏諸書載律亦二尺四寸者如鹽鐵論經聖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是舉成數言三尺者如漢書杜周傳「君爲天下洗平不循三尺法」是稱短書者如論衡謝短篇「漢事未載於經名爲尺籍短書」是以上釋傳之本義論者古

但作命。比竹成冊，各就次第，是之謂命。說文「命思也從人册」段注「命下曰「命理也」大雅毛傳曰「論思也」論者命之假借思猶能也凡人之思必依其理爲論字皆以命爲意從人册者

從命。說文「命理也從人册」三孔以和泰聲也從品命命理也一簫亦比竹爲之。莊子齊物論「人續則比竹是已」說文「簫參差管樂」段注「周禮小師注「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餚餚所吹者」周頌蕤同「簫古之簫所謂排簫也制與今異」故命字

之遺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言說有序亦曰命，一坐而論道」是也。句見周禮考工記論語爲師弟問答，乃亦

略記舊聞，散爲各條，編次成帙。說文「帙書衣也」斯曰命語。以上釋論之本義是故繩線聯貫謂之經，簿書記

事謂之專，比竹成冊謂之命，各從其質以爲之名，亦猶古言方策，漢言尺牘。說文「牘書版也」漢書陳遵傳「性善

藏去以爲案」諸書與人共讀主皆今言札記矣。我文「札牒也」釋名釋書契「札牒也」編之如諸書不見題署者，亦往往從質

名。大公之書而稱六強。漢志「周史六強六篇」師古曰「即今之六韜也」發字黃帝之書而稱九卷。原注「今釋名

經漢末傳來論序直稱九卷。

直謂書囊有六，

說文：「囊，弓衣也。」意謂此所謂囊者，乃假弓衣之名以指書衣。

搏帛有九也。

字彙引增韻云：「可舒卷者曰囊，搏次者曰帛。」考王記「卷而搏之」，欲其無逆也。「古

書有囊軸之制，九卷由此得名。

雖古之言肄業者，

春秋昭四年左傳：「臣以爲肄業及之也。」

亦謂肄版而已。

唐韻：「肄，習也。」

釋器云：「大版謂之

業。」書有篇第，

古人編書，率定篇第，以便檢防散佚，免錯亂。漢志稱劉向校書，每一書已，輒錄其篇目是也。

而習者移書其文於版，

原注：「學童習字用版，版亦版也。」

逐日移寫於版以習之。

故云肄業。管子宙合云：「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

管子：「房玄齡注：「版，版也。習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操，不息修業，亦不息其版籍。」

以是徵之，則肄業爲肄版明矣。凡此皆從其質以爲名，所以別文字于語言也。其必爲之

別，何也？文字初興，本以代聲氣，

易乾文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孔疏：「同聲相應者，若彈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是也。同氣相求者，若天欲雨而地吐潤是也。」案聲氣原謂語言，此用水義。

乃其功

用有勝於言者。言語僅成線耳，喻若空中鳥迹，甫見而形已逝。

言語甫聞而聲已逝，與此同也。

故一事一義

得相聯貫者，言語司之。及夫萬類羣集，

漢書司馬相如傳：「羣人會宮之饒峨。」注：「羣，聚也。」

禁不可理，

禁，通作紛。

言語之用，有所

不周，於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足以成面，故表譜圖畫之術興焉。

吾國文字，始於象形，其與圖畫同源異流，要之皆所以表象也。言語以聲

音爲用，故僅限於時間，文字以符號爲用，故可及於空間，此其所以爲勝也。

凡排比鋪張，

元稹杜子美集志：「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

不可口說者，文字司之。及

夫立體建形，向背同現，文字之用，又有不周，於是委之儀象。儀象之用，足以成體，故鑄銅

雕木之術興焉。

儀象者，科學所用機器也。其功用不獨如文字之紀述圖畫之事繪而已，蓋尤能以實體示人文字，顯及空間，然猶限於平面之抽象觀念。若儀象所司，則擴至立體之具象事物，此其所以爲尤勝也。

凡望高測

深，不可圖表者，儀象司之。以上論言文字儀象三者，各有其用，以人類文化之進步而漸次發達為線面體三者，以幾何學術證明之。然則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則

有獨至。凡無句讀文，皆文字之所專屬也。以是為主。故論文學者，不得以與會神旨為上。

論略原稿云：「既知文有無句讀之分，而後文學之歸趣可得言之。無句讀者，純得文辭文字之不共性也。有句讀者，文而兼得辭稱，文字語言之共性也。論文學者雖多就共性言，而必以不共性為其素質。」昔者，文氣之論，發諸

魏文帝典論。典論論文：「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又一：「徐幹時有齊氣，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此所謂氣，蓋指人才性之所繫也。氣，氣本字。」而韓愈、蘇轍竊焉。韓愈嘗李

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思與聲之高下皆宜。」韓愈上韓愈書曰：「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詳上所舉，韓之所云，乃文章本身之氣勢，辭之所云，則為文可能之修養，雖三實相承，亦略有殊異。要之

皆本孟氏「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一義而變化之也。
文德之論，發諸王充論衡。原注：「論衡侯文篇：「文德之操為文。」又云：「上書陳仲宜，發記篇吏士，一則為身，二則為人。」案文德，無文德之操，治身完行，拘

利為私，無為主者。」按此所無操，蓋謂凡為文者，當以文實彬彬為主。」楊遵彥依用之。原注：「魏書文苑傳：「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其才建行，淺薄廢忌，惟邪于才王元景混于身，彬彬有德。」按楊論今佚，惟其意頗與顏氏家訓

文章篇同。顏之書略曰：「自古文人，多略經術，每當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典會，發引性靈，使人件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事體當一句清巧，神屬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加以砂礫所傷，憐於牙戟，諷刺之禍，遂平風靡，深宜防慮，以保

元吉。」此之所論，蓋主文士當當道德，意與王亦異。」而章學誠竊焉。章氏文史通義有文德篇，已選在本書詳後。氣非竄突如鹿豕，德非委蛇如羔羊。時

南齊羊序云：「百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彼者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又詩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傳：「委蛇，行可從也。」此用其語，二句云云，蓋文士言氣，多局就靈璧波瀾之觀，言德，多局就委蛇舒徐之致，要未能指其本也。」知文辭始於表

謹，簿錄，則修辭立誠其首也。易乾文言：「修辭立其誠。」文史通義言公緒釋之曰：「誠不必於聖人之極致，始足當於修辭之立也。學者有事於文辭，毋論辭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為文具者，皆誠也。有其故而

修辭以副焉，是其求工於辭者，所以求達其誠也。」氣乎，德乎，亦末務而已矣。原注：「案文選序云：「謀夫之語，辯士之端，雖傳之簡牘，而求其義，此即語言文字之分也。然選例亦不一致，依史所載，則屬易水，漢觀大風，皆臨

辭論之作，皆書先簡章，亦與出諸何撰，而文選固錄之矣。至于辭命，則有章制潤色之功（案論語靈問篇：「子曰：『爲命，裨諲卓爾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以張陸陳度亦先有篇章，文選錄易水大風二歌，而潘汝去辭說，亦自相起吾矣。士衡文賦云：「說律而辭難，一是亦列爲文之一種，要於修辭立義，有不至耳。」本諸論文學之本概在竹木，故常稱作範疇。

文選之興，蓋依乎摯虞文章流別，謂之總集。隋書經籍志曰：「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摯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之流別。」

隋志：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志二卷，論二卷。二卷梁若于書者，史通古今正史篇：「初，太宗以梁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志既託始於梁，故經籍著錄校以見存，賴稱梁有若于卷，蓋以示存佚之概也。

然則李充之翰林論，劉義慶之集林，沈約丘遲

之集鈔，放于此乎。

隋志：翰林論三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二百卷，集鈔十卷，沈約撰，梁有集鈔四十卷，丘遲撰，亡。錄劉本。

七略惟有詩賦及東

漢銘誄論辨始繁。荀勗以四部變古，李充、謝靈運繼之。

隋志：（劉）歆總括羣書，振其旨要，著爲七略，一曰集

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方技略，七曰方技略，王莽之末，又焚焚燒，光武中興，明章繼執石室蘭臺，劉以充續，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經等典，掌焉。中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兩京大觀，探地皆盡。魏氏代漢，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荀勗又因中經而著

新經，分爲四部：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傳事屬雜錄事；四曰丁部，有時賦圖事汲冢書惠懷之亂，京華流離，遂開文籍，靡有子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遂總海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自魏因循，無所變更，其後中朝遺書，精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書監劉縉進四部目錄。

則集部自此著。

文選通義文集篇：「唐陳二史所次文士諸傳，載其文章，皆云所著詩賦碑頌，若于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自梁劉縉爲文章流別，學士便之，於是新舊古人之作，標爲別集，則文集之名實助於晉代荀勗中經有四部，特載圖讀與汲冢書師丁部，王倫七志以詩賦爲文籍志，而介於諸子與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尚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與文集之凡錄

爲文章流別，學士便之，於是新舊古人之作，標爲別集，則文集之名實助於晉代荀勗中經有四部，特載圖讀與汲冢書師丁部，王倫七志以詩賦爲文籍志，而介於諸子與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尚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與文集之凡錄

已全爲唐人經手，子集之權輿，是部著錄實助於蕭梁。按四部之制，唐以前但云甲乙丙丁，所以來乃名經史子集。總集者，本括囊

別集爲書。易坤：括囊無咎。凡故不取六藝、史傳、諸子，非曰別集爲文，其他非文也。文選上

承其流，而稍入詩序。蕭選有毛詩大序，一史贊。漢又有史論史述贊二類，收班孟堅于令升新書、典論諸篇，故不

名曰集林、集鈔，然已稍矣。史記太史公自序：「申呂背矣。」集解引徐廣曰：「背音瘠，瘠猶其序簡別三部。謂經蓋

總集之成法，顧已迷誤其本，以文辭之封域相格，慮非摯虞、李充意也。漢書賈誼傳：「慮非顯行也。」

集源於別集，經于史者，別集所無，故總集不得有「昭明不審此意，乃以文辭之封域爲言，故曰迷誤其本。」經籍志別有文章英華三十卷，古今詩苑英華十九卷，

皆昭明太子撰，又以詩與雜文爲異。文心雕龍有雜文篇，論對問七連珠三體，又總述昇義云：「詳夫漢來雜文，

不爲恆則。（則法也）且總別集與他書經略不定，說文：「略，經略土地也。」更相關入者多矣。漢書汲黯傳：「

爲關出，物如邊關。」應劭曰：「關，安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關也。」今以隋志所錄總集相稽，自魏朝雜詔而下，訖皇朝陳事詔，凡十

八家百四十六卷。唐志：「魏朝雜詔二卷，魏朝吳二志詔二卷，晉成康詔二卷，晉朝雜詔九卷，錄晉詔十四卷，晉義熙詔十卷，宋大初

八卷，雜詔八卷，雜詔書六卷，陳天監詔章三自上法書表而下，訖後周與齊軍國書，凡七家四十一卷。隋志：「

「上法齊表一變，梁中表十一卷，雜錄布十一卷，山公齊事三卷，范甯齊事三卷，梁朝齊陳朝使經曆九卷，後周齊軍國書二卷。」

而漢高祖手詔，匡衡、王鳳、劉隗、孔羣諸家奏

事，書既亡佚，復傳其錄。隋志魏朝雜詔條下云：「梁有漢高祖手詔一卷。」又梁中表條下云：「梁有漢高祖手詔一卷。」又梁中表條下云：「梁有漢高祖手詔一卷。」然七略高祖、孝文

詔策，悉在諸子儒家。漢志諸子略儒家：「高祖傳十三篇。」原注：「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又：「孝文傳十一篇。」原注：「文帝所稱及詔策。」奏事二十卷，隸春秋。漢志六略略春秋：「奏事二十卷。」

秋家：「奏事二十篇。」原注：「奏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此則總集有六藝諸子之流矣。陳壽定諸葛亮故事，命曰諸葛氏集。

魏志諸葛亮傳附載「諸葛氏集目錄」，其敘稱「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荀勗中書令譙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云云，蓋以集名出自壽定。然其目錄有權制、計算、訓厲、綜覈、雜言、貴和、兵要、傳運、法檢、科令、軍令諸篇。魏氏春秋言：「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

見亮傳後注引隋志：「魏氏春秋二十卷，張揖撰。」今佚。若在往古，則商君書之流。漢志諸子略法家：「商君二十卷。」原注：「名鞅，姬姓，衛之賢也。」

後也。相而隋志亦在別集。隋志別集類：「蜀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故知集品不純。考古人著書，重在學術流別，究其面目，多屬一家之言，故純而不駁。逮後學術日進，則成家者不多。

文明日啓，則操觚者日衆。於是編綴之際，每就一人之所著述，著筆爲書，凡此之類，文翰最多，故七略時雖一變而爲集部，惟以其中經涉既廣，多與他書更相關入，故校讎之法，於此亦甚難施焉。顧氏家訓勉學篇云：「俗間儒士，不涉數書，綢繆之外，義疏而已。吾初入鄉校，博覽群經，文交游，說王樂集中難解，去尚書事，雖轉爲諸儒所笑，然見排解。」云云，文集具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樂也。揆笑而退，竟不以爲集部之，此見早在六朝集部之名實亦不能純全也。選者亦無以自理。

理也。總集出於別集，則集之品既不純，則選總集者又焉得分理之。

阮元之倫，不悟文選所序，隨情涉筆，視爲經常，而例復前後錯迕。

曾國藩又雜鈔經史百家經典成文，布在方策。中廣：「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不虞潰散，鈔將何爲？此言總集之作，或緣於遺失，或緣於繁雜，無

咸恐別集遺散，經與無遺散之憤，若但爲廣文辭封域計，則此兩書，
其裨益甚長，無鈔之必要也。曾鈔本思所以廣流傳，詳見原書序例。

之弛之，並明而不相害。

中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明而不相悖。」

若知文辭之體，鈔選之業，廣陋異塗，庶幾張

讀者，略道其原流利病，分爲五篇。

五篇者，原釋、明解、敘、論、式、辨、詩、正、論、證。

非曰能盡，蓋以備常文之品而已。其贈

序、壽頌諸品，既不應法，故棄捐弗道爾。

曾國廣書歸震川文集後曰：「善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後世，君子恥焉。自周詩有穆高燕民諸篇，漢有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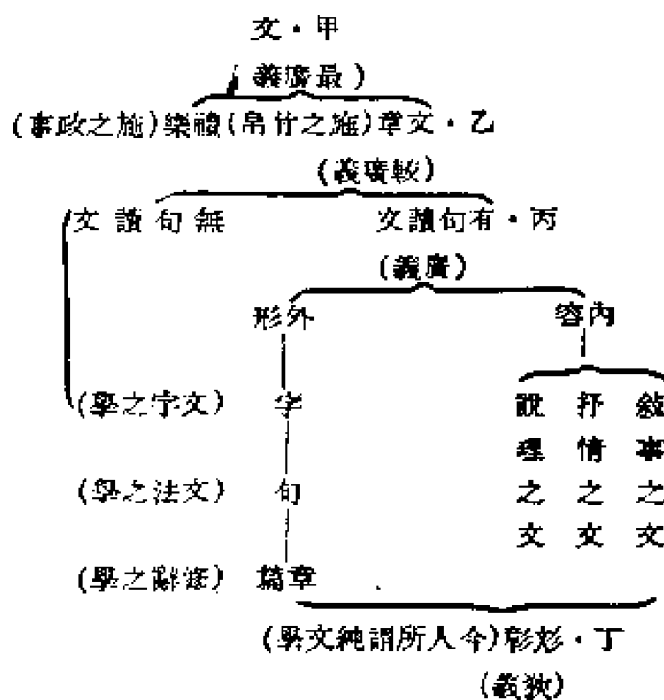
梁之秋，洛及六朝，餘別之詩，動累卷帙，於是爲之序者，昌黎韓氏爲此體特繁，至成無詩而徒有序，聯接按指，於義爲已侈矣。陳甫則未必能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謝序者，壽序者，此何說也。」此於諸品之不應法，可謂詳說其旨之。本節論文辭之體，鈔選之業，廣陋異塗，且集品不純，故論文學界，不得不據選家之言爲說。

謹案：章先生諱炳麟，浙江餘杭人，初名絳，字枚叔，號太炎，同治七年生，少師德清俞君，精研國故，值清政不綱，慨然有光復之志。光緒間，先後任時務學堂、諸報撰述，以言論激烈，凡忌者避，避而台榭，尋游日本，光緒二十八年，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於東京，以紀念亡明，旋返上海，創愛國學社，鼓吹革命，排滿坐是，翌年，民國既造，袁世凱任爲顧問，及袁稱帝，先生復被幽禁，袁死乃得釋，自是不復問政，晚年講學蘇州，以民國二十五年逝世。先生之學，實集有清三百年樸學之大成，五經四部，靡不綜貫，六書九流，尤所淵鑄，段王以下，未足相喻。所著章氏叢書三編，都數十種，有自訂年譜及自述學術次第各一卷，欲知其德業之詳者，可覽觀焉。

本篇初名文學論略，後更題益，易爲今名，收入國故論衡論衡三卷，上卷論小學，中卷論文學，下卷論諸子學，此中卷之首篇也。近葉江庸氏書爲此書作疏證，其精核，已刊行，惟中下卷云。

章君檢論微七略篇曰：「略者，封域之正名。」此作總論古今人所持文學界義，而訂正之，故以總略爲名也。夫文生於名，名生於形，欲審定其名之是非，當先識其形之身修，古昔文明初啓，凡有典制，有司必存，得父綱，所謂博學於文者也，自是以降，乃及竹帛黃先生文心雕龍原道篇札記云：「文辭封略，本可弛張，推而廣之，則凡書以文字者之什庸者，皆謂之文，非獨不論有文飾與無文飾，抑且不論有句讀與無句讀，此至大之範圍也，再縮小之，則凡有句讀者皆爲文，而不論其文飾與否，純任文飾，因謂之文矣，即縱實簡牘，亦不得不謂之文。」

此類所包，稱小於辭，而經導諸子，皆在其範圍。若夫文章之初，實先韻語，傳久行遠，實貴偶詞，修飾詞位，實爲文章。數文摘采，實異質言，則阮氏之言，良有不可廢者。然則拓其疆宇，則文無所不包，撥其本原，則文實有專美。一據此，則自論語所稱，迄阮氏所指，由廣及狹，可得四科，今表之如次：



依右表可知文學一名，由混而析，章君所持，則較廣之義，以文學得名，本由文字也，然微之載籍，則此四義，因各各具其用，覽者弗審其旨，則必扞格難通，此循繙前文，當加注意者一也。又設自行撰述，於此四義，固得任情擇用，然亦必標舉宗趣，庶來者無迷其途，此點檢已作，當加注意者二也，不憚則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其不陷於樸葛者幾希矣。

詩教上 章學誠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

賈誼新書六術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謂之六藝。」

而諸子爭鳴。

隋志：「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學者靡不各為異說，至於戰國與文遠矣。」此所謂文

弊道息也。韓愈送孟東野序曰：「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在周以其荒唐之辭鳴，威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徒，皆以其術鳴，此所謂諸

子爭鳴也。

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

史家以三家分晉迄秦一士字為戰國時代，劉向編其時游士之策謀，題為戰國策，敘云：「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戰作爭權，蓋為戰國。」名疑叻此。

至戰國

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後世

之文，奇袤錯出而裂於道。

周禮宮正：「去其淫意與其奇袤之民。」注：「奇袤，語極非常。」莊子天下篇：「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文史通義原道篇：「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

萬物之當然也。」此章氏之所謂道。

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

漢志：「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

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微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按諸子之學，皆出六經，漢志可謂詳哉。言之實，實則更進論其文亦本於經也。

後世

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

案自來論文者，率云後世文體源於經典，如文心雕龍宗經篇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誥箴戒，則禮總其端，記傳檄檄，則史置二字

從唐寫本，則春秋為根，並竊高以樹表，極遠以啟源，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荀氏家訓文章篇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謂命篇綴辭，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詠詠賦誦，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再奏成銘，生於春秋者也。」是其尤著者。近世姚鼐言鈔序例，猶

同此說，綜而言之，蓋其原則起平五經，其體則備乎戰國耳。

其源多出於詩教。

禮記經解篇：「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

人愈不知也。

漢志：「縱橫家者流，蓋

出於行人之言，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戰國者，縱橫之世，詩教者，縱橫家之所本，詳下。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

論後世之文。論語八佾篇：「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何晏集解引包氏曰：「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

諸家謂戰代諸子也。文選序云：「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然諸家雖無意爲文，而文自高，故文心雖龍諸子難稱。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陸賈事數而言練，列禦寇之奇，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著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實，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饒，賈冠孫綽，原委深旨，鬼谷滄涉，每與義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而體周，淮南汎采而文麗。」案惟此一家漢人所集。觀其喪多貶少，則知諸子之衣被辭流者遠矣。知戰國多出於

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

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折謂折中於道也。史記孔子世家：「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案陸引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文心雖謂「道篇」：「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前聖至道，載在六藝，遠乎戰

國雖爲諸子後世之文，又自出焉。此升降之大凡也。本節總論戰國爲古今文章升降之樞紐。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經傳釋詁：「也，猶邪也。」顏氏家訓曰：「北人呼邪爲也。」蓋二字聲本相近，故大戴禮五帝德篇：「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樂記正義引此邪作也。曰：道

體無所不該。春秋哀元年：「穀梁傳：「此該之變而道之也。」注：「該，備也。」六藝足以盡之。史記滑稽列傳引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莊子天下篇

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文心雖龍宗經篇曰：「三極勸訓，其善曰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禍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圖機文章之骨髓者也。」此六藝盡該道體之義也。諸子之爲

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荀子非十二子篇：「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

其說。說文：「恣，縱也。」玉篇：「肆，放也。恣，恣也。」以成一家之言也。司馬遷報任安書：「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典論論文：「惟於著論成一家言。」所謂一端者，無

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

昭十六年左傳「致命之不夷」注「夷當也」漢志謂諸子者六經之支與流裔又以九流十家皆出王官蓋六經固王官之所掌耳餘杭韋君國故論衡原學篇云「九流皆出王官及其發舒王官所不能與官人守要而九流宜先其義是以遊兵」此經子之所以遠異矣

子說本陰陽，

也。玄者，指有無未分之前旨也。易言陰陽，卽老子之有無，乃對待之詞也。又言陰陽生於太極，太極者，卽絕點之詞也。老子以有無二字代陰陽，以玄字代太極，所謂真宰真空，卽玄之義也。他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說，與易之太極兩儀亦同。故魏晉人以易者莊爲「玄」。

而王輔嗣以次，且並注
數書，以會通其義矣。

莊列寓言假象，

史記莊子列傳：「莊子著書十餘萬言，大率寓言也。」索隱：「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證，故云寓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

故莊子有寓言篇：漢志有列子八篇，原注云：「名固遺，先莊子，莊子稱之。」高似孫子略曰：「太史公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遂猶疑之。」所謂列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即得不致疑邪？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出於後人會粹而成之耳。文史通義易數篇曰：「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矣。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構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爲天爲圓諸條，約略足以盡之。人心營構之象，賁車之載鬼，翰音之登天，漁之所至，無不可也。易象雖包六韜，與時之比興，尤爲表裏。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卽其深於取象者也。莊子之寓言也，則獨變可以立國，無運可以駭俗，此易數之所以絕天下也。」

易教也。以上證戰國諸子之文，有出易數者。

鄒衍侈言天地。史記孟荀列傳：「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說，終始大聖之禍。」

易教也。

以上證戰國諸子之
文有出易數者。

鄒衍侈言天地，

史託孟荀列傳一驕衍梁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鑿緣始大理之篇十餘所實其語閎大

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縣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垂世經義因載其禡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瀉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固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覩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特原若森以爲備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瀛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所皆此類也二按尚書禹貢始別中國爲九州序所謂萬別九州隨山刊木任土作貢是也洪範始陳五行經所謂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洧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一是也騶子推而衍之乃稱大小九州五德終始漢志諸子略陰陽家有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今佚

關尹推衍五行
史記老子列傳一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適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獨爲我著書一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而去漢志道家有關尹子九篇原注云一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

吏而從之。其書隋志已不載。今本則宋人孫定傳之。胡應麟四部正譌云。篇中字句體法。全倣傳與成文。亡論莊列。卽騷至亢。倉亡有也。故書疑王代開。方外士擬拾桂下之餘文。傳合於乾之章旨。以成此書。其。柱篇中有言五行者。皆然。二氏之說也。

書教也。

以上證諸子之文。

管商法制義存政典。

史記管蔡列傳稱管之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所以別嫌明微。慎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罰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奉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統綱。是法家立制。通於儒家盛禮。皆所以紓民執德。其源實出於禮教也。史記正義引。

七略管子書在法家。漢志列道家隋志。仍遺韓法家。商君書諸錄皆在法家。

禮教也。

以上證諸子之文。

申韓刑名旨歸賞罰。

史記申韓列傳。申不害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

子。諫非書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又贊曰。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備職少恩。皆原於遺德之意。漢書元帝紀注引別錄云。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循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史記孔子世家又謂夫子之作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諸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齊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明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此春秋正名之義。爲罰之旨。戰代刑名家言所從出也。

春秋教也。

證諸子之文有。

其他楊墨尹文之言。

諸子多稱楊朱。而無其書。今列子有楊朱篇。或其遺說也。漢志楊家。墨子七十一篇。名家。尹文子一篇。

蘇張孫吳之術。

三十篇。又。張子十篇。兵書略兵權謀家。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師古曰。孫武也。又。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師古曰。孫臏。又。吳起四十八篇。案蘇秦張儀孫武吳起。史記皆有傳。

辨其源委。

禮記學記。三王之。

後漢或源也。或委也。鄭注。一源。泉所出也。委。統所聚也。

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

隋志。普通中有遺士阮孝緒。博采宋齊以。

錄。二曰經典錄。三曰記傳錄。四曰文集錄。五曰技。術錄。六曰佛錄。七曰道錄。二其書今佚。惟序存。廣弘明集中。

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

禮記禮運。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孔疏。人官有能也者。人居其官。

各有所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人祝。是也。物曲有利也者。指。萬物委曲。各有所利。若穀穗利。爲酒醴。絲竹利。爲琴瑟。皆自然有。其性各異也。一。

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周禮天官。太宰。

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一此總論。諸子之學。各有所當。而其本根皆在王官也。本節論職國之文。皆源六職。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

古者行人之官。周禮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餽，以親諸侯。」觀春秋之辭命。周禮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餽，以親諸侯。」

明是太祝六辭之辭命也。孟子公孫丑篇：「我欲辭命，則不能也。」趙注：「辭，言教命，偏孫。」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

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語出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詳上文學總略篇注。至戰國而抵掌揣摩，戰國策秦策：「蘇秦說趙王於華。」

蓋之下，抵掌而談。」史記蘇秦列傳：「蘇秦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騰說以取富貴，玉篇：「騰，弄也。」其辭數張

而揚厲。數與鋪同，布也。揚厲者，史記樂書：「發揚蹈厲。」葉解引王肅曰：「厲，疾也。」變其本而加恢奇焉。文選序：「變其本而加。」不可謂非行人辭

命之極也。荀悅漢記：「遊說之本，生於使於四方，不尋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

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語見論語子路篇，按本句原書作：「雖多奚以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

漢書禮樂志：「欲以風諫衆庶，其道無往。」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史記牛

「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顏注：「委曲而行道。」微婉而善諷也。春秋成十四年左傳：「春秋之辭，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又

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春秋昭二年

左傳：「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春秋。」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

以文其質也。

諸子之學，起於春秋之弊，淮南要略言之詳矣。其論縱橫家云：「晚世之時，六國諸侯，紛異各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雖有權柄，莫敢令下，無乃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遠與國，約重致前，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特其社稷，故從橫修短生焉。」諸子皆兼縱橫，蓋所以期其言之必可行也。

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

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

文弊，謂文辭過盛而諸子爭鳴，文辭遂分。

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本節論戰國者，縱橫之世，故其文尤多出於詩教。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

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菹也。

原注：「詳見文集篇。」按其言曰：「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衰乎？古者，自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閭里，數奏登之朝堂，未有人自爲書，家存一說者也。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讀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傳授於其徒，則其說亦遂止於其門，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爲著作之始衰，然實生奏議，編入新書，相如辭賦，但記篇目，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本其相諱，初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爲文集者，也，自肇虞夏，爲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列聖古人之作，標焉別集，而後世應酬牽率之文，迭相僭倖，僭而等附別集之名，是誠盜竊所不能收，竊之所無可附，而所爲之文，亦於信飾貌，不質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解旁出也。」孟子孫文公篇：「龜龍蛇而放之菹。」楚注：「菹，澤中生草者也。」

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

專家，而文集有經義。

此指說經之文，非謂八股也。

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

原注：「即諸子書也。」春秋襄二十四年左傳：「大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其言既沒，其言尚在者，莊、管、晏、楊、墨、孫吳之徒，創作其書，屈原、宋玉、賈逵、揚雄、馬遷、班固以後，擬集史傳，及制作文章，使後世知言，皆是立言者也。」

而文集有論辨。

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

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

南齊書文學傳論：「若無新變，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哀之流別，

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爲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本館論後世之

文其體習
備於動靜

原注：擊壤別，凡道文苑，今俱不傳，故採文選，按隋志：統集類一文苑一百卷，尹道撰，一賊同諷。

京都諸賦，文選有班固兩都賦，張衡兩京賦，南都賦。

蘇張之辭，具詳國策。劉向別錄曰：蘇秦張儀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自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取，所去國輕。一其大略也。

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起雄
羽獵賦皆賦政游之作。

安陵之從田，

戰國策楚策一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虛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

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徹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深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寶於楚國。」曰：「誰受命？」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

焉者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赦復見矣安陸君曰寡人敢忘先生之言未嘗聞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鄣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咒虎之咆聲若雷霆有狂兕踣（原作狝從校注改）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仰詔首仰天而笑曰樂矣

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陸君泣數行而達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難得以身試黃泉，寧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悅，乃封繒爲安陸君。」

龍陽之同釣也。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

龍陽君得十餘魚而烹下。王曰：「有所不學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教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出涕？」曰：「臣爲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烹烹，後得又縱大令臣直獻棄臣前之所得矣。今臣以凶惡而得爲王拂拭席，今臣爵至人君，佳人於海亭人

於魯、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隨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襄裳而趨王，臣亦猶羣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能無涕出乎？」魏王曰：「噫，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客難解嘲，

文選東方朔答

屬政論類宋玉對楚王問屬對問類文心雕龍總稱對問辨文篇曰一宋玉含才頗亦異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闊氣貫使之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稱有難記古慰志雖面有辨揚雄解嘲雖口諧然匪來自學頗亦爲之蓋此類之作容殺爲甜言之辭以行實惠之意而使之支與虎

屈原之漁父卜居

漁父設爲與漁者問答之辭，卜居設爲與大卜問答之辭，並見楚辭文選。

莊周之惠施問難也

莊子秋水篇：「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鯉魚出游，

從容是魚樂也。一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矣，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問：『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韓非儲說比

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

原注：前人已有言及之者。案陳應仁文華錄起注曰：「北史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論二字，據北史補之。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書中有連珠，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辭，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已兆韓

非。今韓子書無連珠，而內外諸說體質相類，殆即李先傳之所稱也。

而或以爲始於傳毅之徒。

原注：傳元之書：「案元本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論二字，據北史補之。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書中有連珠，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辭，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已兆韓

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興義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文選載陸機懷遠連珠五十首。

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

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

孟子梁惠王篇：「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

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矣。」曰：「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者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七林之所啓也。

洪邁容齋隨筆：「枝乘作七發，類意道端，韻詞腴旨，上薄發

些，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發、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衡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傳玄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在泉之几格。隋志：「七林十卷，梁十二卷，錄二卷，下景興，梁又有七林三十卷，音一卷，亡。」

而或

以爲創之枚乘。

文心雕龍雜文篇：「枚乘擅麗，首製七發，狀辭雙構，夸麗風駭，蓋七發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文選所錄枚乘七發外，有曹植七啓、張衡七命二篇。

忘其祖矣。

春秋昭十

其祖。

鄒陽辨謗於梁王。

文選有鄒陽獄中上書自明一首。漢書陽傳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游。羊公孫

江

淹陳辭於建平。

文選有江淹詣建平王上書一首。梁書淹傳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日出之。」

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

罪也。

鄒策燕策：「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之信人也，王以高乘下之，韓之於廷，示天下與小入盟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

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禍也。使臣信如屋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存武王之義而不

龍虎傳列傳。諸先生曰：武帝時，有人有東方生名，期初入長安，詔拜以爲郎，常在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生未嘗不說也。又同馬相如傳：「司馬相如與龍虎成爲人也。客游梁，幸王舍，與諸生同宿，相如乃言子虛之賦，久之，烏有，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又得曹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非臣也。』」所爲天子游獵所賦，天子以爲郎，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上善之，天子改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不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讀其而奏之，相如無益大人之頌，天子大說，賜醵然有凌雲之氣，似覺天地之間意。」文選錄期者，非有先生論，漢書本傳亦有之，並云：「期之文辭，此二篇最善。」相如文較文選者，子虛上林長門三賦，韓非書喻巴蜀檄，難蜀父老，封禪文，推長門賦，史漢本傳無有，蓋賢品也。蘇氏曰：知錄及何義門讀書說。

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

魏志王粲傳：「始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

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稱以建安二十七年卒，幹、琳、瑒、瑒，以二十二年卒。文選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又云：『劉楨文選：』續漢書：『魏國志：』魏郡有鄴城，魏所都也。鄴下諸子之作，文選錄頗多，今不更詳其篇目。談天雕龍之奇觀也。史記田敬仲侯世家：『齊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別錄其言，以爲談天雕龍之奇觀也。』又漢書：『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騶

騶，先志下，其大騶衍，後志下，騶龍者，亦類不騶衍之術，以紀文，故齊人謂曰：『談天新騶龍。』一衆解引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魏國修府之文飾，若騶龍雕文，故曰騶龍。一遇有升沈，時有得失。

畸才彙於末世

莊子大宗師篇：『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釋文引李注曰：『畸，奇異也。』易繫辭：『易之與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爲一在山

澤而有淵

江湖魏闕

呂氏春秋開春論：『中山公子牟謂魯子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注：『魏闕，心下巨闕也。』下且闕之志。』又魏闕，魏也。魏教象之法，決日而收之，魏闕高大，故曰魏闕。一按：此亦見莊子讓王篇：『惟江河作江。』

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

韓愈祭田橫墓文：『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

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文心雕龍辨騷篇：『自屈騷離離，莫或杜絕，詩文變起，其變騷也。』故論上世文學，必以詩騷爲父祖，戰國之文，多出詩騷，後世之文，復因戰國，其淵源之於騷，當何如哉？爲後來所宗，非偶然矣。太師即文選諸辭，詳證後世之文，戰國多兆其端。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

張衡東京賦：『二信而有徵，辭綜法一微，顯也。』至戰

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

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

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

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者也

原注詳見外篇校讎略著述先明大道論一案今本文

其學有學所自樂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其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爲道故私門無著述文字後世文字多源流於六藝六藝非孔氏之書乃

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

舜也

然而「予欲無言」

六藝存周公之舊典

著述也

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

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閎肆焉

人。禮記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孔疏釋造端云「初始造立端緒。」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

人官物曲之世氏。孟子告子篇「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古皆世官或以官爲氏，故曰世氏也。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

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史記曆書「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囁人子弟分數。」集解引如淳曰「一家樂世世相傳爲囁律年二十三傳之囁官，各從其父事。」此在諸夏，或在夷狄。」此所謂

官守師傳之道廢也。論語微子篇云「太師擊磬，南宮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鼗，入於海。」孔疏謂此章記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應列國之毒，罔亦可推見王朝之大略焉。通其學者，述舊

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太玄經「狂作昧。」注「昧，迷也。」以戰國之文而

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僞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

口耳。原注「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類其說已見於前。案周禮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鄭注謂前者「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後者則「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實非有所

僞託也。此論但以釋戰國人著書，非所語於後世之僞書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

衍爲文辭。校讎通義漢志詩賦篇曰「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雖其文逐聲韻，皆存比興，而深探本原，實能自成一子之學。」又漢書藝文志曰「諸子傳工文辭，即後世文集之流。」蓋章氏爲學，最重專門，故極推子書而薄文集。

月謂古之辭賦實有子風，後來子書大類文集，篇什日富，則宗旨日衰，其感時俗，用典深奧矣。衆體實萌集自序曰「文集始於諸子，古之君子既沒，而其從撰次其行事與其文辭，以傳於後，後世人各有集，而不知其原出於諸子，於是集日以多，而文日以卑矣。」此亦足爲章說佐證。而

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孟子滕文公篇「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古之作者，或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或以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

之言，或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哀窮寤愚，賢才，皆所謂不得已也。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述，是以戰國爲文章之盛

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著述始專諸子爭鳴，故文盛。後來景重，文章效顰，故文衰也。本節論至戰國而著述之事乃專，總束上篇之論。

謹案，章學誠《學堂論》，浙江會稽人，清乾隆四十三年進士，性耽墳籍，不甘為章句之學，故能於樸學風靡一世之日，自樹一幟，其倡言立論，多發前人之所未發，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於內，於父子之傳，故於古今學術，能條列而得其宗旨，雖其縝密繁博，或不逮休寧高郵諸師，遠甚於戴震，足以甄疑，似明正變，提挈羣綱，卓然有以見夫經史百家之支與統裔，而得其大原則有非諸師所能備者，蓋諸師精於經，而實著於推諸師審於析，而實著於綜，常理世溺於博學多識之時，以一以貫之為天下倡，信乎其為豪傑之士也，所著書有文、史、經義、校讎通義、史籍考、文集、方志等十數種，史籍考今佚，餘由近人劉承幹彙刊為章氏遺書，而兩通義其先已暨傳於世，今人猶畏青書為之注，脫略不詳，惟胡適姚名達所作年譜，足資論世，遺書有孫鑑、張爾田、劉承幹三序，持論皆精，可觀省云。

詩歌共上下兩篇，蓋文史通義中之名論也，上以論時會之升降，下以論體制之分合，餘杭總略橫推之而極其廣，會稽詩教縱討之而盡其深，厥義雖若不作，而實互為表裏者也，其下篇詳在本卷下卷，上篇主旨，則在點明吾國道術公私，文章造作之遷變，以戰代為其樞機，蓋春秋以前，民智蔽塞，為文典冊，巫史世傳，述而不作，實其常理，故荀子榮辱篇曰：「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及夫王綱陵遲，諸侯力政，世卿之制，既遭彈射，秀傑之士，漸起民間，而孔子歷千七十二君，終無所遇，退而獨樂洙泗，乃刪詩書，訂禮樂，贊大易，修春秋，取周室之舊典，授以游之徒策，一再傳後，諸子之學遂極盛焉，後世之文，遂益繁夥，是知孔子以前，學在官守，孔子以後，學在私門，所謂功賢幾聲者，殆謂此也，吾國文學與時代之關係，揭擢根極，惟此事為最著要，學者不可不究心也。

若夫時運推移，質文遞變，歷祀之作，不恆厥體，自來論列，不外兩心，或尊源而棄流，或崇今而蔑古，文學退化與文學進化之爭，以生焉，故論衡詩經詩云：「論辭之辭，綜持名理，久而愈出，不專以情文貴，後生或有陵轢古人者矣，韻語代益陵遲，今遂益地，由其發揚意氣，故感慨之士，擅為聰明思慮，夫之則彌適，」考今不如古之論，為吾國文家之常談，惟餘杭先生此說，推本情性，視餘為實，然亦有不盡然者，則以文學雖主性類，而非此一端可盡，如鍾嶸論文，先辭後情，尚繁而不取悅澤，則不可以一概齊，先生亦既舉以破文辭異職之說矣，古人雖情性學主，而文辭美富，未必即勝後人，此其一，又喜惡為樂古今所同，而其所以為喜惡哀樂者，則視環境而異，如閔農之情，詩人共具，而古咸以荒年無食，今咸以富歲饑饉，則其情志所託，各有攸殊，雖音厚薄矣，此其二，他若文心雕龍才略篇云：「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儔劉郡，然而魏時諸君，必以先為稱首，宋來美談，亦以蕭安為口實，」此則，景盛前修，因襲不知之歎，又非不易之論也，準此，知文學退化之說，未可盡信，蓋若進化之說，則近世文家尤多奉為科律，考抱朴子鈞世篇曰：「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車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瀾博富也，若夫具論富室，而奚斯踏襲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

乎同說游獵而收牧虞鈴之時何知相和之言上秋分垂美祭饗而濟朝饗之辭何知郭氏南郊之難乎陰陽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如
漢武軍之疑乎古造事起興今則莫不彰飾時移興改理自然也若舟車之行少涉安樂之收結細讀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
萬者不可殫舉也何只撰文章不及古邪此非後世之文適於前古又早於今人矣然自詩經以還發聲于載輶翠純倫之作驚心動魄之
諸所謂江東如鸞弄景當知者何代誰主也故後世之文章雖多則前修之辭漸論此升要亦未見天紳之純者也

易下繫曰：「易窮則變，通則久。」隋書經籍志序曰：「遺世制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文章之變，亦若是焉。知進化之說，皆僅得其一端，然後可語於通變矣。所謂文章之通變者，內則係乎情志，外則係乎體裁。老莊晉魏山川方壑，此通變之係乎情志者也。六義附庸，詩爲大國，此通變之係乎體裁者也。蓋人情每厭故而喜新，文章亦歷久而生厭，當一意初用，一體初興，作者莫不窮力富麗，自致英傑，及其要害既燦，奇花已開，則來者爭鋒，自難齊量，勢必別具機軸，乃可媲美前人。則南齊書文惠傳論所謂「苦無新變，不能代雄」也。情志之殊，千變萬化，通變之數，未可殫其，若體裁之變，則以顧寧人諸理堂二君之言爲最明切。顧氏曰：「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賦，漢賦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亦皆然也。」此就聲詩一體言之也。焦氏易餘叢錄曰：「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舍其所勝，以就其所不勝，皆奇人難下者耳。余嘗欲自楚騷以下，至明八股，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明專錄其八股，一代選其一代之所勝，然而太暇也。」此就文詞各體言之也。老情志之於體裁，其間參伍錯綜，尤極密切，故有體裁同而情志自異者，若詞有婉約豪放之別是也，有情志同而體裁各殊者，若屈子賦離騷，文公歌正氣是也。凡此之類，譬若器以貯水，此器既滿，則必注而之他，惟其具通變之功，故能玉水方流，璇源圓折，亦猶琴笙悅耳，而絲竹不同，燥煖適口，而甘醲異味，故文章之道，與時遞變，惟有異同可拈，更無優劣可言。此文學與時代關係之惟一通例，雖百世可知也。

抑更有進者。影響源流。繫乎國族史實。前有所受。後有所授。其中沿革之數。損益之端。皆昭昭在人耳目。而今人侈言文學之時義。每多昧於史實之源流。因此一偏。是生三蔽。亦不可不知焉。誤以新舊二體。不可同時。新體既出。乃力促舊體之消滅。此與民初之舊派文人。抑壓新體者。至爲類似。而不知按之史實。宋詞既盛。仍有宋詩。散文大興。仍多駢偶。歷代作家之舉工數體者。尤難更僕以數。文體之生滅。非好惡所能左右。則其蔽也愚一也。誤以前代鴻篇丁無精義。故操觚之際。但知激流異域。而罔采先賢。廟至出語條離。成句破碎。不想柴公譚法。仍是唐言。雖取彼長。未遺我善。豈若今之君子。數與忘祖。不符國情。則其蔽也狹二也。誤以文體成熟。稍顯可能。故躊躇開疆。已有謂洩誇百代。不知聖賢結曲。周維望柳周之項背。非月昆也。亦未敘洪孔之妖奇。新體之果盛。殆非所謂於今日。則其蔽也妄三也。凡斯三者。今之通病。而初學之士。患者尤多。故略陳大要。以備參考。若夫文學作品。既可影響時代。而時代潮流。亦自影響文學。此則家喻戶曉之義。無俟更贅。茲不及列。

南北文學不同論 劉光漢

夫聲律之始，本乎聲音。尙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爲五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文心雕龍聲律篇：「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雖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按有句讀文，皆可調諧，抑揚執擗，悉出自然，其

後精研，乃發臻於細密，世人咸以聲律爲有韻文所專屬，非也。**發喉引聲，和言中宮，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微言中徵羽。**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發以聲律，爲有韻文所專屬，非也。」

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商角響高，宮羽聲下。**文心雕龍聲律篇：「商徵響高，宮羽聲下。」黃先生札記曰：「此二句有訛字，當云：『宮商徐呼中徵，疾不中宮。』」

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案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詳見律曆志）是宮商爲濁，徵羽爲清，角清濁中，彥和此文爲誤無疑。劉弘度文校釋云：「黃引釋典及鄭注證原文有誤，是也。其所改之句非也。」當作「徵羽響高，宮商聲下。」按按之音理，發

聲大而濁者必低下，細而清者必高亢，則諸說當以劉文爲最確。本文雖欲矯文心之失，然所改仍未當也。**高下既區，清濁旋別。善乎！呂覽之溯聲音也。**章學誠文史通義：「聲名本

疊而爲人，偏舉者，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而後人或稱呂覽。」**謂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塗山以下四句，用文

氏春秋音初篇：「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舞，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唱若謳，謳二女愛而爭擲之，羅以玉篋，少選發而視之，燕遂不反，二女作

歌。」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高注謂南音者，南方風氣之音；北音者，北國之音。**則南聲之始，起於淮、漢之間；北聲之始，起於河、渭之間。**俞樾九

諱：「凡事皆言南北，不言東西，何也？蓋自鄭君說禹貢導山，有陽列陰列之名，而後世遂分爲南北二條，南條之北，北條之水，河爲大，北條之水，河爲大，西北之地，皆河所環抱，東南之地，皆江所環抱，南北之分，實江河大勢使然，風尚因之異也。」**故神州語言，**神州，東

之南齊郡所引以稱中國也詳詩教上注引史記。雖隨境而區，而考厥指歸，文心雕龍時序篇：「詩必柱下之旨歸，廣志有。」則析分南北為二

種。原注：「大抵北方語言，河西為一種，則陝甘是也；河北為一種，則山西直隸以及山東河南之北境是也；河南為一種，則山東河南及江蘇安徽北境是也；界乎南北之間者，則淮南為一種，則江蘇安徽之中部及湖北東境是也；漢南為一種，則湖北中部西部及四川東部是也；南方語言，則分五種：金陵以東為一種，則江蘇南境浙江東北境是也；金陵以西為一種，則安徽南部及江西西北部是也；湘廣之間為一種，則湖南全省及江西南境是也；推之閩廣各為一種，廣西雲貴各為一種，然論大旨，則南音北音二種其大綱也。」陸法言有言：

「吳楚之音時傷清淺，燕趙之音多傷重濁。」此陸氏切韻序之說也，原文作「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此則言分南北之確

證也。原注：「大抵時愈古則音愈濁，時愈後則音愈清，地愈北則音愈重，地愈南則音亦愈輕。」考顧氏家訓音辭篇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而切訥，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鈍鈍。」亦與陸說相似。夫文章之事，由情性生聲音，由聲音生文字，故論南北文學之不同，先陳其語言之有別也。本節論神州語言，自來有南北之異。

聲能成章者謂之言，言之成章者謂之文。詩大序：「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此推本其義也。古代音分南北，原注：「如說苑修文篇言：『舜以南風，紂以北鄙之音，互相不同。』又家語言：『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而左傳又言：『楚鐘儀竇琴操南音，亦古代音分南北之證。』河濟之間，古稱中夏，故北音謂之「夏聲」，春秋襄二十九年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奏：『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杜注：『秦本在西戎，游離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夷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地，故曰周之舊。』又謂之「雅言」。原注：「論語言：『子所雅言，』雅即夏也。」按「句見述而篇云：『雅言，即夏者，以音近證之也。』江漢之間，古稱荆楚，說文：『荆，楚木也。』又「楚，叢木，一名荆。』春秋莊十年左傳注：『荆，楚木也。』蘇：『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

故南音謂之「楚聲」。漢書禮樂志：「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凡樂，樂之所生，禮不京本，京，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又史記項羽紀：「夜聞漢軍四面楚歌。」正義引師古云：「楚人之歌也。」隋志楚辭類序云：「隋時有楚辭，蓋讀之，能為楚聲者，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齊公之音。」按古者南北異音之證矣。或斥為「南蠻鴟舌」。孟子滕文公篇：「今也南蠻。」荀子有言：「君子居楚而

言，則楚言，居齊則齊言，居越則越言，居燕則燕言。」此則言分南北之確證也。原注：「大抵時愈古則音愈濁，時愈後則音愈清，地愈北則音愈重，地愈南則音亦愈輕。」考顧氏家訓音辭篇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而切訥，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鈍鈍。」亦與陸說相似。夫文章之事，由情性生聲音，由聲音生文字，故論南北文學之不同，先陳其語言之有別也。本節論神州語言，自來有南北之異。

聲能成章者謂之言，言之成章者謂之文。詩大序：「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此推本其義也。古代音分南北，原注：「如說苑修文篇言：『舜以南風，紂以北鄙之音，互相不同。』又家語言：『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而左傳又言：『楚鐘儀竇琴操南音，亦古代音分南北之證。』河濟之間，古稱中夏，故北音謂之「夏聲」，春秋襄二十九年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奏：『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杜注：『秦本在西戎，游離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夷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地，故曰周之舊。』又謂之「雅言」。原注：「論語言：『子所雅言，』雅即夏也。」按「句見述而篇云：『雅言，即夏者，以音近證之也。』江漢之間，古稱荆楚，說文：『荆，楚木也。』又「楚，叢木，一名荆。』春秋莊十年左傳注：『荆，楚木也。』蘇：『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

故南音謂之「楚聲」。漢書禮樂志：「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凡樂，樂之所生，禮不京本，京，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又史記項羽紀：「夜聞漢軍四面楚歌。」正義引師古云：「楚人之歌也。」隋志楚辭類序云：「隋時有楚辭，蓋讀之，能為楚聲者，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齊公之音。」按古者南北異音之證矣。或斥為「南蠻鴟舌」。孟子滕文公篇：「今也南蠻。」荀子有言：「君子居楚而

言，則楚言，居齊則齊言，居越則越言，居燕則燕言。」此則言分南北之確證也。原注：「大抵時愈古則音愈濁，時愈後則音愈清，地愈北則音愈重，地愈南則音亦愈輕。」考顧氏家訓音辭篇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而切訥，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鈍鈍。」亦與陸說相似。夫文章之事，由情性生聲音，由聲音生文字，故論南北文學之不同，先陳其語言之有別也。本節論神州語言，自來有南北之異。

聲能成章者謂之言，言之成章者謂之文。詩大序：「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此推本其義也。古代音分南北，原注：「如說苑修文篇言：『舜以南風，紂以北鄙之音，互相不同。』又家語言：『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而左傳又言：『楚鐘儀竇琴操南音，亦古代音分南北之證。』河濟之間，古稱中夏，故北音謂之「夏聲」，春秋襄二十九年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奏：『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杜注：『秦本在西戎，游離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夷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地，故曰周之舊。』又謂之「雅言」。原注：「論語言：『子所雅言，』雅即夏也。」按「句見述而篇云：『雅言，即夏者，以音近證之也。』江漢之間，古稱荆楚，說文：『荆，楚木也。』又「楚，叢木，一名荆。』春秋莊十年左傳注：『荆，楚木也。』蘇：『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

故南音謂之「楚聲」。漢書禮樂志：「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凡樂，樂之所生，禮不京本，京，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又史記項羽紀：「夜聞漢軍四面楚歌。」正義引師古云：「楚人之歌也。」隋志楚辭類序云：「隋時有楚辭，蓋讀之，能為楚聲者，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齊公之音。」按古者南北異音之證矣。或斥為「南蠻鴟舌」。孟子滕文公篇：「今也南蠻。」荀子有言：「君子居楚而

言，則楚言，居齊則齊言，居越則越言，居燕則燕言。」此則言分南北之確證也。原注：「大抵時愈古則音愈濁，時愈後則音愈清，地愈北則音愈重，地愈南則音亦愈輕。」考顧氏家訓音辭篇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而切訥，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鈍鈍。」亦與陸說相似。夫文章之事，由情性生聲音，由聲音生文字，故論南北文學之不同，先陳其語言之有別也。本節論神州語言，自來有南北之異。

楚，居夏而夏。

「荀子」：「楚居夏而夏，居夏而夏，是亦天性也，積靡使然也。」

夏爲北音，楚爲南音，音分

南北，此爲明徵。

「原注」：「荀子」：「楚居夏而夏，居夏而夏，是亦天性也，積靡使然也。」

見檢論方言篇，以聲音訓詁，史者，發自清儒，而近賢尤得爲之，此雖佐證之一端，而欲考據精詳，則非持此可盡，即如二君之說，以夏通雅，則爲北音，以夏通楚，則爲南音，其據音近爲則一也，而遠異者，此則學者當擇擇焉，要之，史迹茫昧，考闕有間，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於所不知，案而

不斷，亦算過之一道也，尙書胤征，「明微」定保，爲孔傳，「微」證也，聲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與北方迥別，「通雅」：「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春秋成六年左傳，「晉人謀去故絳」，「民生其間，多尙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淮南子」：「往古之

洋，大水貌也，民生其際，多尙虛無，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尙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爲言志抒情之體，中國古籍，以六藝爲最先，而尙書、春秋、記、動、記、言、謹、嚴、簡、直，

六藝論：「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尙書，是以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初學記文，引七略曰：「尙書，直書也。」韓愈進學解曰：「春秋謹嚴。」禮樂二經，例嚴辭約，平易不誣，六藝並

經，無聞漢書藝文志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言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此二經同稱者，蓋其體以推之也，記事之文，此其嚆矢，「莊子」：「有

會史之不爲，而嚆矢也。」注：「嚆矢，失之嚆者，一後世發作先聲之義。」大易一書，索遠鉤深，「易繫辭」：「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精義曲隱，

以曲隱，又曰：「雖精義曲隱，無傷也。」析理之作，此其權輿，「荀子」：「若夫兵、農、標、目、醫、曆、垂、書、炎、黃以降，著述浩繁，

原注：「如兵家始於黃帝，史官始於神農，醫家始於神農，黃帝及岐伯諸人，醫事亦始於黃帝，皆見於漢書，實爲上古之書。」按漢志兵書

數略：「黃帝十六篇，周書三篇，史官三篇，國三篇，黃帝史，依託諸子略，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在於農業，遂耕農事，託之神農，一力技

數略：「黃帝十六篇，周書三篇，史官三篇，國三篇，黃帝史，依託諸子略，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在於農業，遂耕農事，託之神農，一力技

數略：「黃帝十六篇，周書三篇，史官三篇，國三篇，黃帝史，依託諸子略，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在於農業，遂耕農事，託之神農，一力技

數略：「黃帝十六篇，周書三篇，史官三篇，國三篇，黃帝史，依託諸子略，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在於農業，遂耕農事，託之神農，一力技

數略：「黃帝十六篇，周書三篇，史官三篇，國三篇，黃帝史，依託諸子略，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在於農業，遂耕農事，託之神農，一力技

略：「樂始於帝舜，命夔方二十三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黃帝經子步引十二卷，黃帝岐伯按摩十卷，黃帝經子步引十八卷，黃帝經子十九卷，方二十一卷，神農經子步引二十三卷，世本作篇，一各成造，唐漢志諸子略有容成子十四篇，不言其造，唐虞然

繩以著書之律，則記事析理，實兼二長。此皆古代北方之文也。原注：「因古帝皆都北方，而南方則為苗族之地。」惟詩篇三

百，詩有三百五篇，云三百篇者，舉其成數以言之也，論語為政篇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區判北南，雅頌之詩，起於岐，豐，鄭玄大小雅譜：「小雅大雅者，周

鄭必須官周室居豐，以國風皆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雅亦須顯其號，并知天子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宋稱王也，則二雅者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以其為雅詩者，即遠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使在岐周時作，亦

繫之於豐也。厲王徙於彘，王時仍存，編京衛在故亦總云：「豐頌詩」頌詩據詩又在雅後，故總云起於岐豐也。而國風十五，太師所采，亦得之河，濟之間。禮記王制：「歲二月，東師陳詩以觀民風。」鄭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漢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孝正也。」春秋宣十五年，公羊傳：「詩，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省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戶，盡知天下所善，不下堂而知四方。」

此古代采詩之大略，云得之河，濟者，國風之地望然也。故諷詠遺篇，大抵治世之詩，從容揄揚。原注：「如周頌及大雅小雅前半，皆頌，商頌是。」班固

忠孝，雍容揄揚，衰世之詩，悲哀剛勁。原注：「如小雅中出車采芣，六月，以及秦風諸篇，皆剛勁之詩也，而小雅大雅之後半，則為悲哀之詩。」記事之什，雅近典謨。原注：「如七月篇

歷敘風土人情，而為公劉諱篇，皆不愧詩史。史記高帝紀：「雅不欲屬沛公。」集解引服虔曰：「雅故也。」典義謂為書舉偏以諱全也。北方之文，莫之或先矣。孟子：「滕文公篇：『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此仿其詞。惟周

召之地，在南陽，南郡之間。原注：「此據詩說，予案周南言漢廣，言汝墳，則周南之地，當在南陽南郡之東，召南言汝水，則召南之地，當在南陽南郡之西。」蓋文王兼牧荆梁二州，故國風始於周召。」韓詩者，漢初韓嬰所傳，漢志有韓故

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今惟外傳存，鄭玄周南召南譜謂：「周召者，為其雍州岐山之陽地名。」則毛詩說，微之本詩，於義為短，故不用也。云文王兼牧荆梁者，諸又云：「紂及命文王與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孔疏：「江漢之域，即梁荆二州，故尚書注云：『南兼梁

荆。」故二南之詩，感物興懷，引譬表旨，譬物連類。史記鄭康成傳：「鄭則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觀者。」張惠言七十家賦鈔序：「引辭表旨，譬物連類。」比興二

體，厥製益繁，構造虛詞，不標實跡，與二雅迥殊。至於哀窮窳而思賢才，詩序：是以調諷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哀窮窳，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調諷之義也。詠漢廣而思游女，即南漢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遺被于南，幽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水而不可得也。屈宋之作，於此起源。

劉君文說宗騷體曰：感物興懷，援情記興，嫺嫺女嬃，寄離憂於公子，森森佳樹，歸來王孫，此興不乖乎六義，情思遠紹乎二南，此詩教之正傳也。鼓鐘篇曰：「以雅以南。」非詩

分南北之證歟。原注：毛傳云：「言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又言：「南夷之樂曰任。」蓋以雅為中國之樂，以南為四夷之樂也。不知北方之詩謂之雅，雅者，北方之音也。南方之詩謂之南，南者，南方之音也。此言分南北之證，非以南夷之樂

賦四夷之樂也。本節論上古南北文學之不同。

春秋以降，諸子並興。然荀卿、呂不韋之書，荀卿史記各有傳，漢志騷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又騷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最為平實。剛志決理，

輒斷以為紀，其原出於古禮經。原注：孔孟之言亦最平易，近人：「莊子天下篇：「椎拍輒斷，與物宛轉。」郭慶藩集解引郭嵩燾曰：「輒斷即下文既斷邪氣云。」既斷，無圭角也。」言既斷之而已，不用鋒稜，所以處事制物而與為宛轉也。」七十家賦鈔序：「剛志決理，輒斷以為紀。」則秦、趙之文也。荀子趙人，呂氏春秋，不韋為秦相，故云秦趙之文也。故河北、關西，無復

縱橫之士。韓、魏、陳、宋，地界南北之間，故蘇、張之橫放，原注：蘇秦為東周人，張儀為魏人。按史記各有傳。韓非之宕跌，原注：韓非為韓人。

按史記有傳，漢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荀賦，或倒文作佚，皆與舊通。漢書孔融傳：「跌蕩放言。」李賢注：「跌蕩，放縱也。」諸書或作游蕩，快蕩，馳蕩，義並相近。起於其間，惟荆楚之地，僻處南方，故

老子之書，其說杳冥而深遠。原注：老子為楚國苦縣人。按史記有傳。漢志道家有老子書四家，今本作二卷。及莊、列之徒承之，原注：莊為宋人，列為鄭人。皆地近荆楚者也。按

史記莊子有傳，列子行事略見別錄，漢志道家：「莊子五十二篇，列子八篇。」今傳列子，則晉人依託，非先秦之舊也。其旨遠，其義隱，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其為文也，縱而後反，

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

七下家賦鈔序「其實也華」
其文也較而後反」
寓實於虛，肆以荒唐譎怪之詞，又齊物論「慨慨懷於遠通為一」，淵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測矣。其若思茫乎？若迷。屈平之文，史記屈原列傳：「屈原名平，字原，原字平。」音涉哀思，矢耿介，慕靈脩，離騷：「彼姱姱之耿介兮，馳道遠而得路。」王注：「耿，光也。介，大也。」又：「指九天以為正。」芳草美人，託詞喻物，志潔行芳，符

於二南之比興。原注：「觀離騷經九章諸篇，皆以虛詞喻實義，與二雅殊。」史記屈原列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讎而不亂，若離騷此亦淮南離騷傳文，而史公引之。」王逸離騷經序：「屈原既執忠貞而遭讒憂憂心煩亂，不知所歸，乃作離騷經，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香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辭溫而雅，其義皎而明。」而敘事紀游，遺塵超物，荒唐譎怪，復與莊列相同。原注：「故史記之論楚詞也，謂：『離騷經，國之奇中，浮游塵埃之外，屬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按此亦淮南離騷傳文，所謂遺塵超物也。又：「文心雕龍辨騷篇云：『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變隱求必妃，騷屬機城女，麗異之辭也。』廣同餘地，夷弄理日，木大去首，土伯三日，譎怪之談也。」則其所謂荒唐譎怪者也。」南方之文，此其選矣。又

縱橫之文，亦起於南。原注：「如陳軫黃歇之流是也。」按：歇楚人，軫仕楚，不詳何地人，皆無書傳世，其行事詞令略見史記。」故士生其間，喜騰口說，甚至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以詭辯相高。劉向別錄：「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于產之世，數難子產，爲政。」漢志名家：「鄧析二篇。」故南方墨者，以堅

白同異之論相訾。孫龍子堅白論：「堅與白爲二，堅自與石不可爲三。」此堅白之論，莊子天下篇：「大同而與小異，異此之謂小同。」堅自同異有厚無厚之弊，非不察也。一天下篇亦云：「南方之墨者，苦獲已，與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持議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辭相訾，以離偶不作之辭相應。」足證此非僅形名一家之言。呂氏春秋審應篇注：「訾，毀也。」雖其學失傳，無習之者，然淺察以術詞，纖巧以弄思，文心雕龍諸隱篇：「纖巧以弄思，淺察以術詞。」習爲背實擊虛之法，孫子虛實篇：「兵之形背實而擊虛。」

與莊、列、屈、宋之荒唐譎怪者，殆亦殊途而同歸乎！以上論戰國諸子之文以下辭賦觀班固之志藝文也，分析詩

賦，屈原賦以下二十家爲一種，原作二十五家，據漢志屈原賦以下二十家二十五字今刪陸賈賦以下二十一家爲一種，荀卿

賦以下二十五家爲一種。校禮通義漢志詩賦篇：「漢志分藝文爲六略，每略又各別爲數種，每種結敘列爲諸家，論辨疏別，義至

賦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爲一種，陸賈賦三篇以下，共二十一家，爲一種，孫卿賦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爲一種，名類相同，而區隔有別，當日必有其義例，今諸家之賦，十選八九，而截論之說，則爲無聞，非若錄之遺憾歟。」蓋屈原、陸賈、籍隸

荆南。原注：「賈亦楚人。」所作之賦，一主抒情，一主騁辭，皆爲南人之作。荀卿生長趙土，所作之

賦，偏於析理，則爲北方之文。劉君論文雜記曰：「寫懷之賦，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騁詞之賦，陸賈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闡理之

見其優有朱建、嚴助、朱買臣諸家，蓋縱橫之變也。」二君之說大類，然亦有所未盡，往余嘗爲漢志詩賦略首三種分解遠意考，究其義例，茲不更詳。蘭臺史冊，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奏：「有兩旁秩千石，一

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爲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固可按也。本節論戰國南北文學之不同

西漢之時，文人輩出，賈誼之文，剛健篤實，出於韓非。館洛陽人，史漢有傳，漢志儒家有賈誼五十八篇，「賈誼」梁

鐵橋輯全文，凡以下漢朝六朝諸家集無單刻行世者，視此，爲大諸家目，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鼂錯之文，辨析疏通，出於呂覽。錯，涿川人，史漢有傳，漢志法家鼂錯三十

龍安啓篇：「周以明允爲誠爲本，析疏通爲旨。」而董仲舒、劉向之文，咸平敞通洞，章約句制，出於荀卿。仲舒，廣川人，史漢有傳，同漢宗室，附見漢書卷五十五

傳，漢志儒家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劉向所序六十七篇，「諸志：董仲舒集一卷，梁二卷，劉向集六卷，七十家賦鈔序：「平敞通洞，博厚而中。」又：「章約句制，不可不讀。」蓋西漢北方之文，實分三體，或銘式

經詰褒德顯容其源出於雅頌頌讚之體本之
文心雕龍註篇一典雅者鑒式經誥方軌闕門者也又頌贊
篇一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尊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二或

探事獻說重言申明其源出於尙書書疏之體本之文心雕龍書記篇總爲尙原或文樸語作一從一本書書之爲體主言者也

節不斷而節其源出於禮經古賦之體本之原注一如孔賦司馬遷韓安國之賦是文選兩都賦李注引孔賦集曰威仲尼之後遷龍門人安民梁城安人史漢有傳漢志一孔賦賦二

又淮南之旨，雖近莊列，然衡其文體，仍在荀、呂之間，亦非南

方之文也。原注：惟小山招隱士詩出於屈宋之詞。若夫史遷之作，排慕雄奇。韓愈修士詩：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書爲記事，文

則騁詞謂史記也而枚乘司馬相如咸以詞賦垂名。漢志枚乘賦九篇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陰志司馬相如集一卷梁有枚乘集二卷亡。梁淮陰人漢書有傳。相如蜀郡成都人史漢並

然恢廓聲勢，開拓宦突。

「七十家賦鈔序」開「殆縱橫之流歟」原注：如枚乘七發，相如子虛賦，上林賦是也。至于寫物附意，觸興致情，原注：一如相如長門賦，思

按思大人當作大人賦，
長門賦則後人僞作也。
則導源楚騷語多虛設。
子雲繼作亦兼二長。
原注：如羽獵賦、河東賦，出於縱橫者也。若反騷體諸作，則出於楚騷者也。子雲揭雄字，雄

例以文體遠北近南。以上西漢以下東漢。東京文士彪炳史篇。易革三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太玄經一彪如在天文炳也。然章奏

書牘之文，咸通暢明達；雖屬辭枝繁，然銓貫有序。

劉君綸文籍記曰：東漢文人，賦與論林分別，故文詞古奧，遠遜西京。通明銓貫，此其由矣。

論辨之

文亦然。原注：如班固王命論，朱穆書厚論，是一班彪固之父，扶風安陵人。見漢書敘傳後漢書本傳。朱穆南陽宛人。附後漢書朱暉傳。若詞賦一體，則孟堅之作，雖近揚馬，然微

材聚事，取精用弘，春秋昭七年左傳：「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

呂覽類輯之義也。史記呂不韋列傳：「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

號曰呂氏春秋，以其成非一手，依類相從，故云類稿也。

蔡邕之作似之。志：班固集十七卷，蔡邕集十二卷。

平子之作，傑格拮据，倣詭可觀，

荀卿成相之遺也。成相，見文學志：略篇注。

王延壽之作似之。

平子，張衡也。南陽西鄉人，後漢書有傳。王延壽，字文考，一字子山，南陽宜城人，見後漢書文苑傳。附志：張衡集十一卷，梁有王延壽集三卷。

亡：七十家賦序曰：「張衡，字子衡，南陽西鄉人，後漢書有傳。王延壽，字文考，一字子山，南陽宜城人，見後漢書文苑傳。附志：張衡集十一卷，梁有王延壽集三卷。」

即有自成一家言者，亦辭直義暢，雅懿深醇。

原注：「如荀悅申鑒，王符潜夫論是。」按此云一家言，謂子書也。悅，字仲豫，潁川潁陰人，附：後漢書荀淑傳，字節信，安定。

二書諸志皆在儒家。

蓋東漢文人，咸生北土，且當此之時，士崇儒術，

後漢書儒林傳論曰：「自光武中興以後，于戈稍戢，專車經學，自是其風世為焉，其風愈盛。」

稱先王，遵庠序，聚黉黠者，蓋布之於邦域矣。此其時士崇儒術之證。

縱橫之學，屏絕不觀，騷經之文，

騷經，釋經，未詳所始。王逸章句序已云：「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離別也。騷，楚語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

愁思，猶從道徑，以風諷君也。」洪興祖楚辭補注曰：「余按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為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說非是。」洪氏謂經名非本有其說，其當然逸說據以作解，則在逸前已通行可知。

治者亦鮮。故所作之

文，偏於記事析理，

原注：「如幽通思玄各賦，以及申鑒潛夫論之文，皆析理之文也。若夫兩都贊，光名賦，則記事之文。」幽通賦，班固作。思玄賦，張衡作。谷風光賦，王延壽作。

而騁辭，抒情之作，嗣

響無人。惟王逸之文，取法騷經，

原注：「王為南郡人。」按逸字叔師，後漢書文苑有傳。附志：梁有王逸集二卷。」今楚辭有逸作九思一篇。

而應劭、王充南方之彥。

原注：「劭為汝南人，充為會稽人。」按劭字仲任，後漢書有傳。故風俗通，論衡二書，近於詭辨。

附志：雜家，一論衡二十九卷。王充撰。風俗通義三卷。見後漢書。充字仲任，後漢書有傳。故風俗通，論衡二書，近於詭辨。十一卷。應劭撰。史通自敘篇曰：「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精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轉相誣說，原作傳茲，從通釋文。」低指，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隨而而神，或訛音節，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牛馬，一劉向說卦，概曰：「王充論衡，獨抒己見，思力絕人，雖時有激而

道僻者，然不持其車，謂「殆南方墨者之支派歟。於兩漢之文，別爲一體。蓋三代之時，文與語分。排偶爲文，

直言爲語。已詳文學總略篇。東漢北方之文，詞多駢儷，語嚴句重，李商隱韓碑詩：「語奇句重字難曉。」乃古代之文也；南方

之文，多屬單行，語詞淺顯，乃古代之語也。劉君論文籍記曰：「西漢之時，能銘賦頌，源出於文，論辨書疏，源出於語。」其說亦與此相發明。本館論兩漢南北文學不同。

建安之初，建安東漢獻帝年號。詩尙五言。七子之作，七子者，魯孔融、文舉、山陽王粲、仲宣、東平劉楨、公幹、廣陵陳琳、孔璋、北海徐幹、偉、

「孔融集九卷、阮瑀集五卷、徐幹集五卷、應瑒集一卷、陳琳集三卷、劉楨集四卷、王粲集十一卷。」雖多酬酢之章，易繫辭：「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孔融、一賦辭，賈逵對報答。」然慷慨任氣，磊落

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文心雕龍明詩篇：「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聘，辭王徐應，劉謫路而爭驅，並鳴風月，彈池苑，述恩榮，敘離宴，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遣韻，唯取昭晰之能。」

此其所同也。隱義蓄含，餘味曲包，文心雕龍隱秀篇：「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而悲哀剛勁，洵乎北土之音。原注：「氣度淵雅，遙東漢而致力則過之。孔融嘗換之詩，尤爲悲壯。」案曹氏沛國譙人，詩品云：「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七子著籍亦有南人，而吐音皆同北土者，則以上有好事者，下必有甚焉，且詳勝叔世，戎馬生郊，自多慷慨義烈之作耳。魏晉之際，文體變遷，

而北方之士，侈效南文。曹植詞賦，塗澤律切，憂遠思深，其旨開於宋玉；及其弊也，則採摘

艷辭，纖冶傷雅。植字子建，魏志有傳。附志：「曹植集三十卷。」七十家賦鈔序：「塗澤律切，華敷粉悅，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浮華之學者，相與尸之，率以變古。曹植則可謂才士矣，指乎改繩墨，易規矩，則依之徒也。」嵇阮詩歌，

飄忽峻佚，言無端涯，其旨開於莊周；及其弊也，則宅心虛闊，失所指歸。嵇康字叔夜，謫郡人，見魏志。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並見魏志。王粲傳：「晉書本傳附志：「阮籍集十卷，嵇康集十三卷。」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榜。」七十家賦鈔序曰：「曹無端，傲倪以爲賞，以天下爲郭郭，入其中者，眩震而騁悠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於莊周。」

晉阮瞻好老莊之學，晉書世說所載甚詳。

左思詩賦，廣博沈雄，慷慨卓越，其旨開於蘇、張，及其弊也，則浮囂粗獷，味厭

修辭。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晉書文苑有傳。隋志：左思集二卷，詩賦上。京都諸賦，蘇頌縱橫，何國修陳。修辭，形家之遺也。今按太冲諸賦，廣博沈雄，三都賦是矣。慷慨卓越者，詩史時是矣。故以此詩賦交舉也。

北方文體，至此始

清。謝靈運以下，皆北人而效南文也。

又建安以還，文崇偶體，西晉以降，由簡趨繁。

原注：「凡晉人奏議之文，論述之文，皆自趨於偶。日趨於繁，與東漢殊。」史通：「晉書論六代史家

之作，謂其「大抵屬字不重，每句皆雙修短，取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盡之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灑灑重沓，不知所裁。」蓋駢偶之文，此病最多。銘贊之通，所常病也。

然晉初之文，龔元尙存，禮記樂

之禮，尙玄酒而相屬，大羹不相，有遺味者矣。史記禮書：「大羹元酒，所以助其淫修，救其彫敝。」集解引鄭玄曰：「大羹，肉清不調以鹽菜也。元酒，水也。」

雖幾未極。禮記郊特牲：「丹漆黼黻之美。」孔疏：「黼謂刺

如杜預、荀勗、傅玄，咸吐辭簡直。

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勗字公貴，潁川潁陰人，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晉書並有傳。隋志：杜預集十八卷，荀勗集三卷，傅玄集十五卷。

若張華、潘岳，

擊虞，始漸尙鋪張。

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岳字安仁，樂陽中軍人，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晉書並有傳。隋志：張華集十卷，潘岳集十卷，擊虞集九卷。

三張、二陸，文雖道勁，亦稍入

輕綺矣。詩歌亦然，故力柔於建安，句工於正始。

晉書：「張華傳：『一載字孟陽，安平人，弟協，字景陽，元字季陽，同傳。』又陸機傳：『機字士衡，吳郡人，弟雲，字士龍，與機齊名。』二陸」

隋志：「張華集七卷，張協集三卷，張抗集二卷，亡。姚振宗考證云：『抗當爲亢。』陸機集十四卷，陸雲集十二卷。『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晉世英才，略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時衡，采藻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藻辭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此亦

文體由北趨南之漸也。

以上建安迄西晉以下東晉

江左詩文，溺於玄風，辭謝彫采，旨寄玄虛，以平淡之詞，

寓精微之理，故孫

原注：「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鄉人。原注：「許詢，字玄度，高陽新城人。附：「王，原注：「王羲之，王

下，原注：「王羲之，王

逸少，琅琊临沂人，晉書有傳。獻之，字子敬，義之，字僧志，王羲之第九子，王獻之集十卷，亡。

語咸平典，由嵇阮而上溯莊周。

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姬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嵇

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以三世之辭，而時隱之體盡矣。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江左篇興，游乎玄風，唯樂府之志，崇盛亡極之談。」又時序篇曰：「自中朝黃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稱連珠，而辭意夷泰，時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詩品序曰：「永嘉時，貴玄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及江表，載波傳，孫綽許詢相（溫）虞（亮）諸公，時皆平典，似道儒，建安風力盡矣。」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杜下，博物止乎七篇，鳴騶文辭，義理乎此，自應武望於義熙，雖比靈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志玄珠，遊麗之辭，無所不備。」以上並劉君所本。

戾之音，而出以清剛。

原注：「孫綽虛詢之作亦然。」案理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鄉人，晉書並有傳，詢籍之誤，繼字子諒，范陽涿人，晉書附盧欽傳，隋志：劉琨集九卷，孫楚集六卷，盧欽集十卷，文心雕龍才略篇曰：「劉琨推壯而多氣，盧欽憤發而理昭。」詩品曰：「晉太尉劉琨，中郎虛（盧）原作劉，涉上而誤，今改。」諸時其源出於王粲，蓋爲懷戾之辭，自有清拔之氣。」又序曰：「劉琨石仗清剛之氣。」郭璞之作，佐以彪炳之詞，而出以

挺拔。仙氣飄然，而爲俊。詩品曰：「郭璞詩彪炳可玩，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北方之文，賴以不墜。本館論魏晉南北文之不同。

晉宋以降，文體復更，淵明之詩，仍沿晉派。

陶潛字淵明，或曰名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見宋書隱逸傳，隋志：陶潛集九卷，按陶時兼平侯，始拔之長，故云然也。

至若慧

業文人，南史謝靈運傳：「得道應須慧業。」

咸崇文藻，鏡雕雲風，模範山水。

文心雕龍物色篇：「鏡雕雲風，模範山水。」

自顧謝詩文，舍奇用偶。

顧廷之字延年，琅琊臨沂人，謝靈運陳郡陽夏人，宋書俱有傳，顧傳云：「延之與謝靈運齊名，江左稱顧謝。」隋志：顧廷之集二十五卷，謝靈運集十九卷。鬼斧默運，強時時靈機論：「一時至於宋，古之格而律之始，特慶之鍾乎，顧延年，代大匠斷而傷其手者也。」

奇情畢呈，句爭一字之奇，文采片言之貴，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

以追新。原注：「謝元暉亦然。」元暉，曉字，亦陽夏人，南齊書有傳，隋志：謝靈運集十二卷，選集一卷，陸機文賦：「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文心雕龍明時篇：「顧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以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

齊梁

以降，益尙豔辭，以情爲裏，以物爲表，賦始於謝莊，莊，字希逸，亦陽夏人，宋書有傳，隋志：謝莊集十五卷。詩昉於梁武。原注：「謝文及元帝之詩

亦然。隋書：梁武帝集二十六卷，梁武帝詩賦集二十卷，梁武帝雜文集九卷，梁武帝別集目錄二卷，梁武帝淨書三卷，梁簡文帝集八十五卷，梁元帝集五十二卷。又其前後敘曰：一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製，止乎雅興，靡不兼善。思極闡之內，後生好事，遂相放習。朝野紛紛，競爲宮體，流宕不已。迄於喪亡，陳氏因之，未能全變。一章公國故論衡詩集曰：「世言江左遺產，好語玄虛，孫許諸傳者已咸，洵滑皇皇欲變其姿，其風力終不逮。玄言之殺語及田舍田舍之隱，旁及山川靈物，則諸靈運乃之主，然則風雅道變而時又幾於賦頌之與謝靈運，深淺有異，其歸一也。自是至於沈約丘遲，景物復窮，自梁簡文帝初爲新體，林第之言，揭於大庭，沈約爲首，自來皆以聲律詩流別，蓋未有精於先師此論者矣。」

陰何吳柳原注：「陰何，何遜、何遜、吳均、柳惲。」案：惲字子仲，東海郡人，均字叔庠，吳興故鄉人。見梁書文學傳。惲字文暢，河東解人。梁書有傳。隋志：「柳惲集十二卷亡，吳均集二十卷，何遜集七卷，陰靈集一卷。」厥製益工，研鍊則隱師顏謝，妍麗則近

則齊梁。子山繼作，掩抑沈怨，出以哀豔之詞。子山，庾信字也。信，南陽新野人，周書有傳。隋志：「庾信集二十一卷。」隋書文學傳序曰：「徐陵、庾信分路揚雄，其意淺而繁，其文麗而采，詞尙輕

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蓋亦亡國之音乎。」由曹植而上師宋玉，此又南文之一派也。原注：「惟范雲、任昉、文詩淵鑒，江總、沈約亦無輕

鄉鄰人，昉字彥昇，梁安博昌人，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梁書並有傳。總字繼持，齊陽考城人。陳書有傳。隋志：「范雲集十一卷，任昉集三十四卷，沈約集一百一卷，江總集三十卷，後集二卷。」

鮑照詩，文義尙光大，工于聘勢，然語乏清剛，哀而不壯。照字明遠，東海人。附宋齊書臨川王道規傳。隋志：「鮑照集十卷。」南齊書文學傳論曰：「發唱驚挺，操詆險急，雖藻淫靡，極其心，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也。」詩品曰：

大抵由左思而上效蘇張，此亦南文之一派也。梁陳以降，文體

日靡。原注：「至陳後主而極矣。即劉孝標、劉勰、陸佐公之文，亦多清新之句。」案：劉勰字孝標，平原人，劉驥字彥和，東莞莒人。見梁書文學傳。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梁書附父驍傳。隋志：「陳後主集三十九卷，劉孝標集六卷，陸倕集十四卷，劉驥文心雕龍十卷。」惟

北朝文人，舍文尙質。隋書文學傳序曰：「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章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崔浩、高允

之文，咸礪確自雄。浩字伯淵，清河人。允字伯恭，渤海人。魏書並有傳。隋志：「高允集三十一卷。」崔浩集未著錄。韓詩外傳：「豐膏不獨樂礪確不獨苦。」礪確，土地瘠薄也。諸書或作礪確通。溫子昇長於碑版，

杜甫入京詩「千尋清其門，神韻照四裔。」
稱金石之文為神韻，蓋自唐已然矣。

敘事簡直得張、蔡之遺規。張、蔡，謂衡也。溫子昇字騊駼，太原人，善書文，有傳。溫子昇集三十九卷，「孫楚朝野食報曰：『溫子昇作碑』」

廬山寺碑，虞信撰而寫其本，兩人同信曰：「北方文字何如？」
信曰：「惟有韓陵一片石堪共語。」此溫氏長於碑版之證。

盧思道長於歌詞，發音剛勁，嗣建安之佚響。原注：「如前北歌詞諸作是也。」

盧思道，字子行，涿州人，唐書有傳。盧思道集三十卷。

子才，伯起。原注：「邢昺，魏收，案子才，河間鄆人，伯起，魏下曲陽人，北齊有傳。志：『邢子才集三十一卷，魏收集六十八卷。』」顏氏家訓文章篇：「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為師匠。」

亦工記事之文。豈非北方文體，固與南方文體不同哉？自子山總持身旅北方，原注：「杜預，後入周，江總，陳亡，人周，並見本傳。」

西魏被留不遣。

而南方輕綺之文，漸為北人所崇尚。又初明，原注：「沈炯，梁陳時人，字禮明，吳興武康人，初明，後集十三卷。」

子淵，原注：「王褒，案襄陽郡臨沂人，唐書有傳，始仕梁，魏收江陵，入北，繼仕周，隋志：『王褒集二十一卷。』」

身居北土，恥操南音，詩歌勁直，習為北鄙之聲。春秋十九年左傳注：「鄙，邊邑也。」又北年公羊傳注：「鄙者，邊邑之辭。」

而六朝文體，亦自是而稍更矣。本館論南北朝南

北文學之不同。

隋煬詩文，遠宗潘、陸，一洗浮蕩之言，惟隸事研詞，尚近南方之體。隋志：「煬帝集五十五卷。」

隋書文學傳序：「煬帝初，有非輕側之論，暨平即位，一變其風，其與總公書，述東都紹，冬至受朝時，及魏武馬長城宮，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屬淫，而詞無浮蕩，故辭賦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

楊、薛之作，閒符隋煬，吐音近北，搗藻師南。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薛道衡集三十卷。

故隋、唐文體，力剛於顏、謝，采繹於潘、張，折衷南體北體之間，而別成一派。自三國分爭，四海輻輳，與牛取字，不旋踵又有八王五胡之亂，遂成南北初，周其風尚學術，俱各不同，而文章之美，則南朝遠勝於北方之彥，頗效南文，然以氣質各殊，終有滯澁之異，隋以北統混一，兼字時會所

總隋唐作者，遂掩有南北之長矣。

唐初詩文，與隋代同，制句切響，言務纖密。唐書文藝傳曰：「高祖太宗大業結爽，沿江左餘風，絢句繪章，摛合低叩。」

雖雅法六

朝然卑靡之音，於焉盡革。四傑既興，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楊炯華，華陽人。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駱賓王，義烏人。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四傑。見唐書文苑傳。唐書藝文志：駱賓王集十卷，盧照

鄰集二十卷，又幽憂子三卷，楊炯華集三十卷，王勃集三十卷。案自唐以次諸家集，世多傳本，今亦依史志略著其目云爾。**文體益恢，詩音益諧。**六代文人，研聲病，至唐而駢

降，雖文有工拙，然俳四儷六。柳宗元乞巧文：「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孫德謙六朝駢指曰：「駢體與四六異，四六之名，當自齊始。李義山樊南甲集序云：『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知文以四六為稱，乃起於唐，而唐以前則未

之有也。且序又申言之曰：『四六之名，六博精五四數六甲之取也。』使古人早名駢文為四六，義山亦不必為之解矣。文心雕龍：『句篇雜言，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此不必即謂駢文，不然後有駢辭一篇，專論駢體，何以無此說乎？吾觀六朝文中，以四句作對者，往往祇用四言，或

以四字五字相間而出，至徐陵兩家，固多四六語，已開唐人之先，但非如後世駢文，全取排偶，遂成四六格調也。此亦學者所不可不知。**益趨淺弱。惟李杜古賦，詞句質素。**李白字太白，山東人。杜甫字子美，

蜀人。唐書文苑傳：唐志：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杜甫集六十卷，小集六卷。二公古賦，今傳者各數篇。國故論衡：詩篇云：『賦蓋先亡於詩，繼隋而後，李白賦明堂，杜甫賦三大禮，誠欲為揚雄遺議，猶幾弗及，世無作者，二家亦足以擬之。』張陸奏章，析理

通明。張說字道濟，又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居洛陽人。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唐書並有傳。唐志：張說集三十卷，陸贄諫論奏疏集十二卷，又翰苑集十卷。**唐代文人，瞠乎後矣。**莊子田子方篇：『夫子弄軼絕塵，而可瞠若乎後矣。』

昌黎崛起北陸，易偶為奇。昌黎，韓愈之也。唐書有傳。唐志：韓愈集四十卷。**語重句奇，閎中肆外，其魄力之雄，**

直追秦漢，雖模擬之習未除，然起衰之功不可沒也。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公文起八代之衰，蓋自漢魏以迄陳隋之文，至公而一變，故云然也。』**習之，**

持正可之。李翱字習之，驢西成紀人。唐書有傳。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唐書附韓愈傳。孫樞字可之，又字樞之，自稱關東人，不知其籍何縣也。唐志：李翱集十卷，皇甫湜集三卷。孫樞樞集三卷。**皆奉韓文為圭臬，**

孫樞與王深秀才，自曰：『深秀得為文真訣於余，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愈，部退之。』則則韓公鉅擘，故其學悉以爲歸。陸梅石附錄：『陳主還早，瞻星樓地。』主所以測日影，果所以正四方也。詳後詩數下篇注。引周禮地官及考工記。**古質渾雄，**

唐代罕倫。子厚與昌黎齊名，然栖身湘粵，偶有所作，咸則莊騷，謂非土地使然與？此謂韓柳之文有南北之

若貞觀以後貞觀唐太宗
示台號

詩律

日嚴然宋沈之詩以嚴凝之骨飾流麗之詞

密及之。司陰朝。又加卿。同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
學者宗之。號爲沈宋。唐志。一沈後期舉十卷。宋之問集十卷。
頌揚休明。淵乎盛世之音。此謂二人之詩。嚴凝流麗。猶上承隋氏。

三平左傳「德之休
明雖小重也」

中唐以降，詩分南北。

唐詩分期，始於宋嚴羽清溪詩話，大約以大曆以前爲盛唐，以道爲中唐，次則晚唐。元楊士弘唐音，明高棅唐詩品彙，更於盛唐之上，別增初唐，如開元上下，行樂，力

少陵昌黎，體峻詞雄，有黃鍾大呂之音。

少陵昌黎體峻詞雄，有黃鍾大呂之音。黃鍾大呂，樂律之洪者也。張戒讀書堂詩話引蘇子由曰：韓詩豪，杜詩雄。杜詩之雄，可以兼韓詩之豪。二語蓋從杜出也。

若夫高原注「適」案適字適夫滑州勃海人唐書有傳唐志「高適集二十卷」常原注「建」案建不知其字里貫崔原注「頤」案頤汴州人見舊唐書文志傳崔頤持一李原注「頤」案

志「李頎詩帶邊音，粗厲猛起；禮記集記：『粗厲猛起，奮末長，』原注：『舊案釋字文昌和州爲江人。』孟，原注：『郊』案郊字與野。

唐書、唐志、孟郊詩十卷一

賈、原注「島」案島字漢仙范陽人初爲僧名無本後反初舉唐書附韓愈傳唐志「賈島是江表十卷又小集三卷」

盧、原注「全」案全亦范陽人號玉川子詩十卷一

思古吾行魚肉

鑒險皆北方之詩也。太白之詩，才思橫溢，旨近蘇、張。原注：樂府出聲第一。溫、李之詩，緣青毛興，宜符李。

諸、孟之詩，青言

罪屑源出道家。儲光羲，兖州人。唐書無傳。孟浩然，襄陽人。見唐書文藝傳。唐志：儲光羲集七十卷。孟浩然詩集三卷。皆南方之詩也。挽唐以量，詩愈纖巧，

拾六代之睡餘，莊子秋水篇「子不見夫睡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江淹詩「咳唾成珠玉。」李白詩「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元好問詩「北人不合江西夢，垂餘齒。」自鄒以下，無足觀。

自鄧以下無足觀

矣。春秋襄二十九年左傳：「自鄆以下無繼焉。」案傳所載乃季札觀樂事，雖讀者杜注云：「不復繼論之，以其微也。」本館論隋唐南北文學之不同。

宋代文人，惟老蘇之作，閒近昌黎。

老蘇，明諱洵，明允也，眉州眉山山人。宋史文苑有傳。宋志：蘇洵集十五卷，又別集五卷。

歐、曾之文，雖沈詳整靜，茂

美淵懿，訓辭深厚，訓辭句：太史公記博士議也。見文選總略篇注。

然平弱之譏，曷云克免？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宋史有傳。宋志：歐陽修集五十卷，又別集二十卷。

六一集七卷，奏議十八卷，內外制集十一卷，從諫集八卷，曾鞏元豐類稿五

十卷，又別集六卷，續集四十卷，二公之文，有得於陰柔之美，故與昌黎殊。豈非昌黎之文，固非南人所能效哉？原注：「小

傷平弱，介甫文雖挺拔，然渾厚之氣，亦遠昌黎。」案蘇轍字子由，洵次子，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宋史並有傳。宋志：蘇轍集八十四卷，應詔集十卷，策論十卷，均陽雜著一卷，王安石集一百卷。

若東坡之文，出入蘇、張、莊、

老間，亦爲南體。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洵長子。宋史有傳。宋志：蘇軾前後集七十卷，奏議十五卷，補遺三卷，南征集一卷，詞一卷，南省說書一卷，應詔集十卷，內外制十三卷，別集四十六卷，黃州集二卷，續集二卷，和陶詩四卷，北歸集六卷，備耳手

譯一蘇門四子，更無論矣。

宋史文苑傳：「黃庭堅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案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宋志：蘇軾集八十四卷，應詔集十卷，策論十卷，均陽雜著一卷，王安石集一百卷。

志：黃庭堅集三十卷，樂府二卷，外集十四卷，書尺十五卷，張耒集七十卷，又選卷十二卷，見補之集七十卷，秦觀集四十卷。

北宋詩體，初重西崑，派沿溫、李。

原注：「此出於道，家著

專喜李義山，故寬體之下，蔚然一變。今傳世者，有西風酬唱集，皆一時唱和之作，專以藻麗爲宗，所謂四崑者，楊億序云：「取玉山策府之名」也。

蘇詩精言名理，有東晉之風。

原注：「此出於道，家著

特出。案劉熙載藝概曰：「東坡詩善於空諸所有，又善於無中生有，機括實自胸中得來。」東晉玄風，無所不數，二劉之言，蓋有符節之合矣。

西江一體，

宋呂居仁作江西詩派圖，自黃庭堅以下，列陳師道等

資稟，乃正一祖三宗之說。一祖者，杜

甫三宗者，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也。

逋峭堅凝，

北史文苑傳：「（逋）子昇不修容止，謂人曰：『詩

遠遜杜、韓，豈非杜、韓之詩，亦非南人所克效與？

以上北宋，

南宋詩文，多沿古製，惟同甫、水心，

文體縱橫；

陳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葉適字正則，水心，温州永嘉人。宋史傳。林有傳。宋志：「陳亮集四十卷，又外集四卷。」葉適文集二十八卷。

放翁石湖詩詞淡雅，

陸游字務觀，晚號人謫。其頗放，因自號放翁。趙

州山陰人。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吳郡人。宋史並有傳。宋志：「陸游集四十五卷，又外集五卷。」范成大石湖居士集（卷七）又石湖別集二十九卷。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原注：「近張翥，一近莊列。」案近張翥者，陳葉之文，近莊列者，陸范之詩也。

然咸

屬南人。若眞、魏之文，縝、密、端、慤，

眞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浦城人。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宋史儒林有傳。宋志補：「眞德秀西山文集五十五卷，魏了翁鶴山全集一百十卷。」縝密端慤集二十二卷。

誠哉

中流之砥柱矣！

原注：「若夫東坡之文，蘇軾之詞，亦近縝密。朱子之文，猶近眞魏。」案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婺州人。見宋史儒林傳。辛棄疾字稼軒，歷城人。宋史有傳。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見宋史道學傳。宋志：「呂祖謙集十五卷，又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辛棄疾長短句十二卷。朱熹前集四十卷，後集九十一卷，續集十卷，別集二十四卷。書國寶，「導

河東至於砥柱。」漢書地理志注曰：「砥柱在陝縣東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本節論宋代南北文學之不同。

金、元、宅、夏，文、藻、黯、然。惟遺、山之詩，則法少、陵，存中、州之正聲。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太原寄客人。金史附其父德明傳。元志：「元好問遺山集四十卷。」詩集

二十子昂、卑，非其匹也。

趙孟頫字子昂，宋宗室，宋亡仕元。元史有傳。元志：「趙孟頫松雪齋集十卷，別集一卷。」續集一卷。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申子卑卑。」春秋僖二十三年左傳注：「匹敵也。」

自元以降，

惟劇、曲一端，區分南、北。

劉君論文雜記曰：「詩與樂分，然後詩中有樂府，樂府將淪，乃生詞曲。曲分南北，自昔然矣。然南劇之調，多本於詞，而北劇之調，鮮本於詞。其故何哉？昔唐人觀孝孫有言：「梁陳舊樂，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涉胡戎之技。」樂分南北，分所昭然。而所謂音，雜胡戎者，皆北方之樂也。自是以後，胡角之音，漸輸中國。」（通志曰：「古有胡角十曲，一即胡樂。」）而隋煬

之世，復有涼州伊州甘肅州四曲，由西域輸華，而四夷之樂，析爲九部。（如西涼龜茲天竺康居之樂是）播爲舞歌，夷樂之興，自此始矣。隋唐

以降，北方之樂，胡漢雜清，惟南方之地，古樂增存。唐宋之詞，雖失古音，然漸出樂府，鮮雜夷樂之音。（大抵東晉以降，北方北樂之音多流入江南，與南方之樂歌相雜，故與秦漢之音不同。）宋元以降，南劇起于南方，南方爲古音僅存之地，以調之出於古樂府也。其調亦多出於詞，北劇起

於北方，北方爲胡樂盛行之地，故音雖胡樂，而其調鮮出於詞。此就歷史言南北曲之異者也。魏際瑞伯子論文曰：「南曲如拍絲，北曲如輪絲。南曲如南風，北曲如北風。南曲如酒，北曲如水。南曲如六朝，北曲如漢魏。南曲自然者，如美人淡妝素服，文士羽扇綸巾。北曲自然者，如老僧擔

簪，老農吟雨，桑麻南曲時連，北曲皆斷。南曲圓滑，北曲勁澀。南曲柳絮花搖，北曲水落石出。南曲如珠落玉盤，北曲如金戈鐵馬。北曲步步搖，高南曲層層轉。北曲枯折見嬌，南曲宛轉歸正。北曲似粗而深厚，南曲似柔而筋節。北白似生似呆，南白實溫實雅。」此就風格言南北曲之異。

也。若詩文諸體，咸依草附木，未能自闢塗轍，故無派別之可言。大抵北人之文，猥瑣鋪敘，

以爲平通，故樸而不文；南人之文，詰屈彫琢，韓愈進學解：「詰屈聲牙。」荀子：「詰屈其章。」以爲奇麗，故華而不實。

其文雖不足道，而南北之別固存。當明代中葉，七子之詩，雄而不沈，明弘治間，慶陽李夢陽獻吉武功廣海德潤，鄆王九思敬夫，信陽何景山仲默，吳縣徐祿，臨邑劉世傑，歷城邊貢廷賢，俱封王廷相子衡，最稱作手。

世稱七才子，及嘉靖間，又有歷城李攀龍子麟，太倉王世貞元美，興化宗臣子相，長興徐中行子與，興國吳國倫明卿，臨清謝榛茂齊，順德梁有譽公實，共稱文柄，世稱後七子以別之。諸人中惟王廷相於明史自有傳，餘並見文苑傳。明志：「李夢陽等同全集六十六卷，廣海對山集十九卷，樂府二卷，王九思漢破集十九卷，樂府四卷，何景明大復集六十四卷，徐祿卿追功集十一卷，邊貢華泉集四卷，詩八卷，王廷相奏議十卷，家藏集五十四卷，李攀龍滄溟集三十二卷，白雪樓詩集十卷，王世貞弇州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四部者一賦二詩三文四說）續稿二百八十卷，梁有

譽北部集八卷，徐中行天目山人集二十一卷，詩六卷，宗臣詩集十五卷，吳國倫歸震川稿五十四卷，雪樓集二十七卷，詩十五卷，謝榛四溟山人集二十卷，詩四卷。」歸茅之文，密而不茂。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茅氏有傳。明志：「茅坤文集三十六卷，外集十卷。」至如明季幾社，復社之英，明史：陳子龍傳：「陳子龍字臥子，松江華亭人，與同邑夏允彝相質，歸有光震川集三十卷。」

至如明季幾社，復社之英，明史：陳子龍傳：「陳子龍字臥子，松江華亭人，與同邑夏允彝相質，歸有光震川集三十卷。」

發爲文章，咸感憤淋漓，悲壯蒼涼，傷時念亂，音哀於子山，氣剛

於同甫。雖間失豪放，然南人之文，兼擅蘇、張、屈、宋之長者，自此始也。明社既墟，荀子：「解蔽篇：「此其所謂廢九牧之

地，而遺宗廟之因也。」注：「遺讀爲遺。」漢書賈誼傳：「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注：「謂丘墟。」案國亡則祭祀之所淪爲丘墟也。遺民佚士，睠懷故都，羅隱：「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或

發綿渺之文，原注：「如吳梅村之詩，毛西河之文是。」案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人，毛奇齡字大可，學者稱西河先生，諸山人，清史稿藝文志：「梅村集四十卷，吳偉業集四卷，吳偉業集一百八十九卷，毛奇齡集」自是以下諸人，其行迹略見碑傳集，國朝先正事略等

清史稿列傳雖成，而其書未出，因不更舉列，惟朱師轍所編藝文志稿，頗有流傳，輒仍前例著錄諸家之集云爾。或效軼蕩之體，原注：「如侯範之文，聞萬之時是。」案侯方域字朝宗，南邱人，諸葛字冰叔，諸都人，與兄祥字晉伯（後更名際球）弟

舉三十一卷外集
七卷，竟枚撰。」**派別迥殊。然雄健之作，概乎其未聞也。**（在子天下篇）「概乎
變矣。」（見其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本節論清代南北文學之不同）**故觀乎人文，亦可以察時**

謹案劉先生師師培，字申叔，後易名光漢，江蘇儀徵人。曾祖文淇，祖毓棧，伯父壽曾，父貴曾，富有清道咸同光之時，俱以經術名東南。尤精左氏傳，成一家之學。先生以光緒十年生，英特奇麗，殆由天授。既承家學，益自發舒，而立著書已浸繼乾嘉諸者。始與先師師贊黃公同充北京大學教授，旋公以經術弗選，即北面執弟子禮終身。其爲名輩推服如此。著述宏富，單篇持論，多載國粹學報中，又有左庵集八卷，然皆早歲之作，其於周官禮經左傳均有專研之書。生前未嘗流布，民國八年以疾卒，後十餘年，南桂馨氏始彙集註次爲劉申叔遺著，先生精業乃大顯於世焉。

本文爲先生所著南北學派不同論之一篇，原載光緒乙巳國粹學報。今人許文雨嘗爲講疏，其南北學派不同總論曰：「中國運山，發源葱嶺，蜿蜒而東趨，黃河以北爲北幹，江河之間爲中幹，大江以南爲南幹，蓋兩山之間必有川，則兩川之間亦必有山。中國古代舟車之利，南興而交通未廣，故人民輒去其鄉，狃狃榛榛，或老死不相往來。禮記王制篇有云：『廣谷大川，民生其間者異俗。』蓋五方地氣，有寒暑燥濕之不同，故民羣之習尚，悉隨其風土。轉徙（觀史記貨殖傳漢書地理志及王船山黃齊憲制篇可見）俗字從人，由於在下者之嗜欲也。風字訓教，由於在上者之教化也。漢族初興，盤基西土，沿黃河以達北方，故古帝宅居，悉在黃河南北。三代之時，學術興於北方，而大江以南無學。魏晉以後，南方之地學術日昌，致北方學者反瞠乎其後。其故何哉？蓋井甿雍豫，古稱中原，文物聲名，洋溢輿輶，而江淮以南則爲蠻貊之窟宅，及五胡構亂，元魏憑陵，虜馬南來，胡氛暗天，河北關中，淪爲左衽，積時既久，民習於夷，而中原甲姓，避亂南遷，冠帶之民，羣居江表，流風所被，文化日滋，其故一也。又古代之時，北方之地水利膏腴，殷富之區，多沿河水，故交通日啓，文學易輸，後世以障，北方水道淤爲民田（如河南山東古代各水道，今皆不存，惟有故道耳），而荆吳楚蜀之間，得長江之灌溉，人文蔚起，迄於南海不遠，其故二也。故就近代之學術觀之，則北遜於南，而就古代之學術觀之，則南遜於北。蓋北方之地，乃學術發源之區也。案如上所說，數理學統，探原於山川，指本乎治亂，於以見南北風俗之有異，古今趨向之不同，可謂善矣。顧猶有一端，爲論文學與地域之關係所當知者，謹更爲推衍之。

其一，則吾國文學之方輿色彩，雖分南北爲二種，然此僅就其大較言之。若細加區分，則南北二種之中，又各有其殊異。如國風十五，太師所采，得之河濟之間，所謂北方之文也。而左傳載季札觀樂於魯，聽聲知政，各有不同。班固地理志證以山川之夷險，殆有符節之合。其略曰：「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周時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師古曰：「七月之時

也。〕天水關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小戎）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無衣）及車轡、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秦、幽、吳、札、觀樂爲之歌樂曰：『此之謂夏聲。夫夏則能大，大之至也。其周、齊乎？』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時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衛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三監時，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凱風）庸曰：『在浚之郊。』（干旄）邶又曰：『亦流於淇。』（泉水）『河水洋洋，（師古曰：『今此詩無此句。』案疑涉下引衛詩而衍。）庸曰：『送我淇上。』（桑中）『在彼中河。』（柏舟）衛曰：『瞻彼淇奧，（淇奧，（河水洋洋，（碩人）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鄘、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虞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居，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蟋蟀）『宛其死矣，它人是恤。』（山有樞）『百歲之後，歸於其居。』（葛生）皆思舊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汾沮洳）（黃陂河之側）（伐檀）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魏風乎，以維輔此則明主也。』鄆國，今河南之新鄭，土陋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鄆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出其東門）又曰：『漢與淮，方渙渙兮，士與女，方樂樂兮。』恂、許、凡、雋、惟、士、與、女、伊、其、相、謂、（漢清）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陳國，今淮陽之地，周武王封舜後，遷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冬亡夏實，值其鷺羽）（宛丘）又曰：『東門之粉，宛丘之甥，彼仲之子，燕笑其下。』（東門之粉）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齊地，詩風齊國是也，雍苗名管、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遵我庫裏之閒。』（著）師古曰：『齊國風管詩之辭也。』毛詩作『遵我庫裏之閒』，案今毛詩『遵我庫裏之閒』，又曰：『遵我庫裏之閒』，（著）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決決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凡此所論，雖與劉君有巨細之異，而實爲其先驅，不可不加之意矣。

其二、劉君之詰風俗二字，以上之教化，下之嗜欲爲言，亦取義於地理志。今按班氏之言曰：『凡民風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俗，故謂之俗。』應劭風俗通義自序則曰：『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有陰陽，泉水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而生之，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斯又推本漢志而加詳者也。準此二者，謹以國風之各別，則知文學中方與色彩相析之，猶有先天後天之異，所謂先天者，即班氏之所謂風，而原乎自然地理者也；所謂後天者，即班氏之所謂俗，而原乎人文地理者也。前者爲其根本，後者尤多變遷。蓋雖山川風氣爲其大齊，而政教習俗時有漸染，山川終古若是，而政教與日俱新也。凡劉君所論文學南北之異，執此以繩，無不可解。若夫近世以來，科學轉精，交通日便，萬域之內，素越一家，瀛海之中，戎夏相習，較長補短，尤便義。

時，是必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善，乃能汲彼醴泉，挹香露，如不辨玉石，但知轉販，徒以「異情謫」，夸世駭俗，則必有類壽陵餘子之學步邯鄲，尚不祇買樓還珠之失也。

文 德 章 學 誠

凡言義理，有前人疎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春秋襄二十七年

年左傳：「宋人事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重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又二十五年傳引孔子「非文辭不爲功」語，已見文學總略篇注。是自玄聖以來，卽論文辭，故史記孔子世家亦稱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博」也。

劉勰氏出，本陸

機氏說而昌論文心。

陸機文賦序：「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文心雕龍序志篇：「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

蘇轍氏出，本韓愈

氏說而昌論文氣。

詳文學總略篇注。

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

按文德一詞，起源甚古。易大畜象曰：「君以懿文德。」漢書二十七卷左傳曰：「兵之

數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論語季氏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凡此皆指文教德化而言，無與文學。王充論衡楊雄產文德論，始稍稍及之。然命意亦與本篇有別。又文心雕龍原道篇云：「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則指文之表裏，亦與諸條不同。餘杭先生斥實爲攘竊，則以其皆小同異之倫也。俱詳後按語。學者所宜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論語憲問篇：「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邢疏：「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辯彼口給，不必有德也。」又言：「修辭立其誠。」易乾文言文：「詳文學總略篇注。」云夫子所言者，孔子問易正義：「論夫子十翼云：『十翼之辭，以爲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孟子

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

孟子公孫丑篇：「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德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配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韓子亦言

仁義之途，詩書之源。

韓愈答李翺書：「行乎平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以此矣。」

皆言德也。今云未見論文德者，以古

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日知錄曰：「典謨文章，此二字三王之言也。論語學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

善夫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初之牆，而浮埃染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卽涉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按顧氏此語，乃爲明代講學家而發，故側重道德者，當先能文章。若在今日，心靈心聲，久失其真，能文章者，以充其先，蓋先著道德，然其終極必合道德文章而一之，實爲此可，固不爲之論也。

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新唐書劉知幾傳：『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邪？』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皮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思買錢，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弗能成室。』舊唐書此下有：『猶須好是正直一句。』蓋惡必清，使歸君職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爲論。』按就義言，則文與史分，就廣義言，則史亦文之一體，三長之要，固無間文也。

凡爲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禮記曲禮：『臨文不譁。』孔疏：『就廣義言，則史亦文之一體，三長之要，固無間文也。』

非修德之謂也。論語憲問篇：『修己以敬。』孟子：『盡其心，知其性，知天。』

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論語里仁爲美，夫子之

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禮記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樂記：『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

而無過不及之病。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寬容者，必以人有誤失，從而寬容之，若推己及人，則其是非

地，故成見孔多，爭議日出，此孫卿所以著解蔽之篇也。與

嗟乎！知德者鮮，論語衛靈公篇：『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此用其語。

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

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殿本三國志目錄考：『史家之例，帝曰本紀，臣曰列傳。始自馬遷，迄於班固，皆書則以

蜀，十六國年表載：『歷代未之有改也。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并無列傳之目，不別異與蜀則不得不得釋言，以及魏、甘、二史列記論三國志書法及下引提要皆詳之矣。若就目錄而論，則曹氏稱帝，劉氏稱主，吳氏稱王，餘皆名之，

其用心固不難求索，然並無「紀綱」之文，考諸已明言之實據此語微誤。**習鑿齒爲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唐志：「漢晉春秋四十七卷，習鑿齒撰。」晉書本傳：「鑿齒之文，考諸已明言之實據此語微誤。」

習以宗室爲正統，魏武雖受漢禪，而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史通補遺云：「鑿齒以魏爲舊國者，蓋定邪正之端，明順逆之理耳。」又直晉篇亦稱爲「近古之遺直」，其謂今佚春秋或作編春秋者，晉簡文太后歸阿春，則人避之而改也。

司馬通

鑑仍陳氏之說，通鑑漢獻帝紀後即續以魏文帝紀，蓋初二年附論曰：「三代以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氏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爲國。」

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懷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經生勝，以爲爲國位。在木火之間，而而不王，於是正國之論興矣。臣今所述，止欲就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播亂世反肅正也。正國之際，非所敢知，然

天下靡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日月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周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藉此而年號有正開之辨也。昭烈之於漢，蓋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

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此，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朱子綱目起而正之。**朱熹要典詩曰：「晉史自晉興後，實虛更張。」故其後實治通鑑以爲綱目，起而正之。綱目即退曹氏爲魏主，改以昭烈帝補嗣獻帝，而曹昭烈皇帝車武

元年，劉友登綱目書法云：「大書車武何，紹昭烈於高光也。」魏建立，吳劉璋，魏烈觀中山靖王之後，名正曹順，舍此安歸綱目，起而正之。而大書之，然後正國順逆各得其所，故曰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原注：「太晉魏晉漢晉春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告子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智也。」又公孫丑篇：「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不應陳氏誤於先，而司馬再誤於後，而習氏與朱

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今古之譏國志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晉，則不知起古人於

九原，禮記檀弓：「檀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肯吾心服否邪？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

曹魏之禪讓，賈文：「點」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

爭天統也。原注：「此說前人已言。」按朱彝尊尊魏論云：「綱目紀年，以車武接建安，而後得統之正，然百世之下可謂其在當時，蜀入於魏，魏歸於晉，晉既仕晉，安能獨尊蜀以干大統乎？」四庫總目三國志提要：「其書以魏爲正統，至晉魏晉作漢晉春秋，始立吳蜀自

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

柳宗元答韋中立書：「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

弛而不謹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僻而驕也。」

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卽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

易說

卦：「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漢書董仲舒傳：「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儒者之旨，在乎以人法天，故自來皆以天人性命爲道之所有，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道，可爲證也。」然文繁而不可殺，春秋傳二十二年公羊傳：「春秋詞繁而不殺者，正也。」注：「殺，省也。」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

一言以蔽之矣。

論語爲政篇：「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夫

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

前人論文，皆言本經，而文史通義易致篇云：「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

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是此云文辭出史，史已包經，與古亦不悖也。

夫識生於心也，才出於氣也。學也者，凝心以養氣，鍊識而成

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

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詩大雅文王篇：「緝熙文王，於緝熙敬止。」毛傳：「緝，義也；緝，熙，光明也。」

其爲義也廣矣。今爲

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爲文德之敬而已爾。

文史通義別有史德篇，立說相類，其略曰：「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

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著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雖然）猶未足以盡其理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蓋欲爲其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觀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克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此皆至精之論，學者

不可不致其思也。本節論文德之敬。

謹案，自王充發文德之論，一再傳後，而有章氏此篇，後出轉精，可謂無餘蘊矣。今細釋之，則諸家之說各有所據。若論衡所言，蓋以文之外形內情，要當符會，世風日漓，則言多過實，夸誕日甚，則文轉無功，其義似取之論語及法言，論語雖也，備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法言吾子篇云：「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事勝辭則仇，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是言足容德之藹矣。』」文質之說，蓋以三代與周而文繁折中，其義非專論文學，若專辭之說，則揚子本孔氏而推衍之，蓋漢賦大行，勸百風一之嘆，以應時尙者也。其云「稱則經」，即「彬彬」之謂也。其云「足言足容」，即左傳引孔子「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之謂也。夫拙如是，乃於文義密附，內外一致，得其本然，而無過實，實實所謂「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之說，亦從此而生，其義深矣。然論衡主文質彬彬，法言雖主事辭相稱，復謂事之尙遠，論衡乃專斥繁文麗辭爲無文德之機，而不復有病質之言者，則以自戰代以還，文勝已久，反於淳樸，實爲要圖，故二賢皆以此爲戒耳。至楊憲彥頗之推之所論，則以古今才士，雖有高文，罕見至德，故綴翰之徒，當以道德文章並重，論語學而篇云：「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道德爲先，文章爲末之說，顧炎武與友人書云：「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讀此一言，便想應酬文字，所以美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又日知錄云：「詩云：『巧言如簧，顔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爲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爲，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爲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此爲文章必折衷於道德之說，又可補楊頗之所未及者也。

前乎章氏之論，略如上述，持較本篇，則其異同可得言焉。蓋王充之所謂文德，則形容情文之宜稱也，楊憲彥之所謂文德，則作者道德文章之當並重也，實齋之所謂文德，則隨文態度之必敬以懇也，而其要歸，則「修辭立其誠」一語足以括之。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凡此皆言哲理，而其道通乎藝事，夫從容中道，則文質彬彬，而無過與不及之病矣，誠而有物，則言行如一，而無巧言亂德之失矣，盡人成物，則隨文必懇矣，擇善固執，則隨文必敬矣，此餘杭先生論文，所以據斯語爲宗也。魏文帝書歎文人類多不謹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今世風俗偷薄，尤勝曩時，故文術之衰，亦超前代，揚子法言以言爲心聲，書爲心畫，蓋盡而現實，有不可掩者，其影響小者及乎個人，大者及乎國族，有志斯文者，庶可不立誠慎始，以事修厥德哉。

質性章學誠

前人尙論情文相生，世說新語文學篇：「孫子利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懷然，增伏鬱之重。』」由是論家喜論文情，不知文性

實爲元宰。莊子養生主篇：「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釋文：「縣，音玄。」老子：「有真宰足以制萬物。」莊子齊物論：「若有真宰，可特不得其朕。」文性：「皆其體也。」此以情性分實，似受宋儒理氣論之影響，以爲情者性之所形，性者情之實也，故曰實性。

不別，如文心情采篇云：「三曰情文，五性是也。」又云：「文實附乎性情。」又云：「文采所以飾言，而辭麗本於情。」皆其體也。此以情性分實，似受宋儒理氣論之影響，以爲情者性之所形，性者情之實也，故曰實性。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楚人有賣其珠于鄭者，爲木蘭之櫃，綴以珠玉，飾以玫瑰，絢以翡翠，則人買其櫝而遺其珠，此可謂善賣櫝，不可謂善賣珠也。」撰質性篇。韓非子難言篇：「據教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性實，則見以爲鄙。」實性字本此，楚辭遠遊：「質非薄而無因兮，王逸注：『實性鄙陋，無所因也。』又七諫初放：『實語訥謏，今又無遺補。』王逸注：『言已實性忠信，不能巧利辭令，言語訥謏，復無遺友黨輔。』亦皆以質性字連文本節序。」

洪範三德，正直協中，剛柔互克。周書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愛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疏：「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強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直道；二曰剛克，言剛強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治之，強暴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之。既言三德，強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沈深而柔剛矣，而有剛，能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強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按章氏此篇，重在質性之辨，以爲正直即中行（故云協中），剛即狂，柔即狃，故不用傳疏之義也。

以劑其過與不及。說文：「劑，齊也。」論語子路篇：「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邢

是約天下之心知血氣聰明才力，無出於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

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論語子路篇：「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邢

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論語子路篇：「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邢

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論語子路篇：「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邢

也二者俱不得中而性恆一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過過取其恆一也三漢書楊王孫傳一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

然而鄉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譏狂狷則非三德所能約也孔孟惡之爲德之賊蓋與中行狂狷亂而爲四也

論語陽貨篇子曰「鄉原之賊也」一原惡本字孟子盡心篇「九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

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也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擊鳴

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者也有狂又不可得欲得不備不棄之士而與之是獨也注獨同狷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嘒嘒也吾不願行行不願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

人行何爲獨爲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獨於世者是鄉原也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孝恐其亂苗也惡義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己矣義正則民興民興則斯無邪惡矣」

不特僞中行者亂三爲四抑且僞狂僞狷者流亦且亂四而爲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

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邪此謂不特鄉愿可亂中行且狂狷亦分真僞故經文之士尤當立誠論語陽貨篇「子曰「古者民有三

而已矣」一狂狷狂也狂者則爲狂也矜廉狷也狷者則爲狷也論語子路篇「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禮記經解篇「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又曰「詩失之愚」則愚而直者其於中行亦庶幾近之若愚而詐者則鄉愿之流也此蓋本聖意而推衍之

孟子之

論知言以爲生心發政害於其事孟子公孫丑篇「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發於其言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吾蓋於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爲書莊子天下篇「以卮言爲曼

言之旨可弗論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盡無謂而按以三德之實則失其本性而

無當於古人之要道，所謂似之而非也。

文史通義辨似篇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言者心之聲，善觀人者，觀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託於善也。善觀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

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謂誠也。夫言不由中，如無情之訟，靜而情易見，非君子之所患也。學術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為之言也。求其所以為言者，咫尺之間，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按辨似論其迹，實性原其心，二者互為表裏，其義一也。

學者將求大義於古人，而不於此致辨焉，則始於亂三而六者，究且因三偽而亡三德矣。嗚呼！質性之論，豈得已哉！本節論辨三篇存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

易家人象：「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王注：「君子以言必有物，而口無擇言，行必有恆，而身無擇行。」

書曰：「詩言志。」

見今本虞書舜典，孔疏：「作詩者自言已志，則詩是言志。」

吾觀立言之君子，歌詠之詩人，何其紛紛邪？

廣雅釋詁：「紛紛，衆也。」

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

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即其所謂物與志

也。然而自此紛紛矣。

白居易與元九書：「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日知錄：「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

按二家之說，所遺未必盡同，要以爲文當具此物此志而不作無病之呻吟爲主，與章氏意合，本節論言中無物之弊。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於性天，

性天謂性與天道，論語公冶篇：「夫子之自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趣必要於仁義，稱必歸於詩書，

禮記樂記：「要其簡要。」注：「要猶會也。」仁義詩書，見文德篇注引韓愈台李觀書。

功必及於民物，

張載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堯舜而非桀紂，

莊子大宗師：「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尊孔孟而拒楊墨，

孟子滕文公篇：「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實性

不能易也。孟子滕文公篇「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與吾言矣。」求其所以爲言

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於賓筵，聞者以謂肄業及之也。春秋文四年左傳「衛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

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者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則天子當賜，爵侯用命也，雖侯敬王所愧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彤矢百，玃弓矢千，以覽報宴，今陪臣來獻，蓋好，君辱賜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或曰：宜若

無罪焉。孟子滕文公篇「公明儀曰：『宜無罪焉。』若無罪焉，此用其語。」然而子莫於焉執中，孟子盡心篇「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

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勢道也，舉一而廢百也。」鄉愿於焉無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

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韓非子說林篇「魏子曰：『虛文詔校曰：『馳逐同。』』」狂者東走，（王先謙校曰：「趙本狂作往。」）逐者亦東走，其東走雖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

也。察之觀斯人之所言，其爲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本節論貌似中行實則鄉

察之

豪傑者出，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實有志焉。詩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是此物即此志，以志爲詩，則言有物矣。物不得其平則鳴也。韓愈送孟東野序「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觀其稱名指類，易繫辭「其稱名也小，其取類

大，舉類迥而見義遠。」或如詩人之比興，文心雕龍比興篇「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義以擬議，起情故

之志有二也。」或如說客之諧隱，文心雕龍諧隱篇「諧之言諧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好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王好樂，而宋玉賦好

稽以其辭雖順國意，歸義正也。讀者雖也，避辭以隱意，語皆以指事也。昔遷社求孫於楚師，喻發弁而釋夢，叔孫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發伍舉而荆王以大鳥齊客，微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馬，咸文體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於紀傳，大者與治濟身，其次窮達曉夢，蓋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與夫情辭可相表裏者也。」
卽小而喻大，漢李廣傳：「謬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弔古而傷時，嬉笑甚於裂眦**，史記項羽本紀：「項羽上指，目

既盛，**悲歌可以當泣**，樂府古辭悲歌行：「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宋祁筆記：「柳子厚云：『嘻笑之怒，甚於裂眦，長歌之哀，過於慟哭。』」**誠有不得已於所言者，以**

謂賢者不得志於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司馬遷任安書：「蓋西伯伯而窮周鼎，仲尼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

韓非囚秦，說離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蓋其旨趣不出於騷也。史記屈原列傳：「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爲

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意，故述往事，思來者。」見現本字。蓋其旨趣不出於騷也。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練於辭

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原。平，楚之同姓也，方正之不容

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騷。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

父母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諫人聞之，可謂窮矣，而見疑，忠而獲謗，能無怨乎？屈

平之作騷，蓋自怨生也。屈子發憤，卒以自沈，斯謂之至矣。故舉以概其餘，而曰旨趣不出於騷。**吾讀騷人之言矣：『紛吾有**

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離騷句，朱駿聲離騷補注：「能，離之假借字。」按能離古字通，離沙，「非俊騷」
離騷，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其志潔，其行廉，皜然泥而不滓，雖與日

月爭光，可也。」均見史記。此賈之所以弔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史記屈原賈生同傳：「蓋史公以二人之心迹相類也。」賈傳云：「天子憐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
賈生既辭，往往行，聞長沙卑濕，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賦文載傳，不錄。**斯皆三代之英也。**史記遷運：「孔子

直作牢，章昭曰：「澤，澤也。」是二字音近義同，今通以指不平之過矣。

而茫然也。嗟窮歎老，人富貴而已貧賤也，人高第而已擯落也，投

權要而遭按劍也，史記蘇秦列傳：「韓王勃然作色，橫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

爭勢利而被傾軋也。爲是不得志，而思託文章於

騷雅，以謂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論語雍也篇：「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所謂「齊心同所願，含意猶

未伸」者也。二句古詩之文，見文選原詩：「猶」作「俱」，當據正。

夫科舉擢百十高第，唐時取士，科目甚多，故曰科舉。宋用括帖，明清用八股考試，亦仍其名，其得中者謂之及第，名列前茅者，則稱高第。必

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弔湘江，江不聞矣；吏部敘千百有位，必有盈萬屈原，搔首以賦天問，

王逸天問章句序：「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書問天，天寧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險巇，嗟號吳楚，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儵儵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徘徊，休息其下，仰見圖畫，伏讀其辭，呵而問之，以深憤懣，舒泄愁思。」

天厭之矣。論語雍也篇：「夫子矢之曰：『予手』」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孟子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類，故太甲于桐，氏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因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吾謂牢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

無屈、賈之志則鄙也。然而自命爲騷者，且紛紛矣。本節論似猶實爲之弊。

有曠觀者從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後漢書馬援傳：「介介獨耿介也。」耳。注：「介介，獨耿介也。」

吾有所言，吾以適吾意也。人以

吾爲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爲然，吾不愠也。論語學而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說文：「愠，怒也。」

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

明也；人我之意見，不欲其過執也。必欲信今垂後，又何爲也；有言而啓人爭，不如無言之

爲愈也。

莊子齊物論郭注曰：「夫自淮南子說山篇：『一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是其宗旨，蓋欲託於莊周之齊物也。」

莊子齊物論郭注曰：「夫自淮南子說山篇：『一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是其宗旨，蓋欲託於莊周之齊物也。」

莊子齊物論郭注曰：「夫自淮南子說山篇：『一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是其宗旨，蓋欲託於莊周之齊物也。」

莫不肯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夫物我兩忘，則不齊之齊，法執既破，則自適其適，莊生消搖曳尾自適，斯狂之至矣，故亦舉以概其餘，而謂託旨於齊物也。

吾聞莊周之言曰：內聖外王之學，暗

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術將裂也。

莊子天下篇：「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以自適其適，而不知其所以然。」

大體道術將裂

寓言十九，卮言日出。

二語見寓言篇郭注云：「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又云：『夫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惟欲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

然而稠適上

遂充實而不可以已。

天下篇：「勞瘁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茫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

從釋文衍：「不以解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謹是非，以與世俗處，其齊雖環環，而適於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厥能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本也，弘大而闊，深闢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才不竭，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則非無所持，而漫爲達觀以略世事也。

道家之學，無爲而無不

爲，今世妄人，或斥爲消極，所謂一孔之見也，即如上引天下篇文，乃莊子自道其道，王夫之莊子解謂其「以不離於宗之天人自命，而謂內聖外王之道皆自此出」是也，餘杭先生之數人也，亦謂爲「玩老莊之大體，識經史之宏規」，然則道之與儒，其理相成，其非中無所持，漫爲達觀之說，益

今附莊而稱達者，其旨果以言爲無用歟？雖其無用之說可不存也，即其無用之說，將

以垂教歟？則販夫皁隸，

春秋昭七年左傳：「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僚，僚臣僕，僕臣隸，隸臣皂。」

亦未聞其必蘇有用

也。

莊子齊物論：「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萌生乎？」注：「萌，求也。」

角戢戢，

詩小雅無羊：「爾羊來思，其角濇濇。」傳：「濇，亦作戢。」何嘗欲明古今之是非，而執人我之意見也哉？怯之所

以勝勇者，力有餘而不用也；訥之所以勝辯者，智有餘而不競也。

老子「大勇若怯」又云「大勝若訥」莊子齊物論「大勇不伐」又云「大辯

不言，齊此所本也。

蛟龍戰於淵，而螻蟷不知其勝負；虎豹角於山，而豺狸不知其強弱。乃不能也，非

不欲也。以不能而託於不欲，則夫婦之愚可齊上智也。

禮記中庸「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然而遁其

中者，又紛紛矣。

本節論似狂實偽之弊。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繫辭

陽變陰合，循環而不窮者，

史記高祖本紀「三王之述者，循理而後施。」

天地之氣化也。人

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爲聰明睿智，毗陰毗陽，

莊子在齊語「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陽並戰，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

是宜剛克

柔克，所以貴學問也。

學問變化氣質，有補偏救弊之功也。

驕陽診陰，

莊子大宗師「陰陽之氣，有沍其心」漢書五行志注「診，審也。」

中於氣質，學者不能自

克，而以似是之非爲學問，則不如其不學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莊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

汶，

楚辭漁父「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

精神相往來，而不傲睨於萬物，進取之狂也。昔人謂莊、屈之書，哀樂過人，蓋言性不可見，

而情之奇至如莊、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鄉愿者流，託中行而言性天，剽僞易見，

史記貨殖列傳「一吏則族」

理一則謂劫取也。

不足道也。於學見其人，而以情著於文，庶幾狂狷可與乎。

此言中行本於性，狂狷操乎情，文性既不易得，則文情之真者，亦有取焉耳。

然而命騷者鄙，命莊者妄。狂狷不可見，而鄙且妄者，紛紛自命也。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

氣也，累於陰陽之間者，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易豐象：「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才情不離乎血氣，無

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陶、舞、慍、戚，禮記檀弓：「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舞，舞斯歌。」一身之內，環

轉無端而不自知。雖夫子憤樂相尋，見文學總略緒注引論語。不過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

通。大約樂至沈酣而惜光景，必轉生悲。史記滑稽列傳：「樂極生悲。」而憂患既深，知其無可如何，則反爲曠

達。屈原憂極，故有輕舉遠游，餐霞飲瀝之賦。楚辭遠游：「悲時俗之迫隘兮，願輕舉而遠游。」又：「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案遠游，又遠游篇，世多以爲非屈子之作，然實寓於

此，初不措意。文吏通義說林篇曰：「莊周讓王，漁父諸葛，辨其爲實，屈原招魂大招之賦，爭其爲玉爲楚。」莊周樂至，郭注：「忘歡而後樂。」

此初不措意。文吏通義說林篇曰：「莊周讓王，漁父諸葛，辨其爲實，屈原招魂大招之賦，爭其爲玉爲楚。」故有後人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之悲，此亦倚伏之至

理也。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若夫毗於陰者，妄自期許，感慨橫生，賊夫騷者也。毗於陽者，猖狂無主，

動稱自然，賊夫莊者也。論語先進篇：「賊夫人之性。」邢疏：「賊，害也。」然而亦且循環未有已矣。本節剖判性情，而側重於偽狂偽狷之辨。

謹案：此篇崖江何氏鈔本題「莊騷」，蕭山王氏編目題「性情」，通行本則作「質性」。王宗炎復章氏書云：「質性篇題欲改文性，亦似未安，不知竟題性情乃得。」（原注：「質性」二字，亦近生誤。）「憂至樂至者，情也，毗騷毗陽者，性也，能性其情則利貞，即狂狷之適於中行，似與尊尊命

意較合。」據此，知當日命題頗費斟酌，蓋其論既發人之所未發，則求題者之譏辭，亦較難耳。今細尋大旨，雖在性以取情，中行以取狂狷，欲學者之去三偏，存三德，而尤側重爲狂狷之辨。蓋此二者爲人之所易忽，而厥害尤烈耳。標舉實性，所謂反身而誠，二字出韓非，是辭注復遵用之，亦非如王氏復書中所謂「近生誤」者，後之覽者，勿事更張可矣。

前篇論文體已甚精微，若此篇則尤爲指本之談。蓋德者義象，性者本根，判其文以敬惡，尤不若判其心以誠僞也。然誠僞之判，昔人卽以爲難。元好問詩云：「心盡心聲幾失真，文章寧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蓋其一例。至崑山顧氏則申孟子知言之旨，日知錄曰：「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慚，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僞，卽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乘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噤，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或，辭之獲，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鰥魚之微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揚而爲言者，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時曰：「盜曹孔甘，亂是用饒。」夫鏡情僞，辨盜曹，君子之通，與王之事，莫先乎此。」案知言之說，孟子原與養氣連言，其論浩然之氣，謂「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又謂「配義與道，無是段也，是樂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是養氣乃能知言，集義乃能養氣，又謂「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是存誠乃能集義，此其究竟義也。故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蓋惟誠乃明德，明德即微而知者也。由斯而言，則知言之與修辭，文性之與文德，雖或有人我之分，內外之別，一是皆以立誠爲本矣。

文史通義又有辨以誠名，較異三篇，立論亦均與本篇相發，辨似篇前已略引。誠名篇曰：「好名之人，務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於中之所謂誠然也。風尚循環，如春蘭秋菊之互相變易，而不相礙也。人生其間，才質所優，不必與之適合也。好名者，則必屈曲以徇之，故於心術多不可問也。學問之道，與人無忤忌，而名之所趨，忤忌有所必至也。學問之道，與世無矯揉，而名之所在，矯揉有所必然也。故好名，德之賊也。」又曰：「古人於學求其是，未嘗求異於人也。夫子曰：『儉，吾從和，泰也。』雖遠來，吾從下。」聖人方且求同於人也，有時而異於衆，聖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聖人莫能異也。賢智之士，深求其故，而信其然，庸庸未嘗有知，而亦安於然，而負其才者，衆與庸庸同其然也，則故矯其說，以謂不然，凡求異於人者，由於內不足也，自知不足，而又不勝其好名之心，斯欲求異以加人，而人亦卒莫爲所加也。內不足，不得不矜於外，實不至，不得不驚於名。又人情之大抵類然也，以人情之大抵類然，而求異者，固亦不免出此，則求異者，何嘗異人哉。特異於墮落之君子爾。如上所論，前者姊妹爲同，則好名以趣時，鄉愿之流也。後者察察爲異，則好名以矯說，僞狂僞狷之流也。其不衷於立誠之旨一也。方今道術久衰，趨時矯說之徒，盈天下，故不特文章一端受其弊害而已。貴之君子，盡以起衰救敝爲已任乎。

卷
下

文賦 陸機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

論語述而篇：『我欲仁，斯仁至矣。』

夫放言遣

辭，良多變矣。

漢書藝文志：『辭，賦也。』

妍蚩好惡，

後漢書趙壹傳：『妍蚩，好惡也。』

可得而言。每自屬文，

漢書兒

屬文，師古曰：『屬，綴也。』

尤見其情。

黃先生云：『此言觀他文，既知其用意，自作文則知之愈切。』

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

文心雕龍神思篇：『方其搢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

而易奇，言微實而難巧也。』文選五臣注李周翰曰：『體屬於物，意不似物，文出於意，患謂不及意也。』

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

商書說命：『非知之難，行之難。』文學之事，能重於知，不知而能者有之矣，未有不能而知者也。費

植與楊德祖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試於斷割。』即能以寓知之義，士衡此賦所以爲難者，亦以其能文也。

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

文選李善注：『孔安國尚書傳曰：『藻，水草之有文者。』故以喻文焉。』黃先生云：『先

士盛藻，即前云才士所作也。』

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

五臣注呂向曰：『謂賦成之後，異日觀之，乃委曲盡其妙道矣。』俞正

文選注書後曰：『其說難通，蓋本文係謂他日殆可曲盡其妙。』謂字專寫者倒之耳。本文言賦之所陳，知之非難，而已之才力難副，存此妙旨，真他日殆而驗之，如沈休文言：『如日不熱，只候來哲。』也。』黃先生云：『謂字是發文，此言今以能爲難，他日庶幾能之耳。』案呂說牽強，誠如俞

氏所訓，蓋謂學者從俞說本師說耳。』

至如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

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

詩風伐柯：『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傳：『柯，斧柄也。』疏：『執柯以伐，其法不在遠也。』

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

文心雕龍序志篇：『按神文猶之場，環結漢禮之所，亦幾乎備矣。』

神思爲貴，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本節賦序。

佇中區以玄覽

此文「佇」久立也。一若子「游」玄覽。河上公注「心玄」冥之虛。覽知萬物故謂之玄覽。中區謂宇宙之中也。

頤情志於典墳

典墳「典」與「吉」同。頤養也。春秋昭十二年左傳「是能讀三墳五典」

續引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此以通指古籍也。

遵四時以歎逝

士衡別有賦時歎逝二賦。

瞻萬物而思紛

李善曰「遵」也。得四

時而歎其逝往之事。攬視萬物盛衰而思慮紛紜也。

悲落葉於勁秋。嘉柔條於芳春。

文心雕龍物色篇曰「春秋代序。陰陽舒暢。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濃。天高

氣清。陰沈之志遠。鬱鬱無垠。料難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

心懷懷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

李善曰「懷」苦浮雲。志如秋霜也。舞賦「氣苦浮雲。志如秋霜。」

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

士衡祖述父抗。抗與名臣。唐太宗晉書陸機傳論所謂「雅考重先式懷先德之作。故僕信慕江南賦序曰「隨機之辭賦。先陳世德。」游文章之林府。如林木。當知府庫也。」嘉麗藻之彬彬。

李善曰「包咸論語注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

慨投

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先士盛藻。誦習既久。作文利書。漸有微知。因投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旁訊。

李善曰「收視反聽。皆不視聽也。耽思旁訊。靜思而求之也。毛萇詩傳曰「耽。猶之久。」

在虛靜。疏淪五臟。澡濯精神。亦謂求靜為運思之初步。蓋惟不擾於物。乃能體物也。

精驚八極。心游萬仞。

李善曰「精。神與也。八極。萬仞。言高遠也。淮南子曰「八極之外。乃注一驚馳也。文心雕龍神思篇「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怡然動容。視通萬里。」心神虛靜。則思無不通。理無不決。無復時空之限制也。

其致也。情曠曠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

李善曰「致。至也。曠。廣也。曠。欲明也。說文曰「昭。明也。」此謂宇宙物象。以虛靜之心神觀之。則視焉而明。擇焉而精。無復平庸雜亂之患。

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

羣言。謂諸子百家。六藝。謂六經也。袁守定估學

說「陳同甫在太學論作文之法曰「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此即昌黎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也。為文直錄舊籍。則人讀之為尋常。若其如真賦子也。亦曰皆鈔。言其如鈔寫吏也。文賦云「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必如此乃為食古而化。」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神理氣味者文之精

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會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過其粗，中而過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案姚氏所論為文八法，雖與本篇有殊，然隱隱滋滋，亦猶是遺粗御精之旨，可參證也。

下泉而潛浸。

李善曰：「刺秦美新曰：『故秦天淵之間。』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毛詩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黃先生曰：『二句須聯沈辭以下解之。』

浮天淵以安流，濯

銜鈞而出重淵之深。

李善曰：「佛克難出之貌。」

浮藻連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

李善曰：「聯翩，將墜貌。」王陽周易注曰：

「翰鳥飛也。」說文曰：「繳，生絲織也。」謂纒繫端矢而以弋射。一曾，層本字。此謂文思由揚而之抑也。或墮或顯，或揚或抑，文術多門，初無定致，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以魚鳥喻辭藻，而以釣弋喻思慮之為用也。

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

之遺韻。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遺韻，猶云流風餘韻。張璠選學圃言：以聲韻之韻緯之，非也。周齊王褒庾信傳：『王之所云未嘗不秀耳。』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披，開也。左傳文十六年注：『振，發也。』五臣注：『張綽曰：『朝華已之夕秀耳。』』

文所云未啓之夕秀耳。

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

文選釋賦注：『披，開也。』左傳文十六年注：『振，發也。』五臣注：『張綽曰：『朝華已之夕秀耳。』』

生曰：「收百世之闕文，四句皆通變也。」

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

文選北征賦：『聊須臾以優游。』注：『須臾，少時也。』胡昭璞文選注：『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

即摘遺粗則須臾一瞬，玄珠已復在握，不勞多及也。本節論構思之況。

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

袁守定估學叢談：『凡構思之始，衆妙紛呈，茫無統紀，必擇其意實氣。』

抱景者咸叩，懷響者

畢彈。

五臣注：『呂延濟曰：『謂物有抱光景者，必以思叩觸之而求文理。』』

或因枝以振

葉，或沿波而討源。

文心雕龍附會篇：『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求綱領，獨萬餘於同歸，貞白附會之術也。』

末及本此及下共八句，後皆一正一反。

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

照則難顯則易，隱則難易則顯。

或虎變而獸

擾或龍見而鳥瀾。李善曰：「周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擾，馴也。莊子曰：『君子尸居而龍見。』大波曰瀾。『胡紹漢曰：『按瀾之言，漢故也。』本書洞篇賦注：『瀾，分散也。』遂言爲瀾，蓋言曰：『此言龍見而鳥散也。』案二語喻文章之辭義或本根

既立而枝葉悉歸附，或本根雖具，而枝葉仍屬支離，舊解似皆未諦。或安帖而易施，或岨嶇而不安。李善曰：『安帖，易施貌。王逸注辭序曰：『義多和義，事不而安帖，岨嶇，不安貌。楚辭曰：『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

組錯而難入。』三句以上，以喻辭序之易，下以喻部勒之難。皆後篇情多悔，率意重尤之論。盤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李

曰：『周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二句即昭明所謂事出沈思也。』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說文：『挫，折也。』萬象森列，惟心澄實，終者得以殺之。始鄴獨於

燥吻，終流離於濡翰。李簡翰曰：『鄴獨不達我。』李善曰：『流離，津液流貌。毛萇詩傳曰：『濡，漬也。』漢書音義：『章昭曰：『翰，筆也。』文心賦曰：『二句即昭明所謂事出沈思也。』

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李善曰：『言文之體，必須以理爲本，垂條以樹也。』呂延濟曰：『質猶本根也，爲文之理，必先扶持本根，乃立其幹，請先樹理，次擇詞也。故如垂條而結葉繁茂也。』范曄中興詩話：『情者

一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推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文心賦：『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大本也。』又附言：『夫才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

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擢振金玉，駢贅可否，以裁厥中，斯經思之恒數也。』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殷石曜曰：『此謂誠中形外，表裏如一也。』思

涉樂其必笑，言方哀而已歎。文心賦：『涉樂則笑，談歡則笑。』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李善曰：『觚，木之

青，猶今之簡也。急就章曰：『急就奇觚。』論語曰：『子路事爾而對，『爾謂莊也。』王逸注辭序曰：『致毛爲毫也。』毛詩曰：『矚者貌。』毛詩曰：『矚然不入。』此謂爲文構思，雖有常軌，而或或遲速則無定程。文心賦：『神思篇：『職事之士，心總要術，敏在虛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觀既

路，鑒在既後，研慮方定。』是其大較也。本節詞謀篇之始，部署意辭之事。

伊茲事之可樂，李周翰曰：『伊，維也。』固聖賢之所欽。典論論文：『蓋文章經國之大器，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

於舊得，不假長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忽務，不以虛樂而加思，聖賢所欽，殆此謂也。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說文：「課，試也。」李善曰：「春秋既

題辭曰：「虛生有形。」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二莫才定估，舉遺談，凡枯頹之始，心與理冥，略無所觀，思之則出，深思則愈出，陸平原所謂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也。黃先生曰：「二句極狀用意之精微。」

函縣邈於尺素，吐滂

沛乎寸心。李善曰：「毛詩傳曰：「函，含也。」五臣注曰：「縣，邊也。」又心雖微，才略猶深，辭務繁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即為此語發。殷石隱曰：「四句謂尺素雖短，而函義則多，寸心雖小，而吐辭則巨，故能廣博以傳久行遠，深思以窮理盡性也。」

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

李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於大

也。」又心雖微，才略猶深，辭務繁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即為此語發。殷石隱曰：「四句謂尺素雖短，而函義則多，寸心雖小，而吐辭則巨，故能廣博以傳久行遠，深思以窮理盡性也。」

播芳蕤之馥馥，說文：「蕤，草

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森豎，鬱雲起乎翰林。

呂向曰：「粲然如風飛，森然如雲起，翰林，文苑也。言林者，華盛貌。」案郭璞游仙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又心雖微，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又云：「思風發於胸臆，首泉流於唇齒。」皆同。離騷云：「來吾道夫先路。」是士衡所本也。本節與贊文德。

體有萬殊，物無一量，李善曰：「文章之體，有萬殊之殊，中衆殊之形，無一定之量也。」按此言文體之殊途，由於物象之有別，風格之屬通，由於情志之無方，李注明而未融。

紛紜揮霍，形難爲狀。

李善曰：「紛紜，亂貌。」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

廣雅釋詁：「程，量也。」李善曰：「衆辭俱濟，若程才效伎，取捨由意，類司契爲匠。」老子曰：「有德司契。」黃先生曰：「二句與理扶實，二言相贊，明神補。」

在有無而儼俛，當淺深而不讓。

李善曰：「毛詩曰：「何有何無，儼俛求之。」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案詩谷風原作「祖勉」，猶強勉也。又谷風上言：「既其深矣，方之游之。」即此文淺深字所由出。

辭之有無，感之深淺，所常屈勉，而不讓也。

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

李善曰：「方圓謂規矩也。言文章在有方圓規矩也。」何焯義門讀書記曰：「二句蓋亦張融所謂文無定體，以有體爲常也。」案南齊書張融傳

載其門律自序曰：「夫文章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何蓋指此。

故夫誇目者尙奢，愜心者貴當，李善曰：「其事既殊，爲文亦異，故欲誇目者，爲文尙奢，欲快心者，爲文尙當。」

愜者，辭爲心使，抒修者情爲文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譬吻不滯，則中律矣。」良用篇曰：「隱心而結文，則愜。」觀文而調心，則體奢。」定勢篇曰：「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惠，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采深沈，其旨者，或好辭言，辨白，自當作

句一分彙析體者所習不同所傳各異一知音篇曰「大篇卑雜者實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

言窮者無隘

實先生曰「無」

唯曠

李善曰「言其」疑二字當乙轉」時雖者立設無非淋漓其論通達者

詩緣情而綺靡

李善曰「詩以言志故曰緣情綺靡綺妙

人心理而持之以風上化下使感於無形動於自然故貴以詞掩意託物寄興使吾志曲隨而自達聞者激昂而欲赴其所不及設施而可見施行幽竊矚矚其心遠俗之致亦於是達焉非可快意驕辭自仗其偏頗以供世人之喜惡也自周以降分爲五七言皆賢人君子不得志之所作晉人浮靡用爲談資故入以玄理宋齊游宴藻繪山川梁陳巧思富言閑闕皆知情不可放言不可肆縱而多思實情於文雖理不充周猶可調極詆六朝不解緣情之言疑爲淫哇之語其原出於毛鄭其後成於果巷故風雅之道愈廢一案辨章衆體始於輿論迄文心雕龍而極詳賸本篇十體之說則其中樞也文心原書具在應理至明不更微引惟王氏答陳復心問則純釋士衡之說故以附李注焉

而瀏亮

李善曰「賦以陳事故曰體物瀏亮清明之儔也」王志「賦者詩之一體即今賦也亦隱語而使人諷諫夫聖人非不能切戒臣民

賦體物

君太冲安仁贊述事職用兼詩書其文爛焉要本原以之顯故託體於物而貴清明也

碑披文以相質

李善曰「碑以敘德故文質相半」王志「碑始於戰國碑文則始漢道以文

事故文其表而質存於裏

誄纏綿而悽愴

李善曰「誄以陳事故纏綿悽愴」銘博約而溫潤

李善曰「博約謂事博文約銘以題勒示後故博約溫潤」

以李

箴頓挫而清壯

李善曰「箴以譏刺得失故頓挫清壯」王志「箴當從耳聽故句頓挫」國故論衡辨

頌優游以彬蔚

曰「頌以褒述功美以辭爲主故優游彬蔚」呂向曰「彬蔚華盛貌」王志「後世之類皆應制贊人之文故貴優游不可美譽」以上有頌之文詩之文流專主華飾

論精微而朗暢

李善曰「論以評議臧否以常爲宗故精微朗暢」王志「是非不決論

以明之故必探其精微使朗然而曉」劉勰載文機「文賦云論精微而朗暢」精微以意言朗暢以辭言精微者不惟其難惟其是朗暢者不惟其易惟其通

奏平徹以閑雅

李善曰「奏以陳情敘事故平徹閑雅」王志「奏施者上故必氣平理徹

說煒燁而譎誑

李善曰「說以詭物爲先故煒燁譎誑」王志「說當同人之意改已成之事詭誑之更反於正非尙詐也以上皆無賴之

定勢篇「括蘇雜體功在餘別官商朱紫隨勢各配章義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指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嚴要綴銘碑誄則體範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麗此體範而成就體範而立功者也」說亦與此相類可為參證。雖區

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黃先生曰「邪指直音放指辭音禁邪制放諸體所同一隋書文學傳序曰「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廢典則爭馳新巧其意淺而繁義文匿而晦詞何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義雖亦亡國之音

乎六代末流之弊數語足以盡之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李善曰「文類彙書注曰「冗散也」文心雕龍鑄辭賦禁邪制放之論殆亦洞燭機先者也

取冗長之理也于光華注引方氏云「以上十四句承體有腐弊」按隨靈與兄書云「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欲欲微多」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文章傳張華謂機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于為文乃患太多也」錄載篇亦稱「士衡才俊而辭辭尤繁」是士衡雖知辭達之理終遺繁冗之譏蓋亦「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本節論文辭體式

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李善曰「為物多形故曰多姿文非一則故曰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遺言也貴妍周書王褒傳信

章之作本乎情性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於然殊與書論殊途而取共指要舉其大概莫若以氣為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據六經百氏之英華採屈宋相變之秘奧其詞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微其辭也欲巧然後聲金響擗芝蘭交貫因

其宜繁約適其變機衡經事斟酌古今和而能壯激而能典煥乎五色之成章紛乎八音之繁會大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李善曰「言音聲

迭代而後文章若五色相宣而為緒也爾雅曰「暨及也」又曰「透更也」論衡曰「學士文章其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功」杜預左氏傳注曰「宣明也」黃先生云「後東范沈聲律之論皆遙隔於此實已盡其要妙也」文心雕龍聲律篇「左礙而尋右未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吟吟如振玉辭靡於耳擊案如貫珠矣」黃先生札記云「此與士衡音聲迭代五色相宣之說同指究其治之之術亦用口耳而已無他經巧也」龍雲通流口吻調利「音亦有尋討之功焉非得之自然也」

雖逝止之無常固崎嶇而難便李善曰「言難逝止無常唯情所適以其體多變隨時留難便也逝止猶去留也崎嶇不安貌」楚辭曰「茲舉崎嶇」黃先生曰「二句必聯下文義乃見言音聲無常惟連變者能謂之也」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

以納泉李善曰「言其易也」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相

節者則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韻之內音韻過繁則字之中輕重悉異於達此旨始可言文」此衍連變數次之論者

如失機

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顯

李善曰：言失次也。文心雖謂聲律篇凡聲有飛沈等，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并舉，則雖已而必聯（錯）當作離。沈則聲發而斷，平則聲闕不遠，並統轉交往，逆順相比，近正聲會則往，遠其爲共病，亦文家

之也。此衍失。

後會之說者，謬玄黃之袂紱。

袂，六臣本作「袂」。黃先生曰：「宋釋袂，當作袂耳。」

故渙忍而不鮮。

李善曰：「言音韻失宜，類如之玄黃，誤紱，故認渙忍，而不鮮明也。禮記曰：「朱紱之玄黃，之

以爲輔，故文章。楚辭曰：「切遺認之流俗。」王逸曰：「渙忍，渙也。」案自文賦而後，聲律之說日盛，及永明中而有四聲八病之條，爲文者，幾

乎動輒得咎矣。鍾嶸詩品序嘗評之曰：「王元長創其首，謝朓約其流，三賢成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十流景慕，務爲縝密，變積微轉相

變，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黃先生文心雖謂聲律篇札記亦云：「爲文須論聲律，其說始於魏晉之際，而遺文繁盛可見者，惟十衡文賦數言，

和帶其旨，蓋謂文章音節，須令諧調，本之詩序，情發於聲，爲文爲音之說，稽之左氏琴瑟專章，雖弗聽之之言，故非士衡所極獲也。其後沈約宋自

信，說宮商別清濁，能適職難，齊經重，遂乃譏訶古今文人，謂其多不盡于此處（按見聲律中與諸錫輕重）沈約作宋書，於謝靈運傳後爲論云：「

靈運以來，此說未覩，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其說勇於自舉，而皆若士衡導其先路，所以來轉觸之體也。按指陳厥與沈約書，詳文章原於音

節，疾徐高下，本自天倪，宣之於口而順，聽之於耳而調，斯已矣。典樂教胥子以詩歌，成均教國子以樂語，斯並文於聲音之明說，觀夫虞夏之

斯孔，書諸子之文，辭人之作，雖高下洪纖，列然有殊，至於便體隨利，稱說者，總歸一揆，亦何必拘拘於浮切，斷斷於宮徵，然後爲貴乎。自聲律

之論興，拘者則留情於四聲八病，矯之者則務欲盡棄之，至於信風塵吃而後已，斯皆未爲中道。善乎鍾記省之言曰：「文製本須順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足矣。」斯可謂曉音節之理，遵聲律之拘，本論論文實意巧辭妍，而音聲尤爲詳盡。

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

李善曰：「條，科條也。凡爲文之體，先後皆須意別，不能者，則有此累。」文心雖謂章句篇：「章句放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附專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明，則繩索而無友，事乖其大，則顯露而不安，是以插句忌於顛倒，義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

李善曰：「周易曰：「比輔也。」上二句專論章句之排比，此二句則兼指辭義之權衡。文心雖謂總衡篇：「或義舉而聲悴，或理和而文澤。」與此義同。蓋辭義俱優，內外句稱，斯爲佳文也。」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

此謂文章之道，割愛爲難。仰逼俯侵，辭害義妨，非此章句辭義之不佳也，直以首尾未能一貫，內外未能交融，故不安帖，斯則必當割析，方得全美耳。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

李善曰：「漢書音義曰：「下功曰毫芒。」上功曰最。」鍾玄禮記注曰：「八兩爲錙，漢書曰：「黃鍾之一，當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然百黍重一銖也。李善曰：「一聲類聚：「八兩爲錙，漢書曰：「黃鍾之一，當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然百黍重一銖也。李善曰：「一聲類

物也。漢書曰：「衡平也，平，輕重也。」向秀曰：「惟本從繩則正。」按此二語，繩東上文謂文章苟在鉅衡，則以至當爲主，不可自體其短也。本節論定去留，文術一。

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黃先生曰：「適，當也。讀爲適莫之適。」文心雕龍情采篇：「采，藻辭也。則心理意適。」文以意爲主，說已見前。

極無兩致，盡不可益。李善曰：「言其理既極而無兩致，其言又盡而不可益。」

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

李善曰：「以文喻馬也。言馬四警策而兩致，以喻文章片言而益明也。論語：『子貢曰：『片言可以折獄。』』」

也。劉良曰：「猶以策擊馬，得其警策，一命正。實文賦注書後曰：『說亦難通。』」按即文句警策，即指片言。今文意極摩家所謂提挈警句也。謂之警者，居要能立，謂之策者，篇本編易也。文選傳教舞賦：「僕夫正策。」晉書應劭詩：「僕夫警策。」潘岳西征賦：「僕夫警策。」合此四策，注文選者同之。不知彼三策，道途便御之馬鞭，此云一篇之策，文策警句，各不相涉。此賦此段，無取喻意，忽出一馬鞭，於文爲不辭矣。一文心雖有隱秀傳世，蓋不能煉助世人，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

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殫績。

李善曰：「必待警策之旨，以殫其功也。」

取足而不易。

功多則言可以足志，文可以足實，果寡則不必易也。一篇中有警策語，則功多果寡。

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

李善曰：「千眠，光色盛貌。」

炳若緝繡，悽若繁絃。

李善曰：「說文曰：『緝，紫彩色也。』又『繡，五色彩也。』

必所

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

曩，舊也。謂先士之盛藻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江山物色，千古常新，暗合曩篇，皆有之矣。

雖杼軸於余懷，慄他人之我先。

杼，軸以織也。雖出自己情，慄他人先已也。毛詩：『杼軸其空。』釋文：『說文云：『杼，盛緯器。』」

苟傷廉而愆義，亦雖

愛而必捐。

說文：『捐，棄也。』文心雕龍指瑕篇：「擬同他文，理宜剽革，若非人美辭，排於作據。」以爲己力，實玉大弓，終非其有。金寫則揭，後采則探，按陳書務去，亦非容易。因革之數，惟去甚要耳。卷下機擬篇按語：「本節論戒雷同，文術三。」

或莒發穎豎，離衆絕致。

李善曰：「莒，草之莒也。言作文利害，理雖俱美，或有一句同，平實發穎豎，離於衆辭，絕於致思也。孫卿子曰：『稷鳩爲衆，衆之棄也。』」

常言編標若

類則秀生焉。

形不可逐，響難爲係。

李善曰：「鳴逐下曰：『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

緯。李善曰：「文之綺麗，若絲線相成，言斯句既佳，塊然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能緯也。」

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掃。

李善曰：「牢落，猶遠落也。言思之，心牢落而無偶，掃之意徘徊而未能也。說文曰：『掃，取也。』」

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

李善曰：「韞，無佳偶，因而留之。譬若水石之藏珠玉，山川爲之媚。」

彼榛楛之勿剪，亦蒙榮於集翠。

李善曰：「榛，木也。楛，木也。蒙，榮也。集，聚也。」

亦濟夫所偉。李善曰：「言以此廣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鄙曲，綴於白雪之高唱，吾雖知樂，惡不倫，然且以茲夫所偉也。」

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

李善曰：「短韻，小文也。言文小而事寡。」

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

李善曰：「言寂寞而無友，則寂寞而無友，仰而莫承也。」

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

李善曰：「瘁音，謂悲辭也。靡，美也。言空美而不光華也。」

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李善曰：「瘁音，謂悲辭也。靡，美也。言空美而不光華也。」

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李善曰：「瘁音，謂悲辭也。靡，美也。言空美而不光華也。」

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李善曰：「瘁音，謂悲辭也。靡，美也。言空美而不光華也。」

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李善曰：「瘁音，謂悲辭也。靡，美也。言空美而不光華也。」

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麗，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麗聲無力，是以遺書幾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此云「豐」，即「豐藻克麗」之謂也。振采失鮮，即「振采失鮮」之謂也。救之之道，惟在乎氣，所謂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也。

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李善曰：「妍，謂言麗；蚩，謂言瘠。言麗，則音聲既清，既見妍蚩以成體，則累良質而爲瑕。」玉瑕不掩瑜，雖玄曰：「瑕，玉之病也。」風骨則雄實，文則雅麗，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按士衡世論，音聲瘠之病，而彥和更申徒其氣骨，亦非至文之理。其說尤精，又前云「條栝勿剪，蒙茸與翠者，蓋喻足捷，瑕故相濟無害，此云妍蚩相混，其質爲瑕者，則瑕足累瑜，故必改始佳，此其分別甚微，而至要，學亦宜於此察也。

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李善曰：「其音既瘠，其聲偏疾，升與之問奏，復復相應，而不和聲，杜預左氏傳注曰：「象，類也。」禮記曰：「升歌清廟，下管象。」王肅家語注曰：「下管，堂下吹管也。」武舞也。」本節論言辭無骨，則辭義不諧，文病二。

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李善曰：「上府高祖車文學書：「自魏三祖更命文辭，江左齊梁，其弊彌甚，遺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按如詩之說，則士衡此之所指，乃魏晉以來新奇浮靡之文，又心雖龍虎，而辭則雲霧。」支離構辭，穿鑿會巧，李善其華，固爲事實所煩，設得其理，亦爲浮辭所埋。風十篇云：「誇略舊規，馳騁新作，雖捷巧意，危敗亦多。」定勢篇云：「自近代辭人，率好競巧，原其爲體，詭勢所變，服膺舊式，故穿鑿取新，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取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序志篇云：「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貴異，浮詭詭飾，尚辭，文綺縠，離本離真，將欲說之，說皆與此相發。」

言寡情而鮮愛，辭漂浮而不歸。李善曰：「寡情，謂情少；鮮愛，謂愛少。」李善曰：「說文曰：「玄，小也。」許慎注：「附之他，李善曰：「不歸，謂不歸於實也。」猶絃玄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李善曰：「說文曰：「玄，小也。」許慎注：「附之他，李善曰：「不歸，謂不歸於實也。」南注曰：「鼓琴，猶絃玄之微。」

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呂延濟曰：「諧，謂浮聲；囋，謂浮聲。或有奔馳放縱，其思以求和合，務成嘈囋之聲，以爲美觀。」日偏俗而已。按李善曰：「廣雅曰：「囋，謂也。」偶，偶古字通。此

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呂延濟曰：「寤，從也。」李善曰：「楚客故

日偏俗而已。按李善曰：「廣雅曰：「囋，謂也。」

而防露作一禮記曰一桑間濮上之傷亡國之音也二蓋防露淫風之曲桑間亡國之音竹袁而亡傷亡不合中道故云悲而不雅雅正也梁元帝金縢子立書篇云一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二北齊書文苑傳論云一江左梁末彌依麀醜始自儲宮刑平流俗維德悉具成音故雖悲而不雅此皆足證士衡之說也本館論文衡淫侈則無雅正之德文病四

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蓬雲與兄書曰：「兄承相識不多，不如女史清約耳。」知當時評文自有此語。除煩去濫者，謂剪裁浮詞，而無雜糅也。

闕太羹之遺味同朱

絃之清沉。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

李善曰：「作文之體，必須文質相半，推

古不能備其五聲五味故曰有餘也。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太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鄭玄曰：「朱絃，朱絃也。越，越聲也。疏，疏也。三歎，三人從而歎之。太羹，肉清不調以鹽菜也。遺，猶餘也。」然太羹之有餘味，以爲古矣。而又闕之，是之辭也。」本節論文過實實，則無當鑑之美矣。病五。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

豐約指文辭之簡繁。俯仰指文辭之位置。凡此皆屬
隨手之變。運用存乎一心。故非斟酌而有精妙之情也。

或言拙而

喻巧或理朴而辭輕

此當加修改之功者。文心雕龍神思篇「若情微詭繚，體變遷實，剖辭成孕於巧義，府事或明於新章。」視在於麻姑云未費（費當作貴）杆軸厥功，煥然乃珍，一是其義也。

或襲故而彌新。

或沿濁而更清，

此已得通變之道者。在于知北游。萬物一也。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因故而更新。因濁而更清。蓋以此理也。

或覽之而必察。

或研之而後精。此總束上文。謂其曲盡微情。有一覽卽知者。有精研乃得者。

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

李善曰二王樂七釋
月一邪現豎下亢音

楚節王左氏傳曰一投袂而起一杜預曰一投袂也一張銑曰一文入妙理譬如魯魯者楚節王猶善識興疑相應遺合其聲如一也一

是蓋輪扁所不得言，莊子云：造輪一輪扁曰：『新於徐則甘而不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

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臣

亦非華說之所能精。

李善曰：「王充論衡曰：『徒能華說之教，三華說猶美言耳。』」前既略陳文術文病諸端，本節復申「隨手之舉，其難辭速」之旨，指示學者以不

可拘牽也。

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辭條即文律，謂爲文之法式也。六臣皆以音律說文律，非也。說文：「實，訓也。」李善曰：「禮記曰：「子日：同得一善則學，學服膺，不失之矣。」」練世情之常

尤，識前修之所淑，李善曰：「鍾子章無心曰：『聖得事君子，不識世情。』」尤，非也。趙辭曰：「聖者法乎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淑，善也。李周翰曰：「蘭林時人之常過，乃識前賢之所美也。」按文心雕龍通變篇引桓譚云：「予見新進屬文，美而無採，及見

劉勰言辭，常龜雖溶發於巧心，或受吹於拙目。李善曰：「言文之難，不能無累，雖復巧心潛發，或於拙目受訛，吹，笑也。吹與有得。」與此同意。雖，溶發也。巧心，或受吹於拙目。拙目，受訛，吹，笑也。吹與

「嗤」笑也。嗤與嗤同。嗤嗤從言字得聲，故通用也。說文無吹字，當是吹之誤。說文吹字下云：「吹，鼓笑也。」吹，鼓皆從出得聲，故通。今吹字從山者，山字即出字之訛。此謂賞會之難，難則怪不免遺，彈射也。彼瓊敷與玉藻，數借爲屬，與華也。吹，皆從出得聲，故通。今吹字從山者，山字即出字之訛。此謂賞會之難，難則怪不免遺，彈射也。彼瓊敷與玉藻，數借爲屬，與華也。

詳許慎行文選筆記。李善曰：「瓊敷玉藻，以喻文也。」若中原之有菽，李善曰：「毛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毛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同藁簫之罔窮，與天地

乎並育，李善曰：「若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河上公曰：『橐籥中空虛故能清聲。』」王勃曰：「橐籥，排囊氣樂器。」按此謂前修所淑，隨手可采，終古無絕。」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余掬。

李善曰：「毛詩曰：『終朝采芣，不盈一掬。』」毛詩曰：「終朝采芣，不盈一掬。」李周翰曰：「紛藹，謂繁多也。」黃先生曰：「以上六句，皆世間自有佳文，而作者實難也。」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李善曰：「左氏傳曰：『難』

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按杜注：「挈瓶，汲者喻小智。」論語曰：「同也。」同也，虛空也。尚書：「帝曰：『禹，亦昌言。』」王逸楚辭注曰：「屬，續也。」黃先生曰：「挈瓶自喻，昌言謂古之佳文。」故蹠蹠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李善曰：「左氏傳曰：『蹠蹠，謂多也。』」黃先生曰：「蹠蹠，謂多也。」黃先生曰：「蹠蹠，謂多也。」

莊子曰：「蹠蹠，謂多也。」黃先生曰：「蹠蹠，謂多也。」黃先生曰：「蹠蹠，謂多也。」恆遺恨以終篇，豈盈懷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

笑乎鳴玉。李善曰：「缶，瓦器而不鳴，更蒙之以塵，故取笑乎鳴玉之聲也。文子曰：『蒙塵而欲無恥，可得也。』」李斯上書曰：「蒙塵叩缶。」按玉，玉也。鳴玉，鳴球也。尚書益稷：「擊鳴球。」玉，玉也。叩缶，秦人之俗樂，以自喻。鳴球，先王之雅樂，以喻前修。黃先生云：「以上八句，言古人之文，所鮮佳者，已之文亦復然，即此見士衡之嘆虛，前云：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非知之難，施之難，此節與彼文相應。」本節論文事之難，是

意不稱物，文不逮意，非知之難，施之難，此節與彼文相應。」本節論文事之難，是

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李善曰：「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禮記月令注：『紀，會也。』來不可遏，去不可止。李善曰：「莊子曰：『其來不可御，其去不可止。』藏若

景滅，景，影也。行猶響起。論語述而篇：『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集解引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齊大禹謨：『藏若景滅。』行猶響起。蓋遺吉從逆凶，惟影隨焉。孔傳：『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方天機之駿利，夫

何紛而不理。李善曰：「莊子：『今予勸吾天機。』司馬彪曰：『天機，自然也。』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論衡超奇篇：『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即此意。紛，葳蕤

以馭選，唯毫素之所擬。李善曰：「廣雅：『馭，選也。』多貌。毫，筆也。絲曰素。」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呂向曰：「數數溢目，文章盛也。泠泠，盈耳，音韻清也。」按

此上所傳率意而寡尤。記自序：「太史公留滯周南」亦其證。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李善曰：「仲長子：『言曰：『喜，怒，哀，樂，好，惡，謂之六情。』』語曰：『夫人氣縱則底滯，底滯則志往神留。』

兀若枯木，豁若涸流。呂延濟曰：「兀，若枯木，思不動也。豁，若涸流，思之竭也。情歸於空虛，涸而無水。」覽營魂以探蹟，頓精爽而自求。李善曰：「楚辭曰：『營魂而升。』按營，亦魂也。見老子注：『周易曰：『探蹟索隱，幽深致遠。』左氏傳：『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李善曰：「方音曰：『翳，理也。』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李善曰：「左氏傳：『趙武曰：『范宣子於晉國，竭情無私。』淮南子曰：『人經小害，至於多悔。』論語子曰：『言寡尤，行寡悔，仁人也。』

力之所勤，李善曰：「言文之不來，非予力之所并。國語曰：『勤力一心。』賈逵曰：『勤，力併力也。』文思開塞，李善曰：「文思，開塞也。時繁天機，故或非力之所能及。」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

塞之所由。樂韻：「惋，驚歎也。」李善曰：「開謂天機，駭利，乘謂六情底滯。」按文心雕龍神思篇云：「思理為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至，則神有遷心。」亦極論開塞之理，嗣更申言守靜致虛，即所以調節文心，已見前引，而兼氣清言之尤備。其略云：「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優，再三應讀，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滯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覺懷，遺適以針勢，談笑以藥勸，常弄閒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

刃發如新，淺理無滯，是非胎息之通術，斯亦虛實之一方也。」是開塞之由，雖莫藏於一時，而虛靜之境，當養之於平日，庶幾隨文敘結，可以貫慰矣。本節論文辭之通塞。

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文心雖體性篇「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恢萬里而無闕，通億載而爲津；

小爾雅廣言：「開，限也。」說文：「津，渡也。」黃先生曰：「恢，萬里句，言所得者廣，通億載句，言所行者久。」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貽則來葉，謂垂範後世，觀象古人，謂取法前修。李善曰：「葉，世也。」幽通賦曰：「終得已而貽則。」

詩曰：「子欲觀夏人之象。」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李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南齊書：「命曰：『章義，療惡樹之風聲。』」毛詩曰：「靡風不泯。」毛建曰：「泯，滅也。」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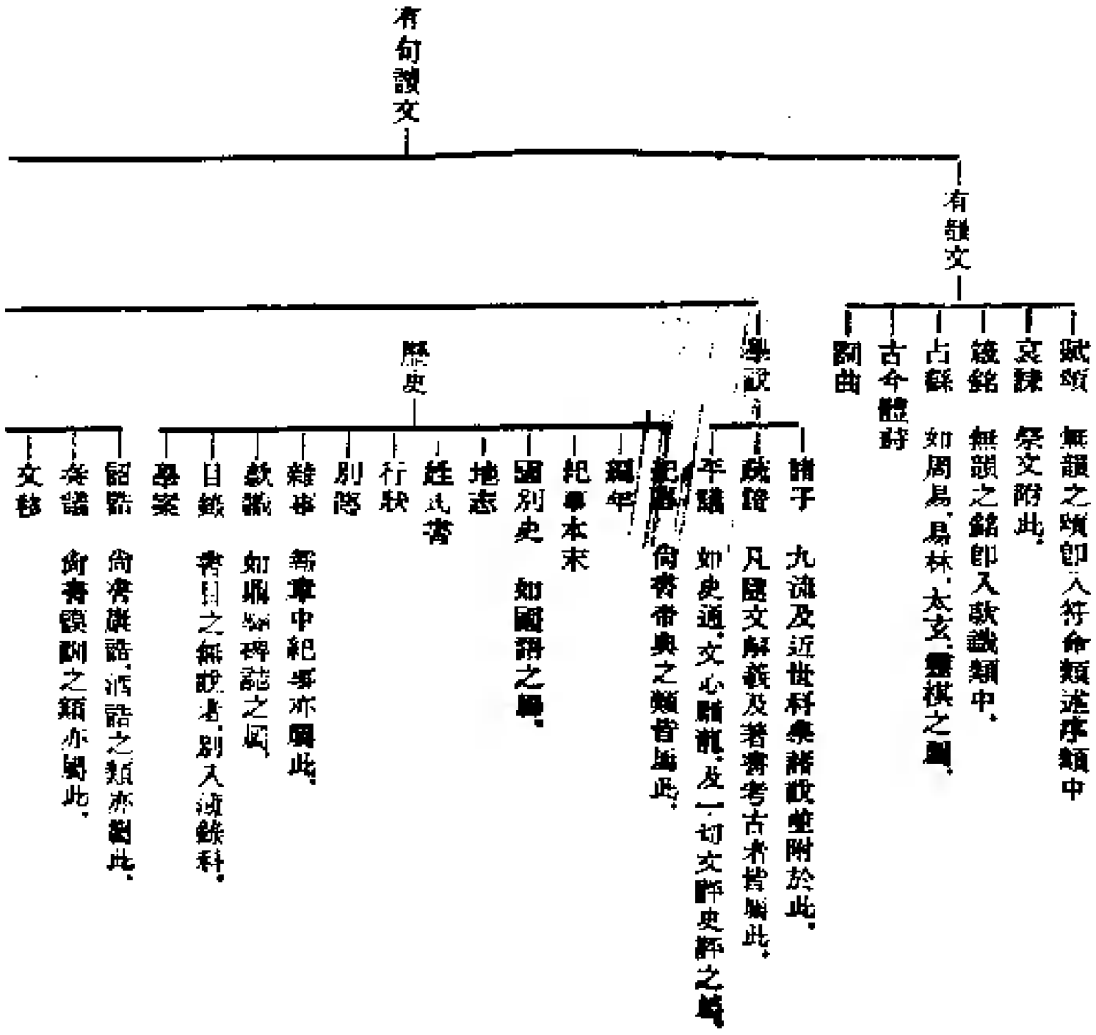
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李善曰：「法言曰：『彌，綸天地之事。』」紀久明遠者，莫如書。」配霑潤於雲雨，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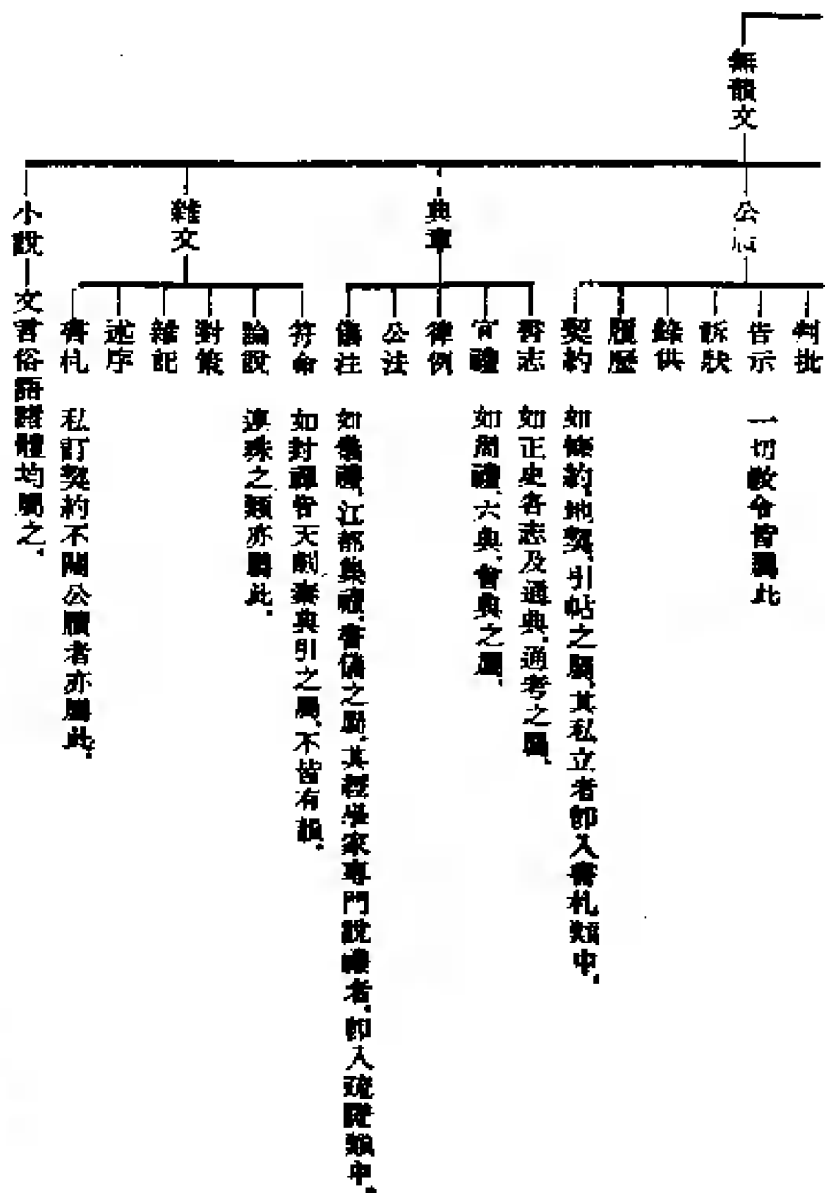
變化乎鬼神，李善曰：「文德可以養人，故配霑潤於雲雨，出幽入冥，故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李善曰：「金，鐘鼎也。石，碑碣也。言文之善者，可於之金石，應之管絃。」

樂章，吳興春秋，陸師謂述上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聲可託之於管絃。」毛詩序曰：「漢廣，德之所及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也。」文心雖龍原道篇：「爰自鳳姓，暨於凡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興經緯區宇，制輪輻，發輝華，彰彪蔚，義故知直原聖以垂文。」

蓋案：晉書陸機傳：「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林，陽門勸學，積有十年，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太傅楊駿辟爲祭酒，雲常卽位，遜太子洗馬，著作郎，歷吳王晏郎中令，遷尚書郎，轉中郎，尋爲趙王倫相，因參謀封關中侯，進中書郎，爲謀，雲從遜，遇叔，成都王穎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頌起兵討殺王父，假授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敗於河橋，遂攻陷於成都王穎，機弟雲及從弟範並誅，年四十三，機天下名士，爲潘宏所，張衡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患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爲洪書，機文一備玄則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舒暢，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

隋志：機集十四卷，今通行者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小爲卷，機集本四部，蓋川本，前選頗錄機文，文賦亦在焉，今竊以卷本注。





原夫文體之辨析，蓋有三難：一者，體式之摹乳，與日俱新，如詞曲戲劇之屬，先梁所無，則依聯任劉勰之分類，勢難歸納；二者，觀念之編載，賢者不免，如小說青詞之類，或近鄙俚，或近虛妄，前者純曾不取，後者每要不收；三者，體裁之混淆，自來即爾，如四清詩話載介甫臨東坡醉白堂記為韓白優劣論，東坡斥介甫南唐州學記為學校策，雖相詆訾，要亦實情，即此之故，不惟條覽前文之不易，抑亦釐定已作而為難。近人乃多有主依西人之法，以「用」代「體」為標準，而區文為義理、記事、抒情之三類者，此在吾國，宋真德秀著文章正宗，分辭令、雜論、記事、詩歌四類，宋祁筆記論漢代作家，謂「賈誼善言治，晁錯善言兵，董仲舒善推天人，司馬遷敘事，相如揚雄文章，劉向父子博洽」，楊

慎丹鉛錄釋之云：「選者紀事之文，董者說理之文，馬揚者游說區諱之文，錢大昕與友人書亦謂文有四用，曰明道，經世，屬詞，正俗，皆大略相近，此雖劃分，周浹無所不包，而其納則猶縱開疏，使人無從取法，昔張融有文無常體有體爲常之說，引已見前，而金王若虛滹南遺老集亦云：『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又問：無體乎？曰：有。然則果何如？曰：定體則無，大體須有。』」二君之論，可謂通方之談，學者苟能多誦名篇，知文章雖無定體，而自有體爲常，則製作之頃，雖神明變化，終合規矩準繩，斯爲善矣。

詩教下 章學誠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爲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此承上篇所論，設爲問答之辭，以見其意。

之曰：豈特三代以後爲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篇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三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則二者。」古無私門之著

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說文：「衷，裏也。」惟託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文字以代聲氣，故於語言爲後起，已詳文學總略篇。

故秦人禁詩書。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自爲輔弼，故秦人禁詩書。』」

「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易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皆家，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禁之。」

臣請吏官非秦絕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書闕有間。史記五帝本紀：「臣請吏官非秦絕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

有問矣。」正義：「昔古文尚書缺失，其間多矣。」漢志六藝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而得之，上斷於堯，下迄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文也。」

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此書闕有間之大略也。而詩篇無有散失也。漢志六藝略：「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及魯，凡三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文也。」

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此阮元文官說所本。自

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按出於一者，謂其非政教文質重輕，譬如其分，非謂三代無等差也。漢夏商周各有所勝，則禮記表記詳之矣。世之盛也，

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禮記樂記：「和順中附四，雖非舒疾，樂之文也。」又「中正無邪，禮之質也。」此用其時，迨其衰也。

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爲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孟子滕文公篇：「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放天下。」故百家馳說，皆爲聲詩之變也。原注：「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有職業，故歸於時，而爲樂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原注：「六藝爲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篇校讎略中著錄先明大道論。」按其說已略引於上篇注。然而獨謂

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原注：「爲諸子書，不足言也。」江表讀子厄言論子部之沿革與廢曰：「古人著書，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一家言，而後可以名曰子書。唐宋以後，諸子道衰，類書繁起，鈔胥是務，動輒相因，亦要然列名於子部之中，子書之體不明。先民之緒，遂無憑乎諸子百家之學。譬洗果絕於後世，而顧學汲古之士，所以試然不悟也。古之學術，曰道，曰器，道者，形而上者，器者，形而下者。有形，形而上者，無形，諸子百家之學，寄想於無朕，後志於無涯，類之宏闊，天下之大，履之遍心性命之微，皆純然爲無形之學，故其爲道，誠爲百學之冠。下視彼紛紛者，均亡足以擬其肩，惟昔在古，代天地統綱，鑰之未啓，至周秦之際，諸子乃逐浪奔競，舉石影沙，扶輿旁薄，益然興起，開古今未有之奇觀。然吾國學術之盛，莫過於周秦，而吾國學術之衰，亦自周秦始。蓋盛極難繼，理則然也。」而文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說文：「醇，不澆酒也。」玉篇：「駁，馬色不純也。」以喻純粹與否。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可

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原注：「學問有主即是立，不盡如朱子所謂肌膚骨髓之束而已。」按論語泰伯篇：「立於禮，朱注：「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章氏所指即此。」可以與聞學

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章氏所指即此，可以與聞學

詩學禮之訓矣。本節論詩教之廣，與世所同，而戰國尤盛之理。

學者惟拘聲韻之爲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文學之事，因物喻志，隨類賦形，辭意兼伍，變化至繁，若僅執一而論其攸別，則不免拘虛之見，如詩者，其意主於抒情，其辭必須有韻，然亦有抒情而無韻者，有用韻而不抒情者，是當分別觀之，乃盡其道，自來論文，拘執外形者多，故章氏力矯其失，而昌言詩教之廣焉。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

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義之教也。六義之教，謂詩教也。詩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亦見周禮太師。其故

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

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潛流，兩漢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哇分而勝別。說文：「田五十畝。」

曰哇，又「歷」，稻中哇也。」官曲術業，禮記儒行：「管仲同術。」注：「術，業也。」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考定，音其易也。晉書：石季龍載記：「不煩一

旅之師，而坐定梁益。」本節總論論文不拘形貌，乃能明其統要。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孔傳：「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正義：乃賜禹大法九類。」又：「五曰建用皇極。」孔傳：「皇，大，極，中也。凡立事常用大中之道。」正義：「一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

無得過與不及，常用大中之道也。」演疇者，正義云：「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是箕子自爲之也。」訓誥者，書體之名，若伊尹訓大賡之類，洪範是箕子舉天錫大法告之武王，亦其屬也。吾國經籍韻讀之研時，自明陳第發其端，厥後顧炎武、毛奇齡、段玉裁諸君，皆有增修，及江有誥氏著詩經韻讀、書經韻讀、楚辭韻讀、先秦韻讀四書，然後四部古書，悉了然矣。今就章氏舉列於江書中各錄一例，其詳具在原書洪範，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爲皇之極，色、德、福、極，同在之部，

所以便諷誦，

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繫之韻者也。

六象，謂卦之六爻。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求之，爻在其中矣。蓋八卦始作，每卦三爻，雖有萬物之象，其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此八卦而更求之，卦有

六爻，遂重爲六十四。於是發揮旁通，無微不綸矣。象象繫辭之屬，則以演贊卦義，明其吉凶者也。屯卦「六二，地如遊如，乘馬班如」，與「班如」同。在元部。其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萬物以順」，天造草昧，宜應侯而不墮，「生貞，貞，與」，與同在耕部。其象有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則「常」同在陽部。繫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處」語同在魚部。

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則「常」同在陽部。繫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處」語同在魚部。

所以通卜筮，闡幽元也。

禮記曲禮：「龜爲卜，筮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

也。易說卦：「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此所謂闡幽玄也。

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爲詩教

也。傳記如左國。

左傳用韻者，如隱十一年「山有木，工則度之，實有禮，七則擇之」，度擇同在魚部。國語用韻者，如越語「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離熟，民乃藝遊，君臣上下，交得其志」，時遊志同在之部。

著說如老莊。

老子用韻者，如二章「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生歟，形，輔同在耕部。莊子用韻者，如人間世「天下有道，聖人處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德薄而刑，同在耕部。」

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

遽協。

史通書錄解題：「意好奇而編爲文，逐韻而快作。」此仿其語。

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林。

焦貢之易林，隋志：「易林十六卷，焦贛撰，贛字公夏，梁人。其書每卦六十四，綜四千九十六。」

史游之急就。

漢志：「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一郡書，急就者，漢

皆爲戲語，與左氏傳「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漢書所載「大橫庚庚，子爲天王」之語絕相類。豈古之下者各有此等書邪？」

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

易林，諸書目或入經部易類，或入子部。五行術數類，急就則均入經部小學類。黃庭經

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

所書經籍志道家類：「老子黃庭經一卷，五行類。」周易參同契二卷，魏伯陽撰。」三書傳世者異本頗多，而皆用韻。

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

亮厄言「經籍（案傳實字）易林，伯陽參同，雖以救術爲書，要之皆四言之聲，三百遺法耳。」按此特就體製言，故所論不及章氏之精到。

後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

五言七字，演爲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

此論韻文有不出詩教者。

而文指存乎詠歎。

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爲風騷遺

範也。此論無韻之文，有出詩數者。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本辭承上評體聲韻之文，古不盡通於詩。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漢志詩賦略：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鴻能賦，可以爲大夫。二按毛詩鄭風定之方中傳云：「故述能此九者，可謂有德實，可以爲大夫。」無「不歌而誦謂之賦」一句。顧疑漢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當在此句之下。志皆此語，雖乃引毛傳以明之耳。文心雕龍詮賦篇：「劉向明不歌而誦。」明上原有云字，今各本刪通，則志文恐是七略所尚說也。班氏固曰：「賦

者，古詩之流。」班固兩都賦序：「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劉氏總曰：「六藝附庸，蔚爲大國。」文心雕龍詮賦篇：「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乎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愛錫名號，興詩變境，六義附庸，蔚爲大國。」六義章氏引作六藝，涉筆之誤也。

蓋長言詠歎之一變。樂記：「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之，詠之不足，故長言之。」

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爲屈原賦

也。漢志詩賦略：屈氏二十五篇，云：「屈氏二十五篇，云：『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也。』」

其漸也。漁父之辭，非無韻者，特不通篇皆然耳。如：「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清醒同。耕部：「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移波，韻同。在歌部是其例也。

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爲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

去宛邱故都，而大啓疆宇於東海之濱也。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陳完者，陳厲公之太子也。完生，周太史史伯陳厲公曰：『陳完之子，必不在此。』」

而正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左翼國，必委姓，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桓公使爲工正，完卒，諡爲敬仲，敬仲之知齊，以陳字爲田氏，（其後）行陸德於民，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及田）太公乃還（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

率其先朝與魏文侯曾於渴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乃使使曾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爲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廟室

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爲拾誦原注「實氏述有

賦吳毛本類賦醫家類性賦星卜命相術樂賦之類四庫提要子部藝術類「述書賦二卷唐虞夏商周秦漢書法書要錄「果作述書賦精詳旨義詳辨義今觀其賦品題敘述皆極精核又類書類「事類賦三十卷宋吳淑撰併自注類書始於皇覽其賦而爲賦者則自漢始源本徐鉉之撰學有淵源又類書「平御覽文苑英華兩大書見顏光博故賦既工雅又註與賦出自一手事無舛誤故傳誦至今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

諸子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質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爲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爲

三家之學也

原注「說詳外傳校略中漢志詩賦略」按即今校禮通義漢志詩賦篇漢志詩賦分屈賦荀賦陸賦賈賦五種按禮通義論當日必有其區別已引於南北文學不同論注漢志詩賦篇又曰「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賦出入戰國諸子假設

周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故辭聲勢蘇張橫轡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諸說之屬也徵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雖其文選聲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原實施自成一子之學與夫專門之書初無差別故其敘列諸家之所撰述多或數十少僅一篇列於文苑義不多議爲此志也然則三種之賦亦如諸子之各別爲家而當時不能盡歸一例者耳豈若後世詩賦之家與然成集使人無從辨別者哉又遺書立言有本諸亦曰「史學本於春秋專家著述本於官禮辭章泛應本於原時天下之文盡於是矣子有鍾家鍾於衆不離於己鍾而獨成其家者也文有別集集亦離也鍾於體不離於指集亦不異於諸子也故諸子離家與文集中之具本旨者皆著述之事立言之選也

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於列傳自劉

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

韓愈進學解「抵排異端」又李翱書「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

蓋不勝其紛紛矣

史通載文苑「夫觀夫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

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尙書載其元首食荒之歌鄭莊至事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隱風義之什其理隨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班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帝通其體劉歆其義繁華而失實漢官而京返無神勸獎有是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有附列傳不其謬乎

要皆不爲知言也蓋爲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

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敘文人行略者，爲遠勝也。（續今存史無言之，范曄後漢書始著文苑列傳之目，入傳者，固載其文辭，嗣後諸史，則不載）

文者多，亦以多不勝載耳。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爲

用不同，而同主以文傳人也。（漢書賈誼傳載誼事，疏傳載董策事，皆錄其策三首）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

兼諸子之餘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之士也。（劉熙載藝概曰：「古人一生之志，往往於賦寓之，史記漢書之例，賦之變體，（按國賦實說作賦史漢本傳，即其體而通之，凡能爲子者，於賦皆足自爲一家，此實成章說者，）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

形貌也。（本節舉賦爲例，明其演變之繁，以申論文之自戰國而下，尤貴求作者之意，指之理。）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

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後世文集，悉用體分，故云然也。）集文雖始於建安，（原注：「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爲一集，此文集之始，雖廣搜別，猶其後也。」）魏文帝與吳質書，徐陳應

劉一時俱逝，痛何言邪？頃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原注：「學風靡別集，乃是人集前人，其遺文，概爲一集。」）

（人自爲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而昭明文選，又爲總集之盛矣。）按三國志諸葛亮傳載陳壽所定諸葛氏集目錄，其名雖集，而實是子集，論文類

聚載曹植文章序云：「余少而好賦，所著繁多，劉定別撰爲前錄七十八篇。」自定其文，又不「集名，蓋體式初興，尙無定稱耳，任防撰王文憲（儉）

集序云：「是用綴輯遺文，永貽世範，所撰古今集，起今齊七志爲一家言，不列於集。」（南史張融傳云：「融文集數十卷，行於世，自名其集爲玉樹。」）

王法同時，蓋其時集部乃大著耳，若夫魏文所撰，初不以名其書，而傳志所載漢集，又皆後人編次，則其事，顯於魏晉以來，南志稱「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此在當日或有所憾，今豈不能詳矣？

范、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云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

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如後漢書張衡傳云：『所著詩賦、銘、七言、雜』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強以類

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原注：『說詳外篇校讎略中漢志兵書篇目。』今本校讎通義漢志兵書篇目曰：『孫武兵』

武曰：『子之十三篇，皆虛假之矣。』又考補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十三篇爲二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則杜牧謂魏武刪其數十篇，言爲十三篇者，非也。蓋十三篇爲經語，故道之於闔閭，其餘皆起法度名數，有如形勢、陰陽、技巧之類，不遠通於議論文詞，十三篇之自爲一書，在闔閭時已然，而

漢志僅載八十二篇之總數，此亦所以益後人之惑矣。按章氏此說，與本例學紀聞其語略同，不更錄。阮孝緒語，史記孫武傳正義引杜牧語見所撰孫子序。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見，

是始計以下十三篇，始計，全十三篇之首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

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史記韓非列傳：『作孤憤、五蠹，內外諸說，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

不恨矣。』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爲良人間十

二紀。呂氏春秋序言：『蓋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初之日，良人間十二紀。』十二紀者，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紀。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次

也。八覽者，有始覽、孝行覽、慎大覽、先識覽、審微覽、審勢覽、審時覽、審勢覽。特君覽六論者，開道詞博行論貴直論，不苟論，似順論，正容論。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

其篇名。漢書董仲舒傳：『玉杯、璇室、中、下、竹林、清明、繁露，凡數十篇。』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繁露中不玉杯、竹林』

二篇。又云：『繁露之名，先儒未有，而董氏生於前，而面立，然原作絕，據本書校改。』無繁露注云：『一編之序，董氏自序，非仲舒立名，或取諸此。』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

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況文集所裒，體製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

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古人著書，始以竹木，繼用縑帛，物既貴重，故皆可單編別行，觀漢隋兩志之所著錄，略可知矣。後世精選之，使遠邇前古，非合多篇爲一書，庶不能傳久行遠，文繁燦盛，此亦一因矣。本節論論文拘貌之弊，至後世又極而

賦先於詩，章氏永清縣志文徵事例曰：「賦乃六義之一，其體顯而不狀，而劉略所收，需常倍捷於詩。」騷別於賦，吳子夏林下偶談曰：「太史公曰：騷賦者，

遭憂也。雖訓選，騷則憂，賦則樂，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皆以騷稱，可謂無義。」按屈宋諸作，初無總稱，九歌九辯九章之騷，雖章諸字，說者以爲樂章之名，是矣。而宋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

賦，則皆曰賦，又文中自名其作者，九辯曰：「自慙慙而學騷。」九章悲回風曰：「竊賦詩之所明。」曰誦（頌）曰詩，則與三百篇同名矣。若楚辭之稱，則始見史記屈更傳，非先秦固有，故漢志直以爲賦，要之，屈言則楚辭與賦有別，通言則賦亦可賅楚辭，予騷非文體之名，則無可疑者耳。賦

有問答發端，誤爲賦序，蘇軾志林：「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王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邪？」又答劉沔書：「辭意略同，王觀國學林：『傳武仲舞賦，宋玉高唐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本皆無序，昭明選文選，各析其賦首一段爲序，此四賦皆記楚襄王答問之語，蓋借意也。故皆有唯唯之文，昭明誤認唯唯之文爲賦序，遂析其詞，觀成按司馬長卿子虛賦，託烏有先生亡是公爲言，揚子雲長楊賦，託翰林主人于墨客卿爲言，二賦皆有唯唯之文，是以知之。傳武仲

宋玉四賦本皆無序，昭明則其賦皆有唯唯之文，遂誤析爲序也。」前人議之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

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爲符命，文選符命類載司馬相如封禪文，揚雄制美新，班固典引三篇，于光華評注引董宗真云：「帝王之興，必有符命，蓋以祥瑞之徵，符于天命也。」三篇之文，文心雕龍歸之封禪一類，故其封禪篇云：「相如封禪，蔚爲唱首，及揚雄制美新，班固典引，事非鋪石而體因經緯。」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爲主臣矣。

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史記自序及漢書敘傳中，皆以敘言述其每篇作意，及先後次序，文選說漢書述高紀，成紀，韓彭英盧與傳者

三篇，而標曰爲史述賢，次韻者，謂史記自序亦用韻，後以次前也。梁書周興嗣傳：「次韻王羲之千字。」次韻二字出此，其云「述高祖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

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已退居於述爾。

論語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是及之。』」仲尼著述之嫌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今於史

論之外，文選有史

別出一體爲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

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爲史作贊矣。

史書敘傳師古注曰：「自『自』是矣。漢祖以下諸敘，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此亦仿史記之敘目耳。史遷則云：『爲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固不言然，而改言述。蓋述作者之

謂述，而承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敘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爲漢書述，失之遠矣。擊虞尙有此議，其餘易足怪乎。」

漢武詔策賢良，卽策問也，今以出於帝

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

文選有詔類及策問類，實其詔入策問類。

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爲表矣。

蔡邕獨斷：「漢

天子王號曰皇帝，其言曰詔，其命令曰敕，其二曰制，其三曰詔，其四曰敕，其五曰詔，其六曰敕，其七曰詔，其八曰敕，其九曰詔，其十曰敕，其十一曰詔，其十二曰敕，其十三曰詔，其十四曰敕，其十五曰詔，其十六曰敕，其十七曰詔，其十八曰敕，其十九曰詔，其二十曰敕，其二十一曰詔，其二十二曰敕，其二十三曰詔，其二十四曰敕，其二十五曰詔，其二十六曰敕，其二十七曰詔，其二十八曰敕，其二十九曰詔，其三十曰敕，其三十一曰詔，其三十二曰敕，其三十三曰詔，其三十四曰敕，其三十五曰詔，其三十六曰敕，其三十七曰詔，其三十八曰敕，其三十九曰詔，其四十曰敕，其四十一曰詔，其四十二曰敕，其四十三曰詔，其四十四曰敕，其四十五曰詔，其四十六曰敕，其四十七曰詔，其四十八曰敕，其四十九曰詔，其五十曰敕，其五十一曰詔，其五十二曰敕，其五十三曰詔，其五十四曰敕，其五十五曰詔，其五十六曰敕，其五十七曰詔，其五十八曰敕，其五十九曰詔，其六十曰敕，其六十一曰詔，其六十二曰敕，其六十三曰詔，其六十四曰敕，其六十五曰詔，其六十六曰敕，其六十七曰詔，其六十八曰敕，其六十九曰詔，其七十曰敕，其七十一曰詔，其七十二曰敕，其七十三曰詔，其七十四曰敕，其七十五曰詔，其七十六曰敕，其七十七曰詔，其七十八曰敕，其七十九曰詔，其八十曰敕，其八十一曰詔，其八十二曰敕，其八十三曰詔，其八十四曰敕，其八十五曰詔，其八十六曰敕，其八十七曰詔，其八十八曰敕，其八十九曰詔，其九十曰敕，其九十一曰詔，其九十二曰敕，其九十三曰詔，其九十四曰敕，其九十五曰詔，其九十六曰敕，其九十七曰詔，其九十八曰敕，其九十九曰詔，其一百曰敕。」

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

原注：「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爲後人編定，不足爲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著，

對策其非非歲以爲常，故不列於公文之中，而賈誼歸類，遂亦不能得當也。」

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

陸機亦載

遂援左思「著論

準過秦」之說，而標爲論體矣。

原注：「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按左思語見所撰錄史時，吳志顧華傳云：「孫權問書傳，篇賦何者爲美，澤欲臨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是以論名過秦，不始晉人，或者此

篇初亦嘗別出獨行，人輒爲加題論字，以便稱說耳。

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

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爲宗，不以

能文爲本」，其例不收諸子者，豈以有取斯文，卽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爲集乎。

四部之書，經與史爲近，子與集

爲近者公之方耳。說詳拙著言公通義章氏推說曰：「諸子僅工文辭，卽後世文集之濫觴。」通義與論之入文選，此或亦消息之一端也。

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

遂標爲「七」。注：兄上篇

則九歌、九章、九辯，亦可標爲「九」乎？文選此三篇入難蜀父老類

入難蜀父老類

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

篇題爲難，而別爲「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爲「嘲」體，賓戲當別爲「戲」體

矣。設問，當作設論。文選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皆入設論類。司馬相如難蜀父老，舊本在檄類。流俗本有析出此篇別屬難類者，非昭明之舊章氏誤據俗本爲歟。斯其疏也。

文選者，辭章之圭臬，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

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土圭所以教四時日月之景也。」疏：「案土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又考工記匠人：『置鑿以縣，縣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注：「鑿，古文泉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景，以縣正之，縣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爾雅曰：「在牆

謂之杙，在地

謂之景。」集部之準繩，漢書律歷志：「權衡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繩矣。是爲五則，

以撥乎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繩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師範，以定法式。」

而淆亂蕪穢，雜釋：「蕪，荒也。穢，亂也。」洪興祖補注曰：「蕪，荒也。穢，亂也。」

不可殫詰，廣雅釋詁：「殫，盡也。」

則古人

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以上當與文選總略篇論文選者參看

集人之文，尙未得其意指，

而自衷所著爲文集者，何紛紛邪？若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

攸宜，爾雅釋義：「攸，所也。」

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本節論文選義例之失，兼敘後世文集之多。

藝文，文學之事，作者授之，讀者受之，而所資以授受者，則作品也。析論作品，則外形內容兩端可以括之。散文、駢文、韻文，文學之外形也。抒情、敘事、理，文學之內容也。取最適合之內容，表之以最恰當之外形，使作者讀者之授受皆無遺憾，斯盡文學之能事。然其間有未

易言者，一則作者之才性，時有偏長，一則意辭之繁澁，難拘成格。如王粲徐幹長於辭賦，陳琳阮瑀長於書疏，此體式之偏長也。應璩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此風格之偏長也。凡此利弊，初雖自知，擬贖之時，何能盡舍，則其未易言明矣。又如史以敘事，而馬遷以抒悲憤之情，

辭以抒情，而宋賢每多議論之作，則典論文賦說別離，以次相推，以定體者，固不足以盡之。墨守成規，徒形扞格，其未易言益明矣。

夫才性之異同，情辭之變化，既如此其不居，故作者讀者之授受，亦非一往無礙，而文意漸定，向文體有定形，論文之家，遂不得不執體駁繁，以形貌爲準，未流之弊，極於不顧古人之疏別，作者之虛旨，而立言之道，亦因以不傳。此所以來章氏之議也。若餘杭先生答人書云：「來書疑樂所論紙間形式，不論精神，夫文辭之體甚多，而形式各異，非衆之形式，則彼此無以爲辨，形式已定，乃問其精神耳，非能脫於形式也。」則又以近世論家，偏主精神，遊廢形式，馴至文章疏別，無可遵循，敘僅以忠，因有茲說。二章之言，相反相成，學者所尤當致意。蓋文章之用，因內符外，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故必緣情樹體，即體成用，以形貌論文，雖不可廢，而亦當參體作者意旨，深窺古人疏別，以求折中，庶得其衷，非謂形貌可弗論也。論人之文，且當如此，則自作可知，學者誠知此理，則應酬承學之作，決科俳優之文，故飾情貌，徒爲雕貼者，可以屏而不爲，亦庶幾章氏所謂有立而能言耳。

模 擬 劉知幾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劉向別錄：「列子者，鄭人，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

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獲壽也。孟子：「梁惠王籍趙注：「叟，長老之稱。」文選趙至與嵇茂齊書：「昔李叟入秦，及陳而歎。」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漢書揚雄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太玄擬孔子之贊

易，見文學。符朗則比跡於莊周。晉書符堅載記：「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遠，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符子數十篇，略仿莊周。」

符朗則比跡於莊周。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遠，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符子數十篇，略仿莊周。」

符朗則比跡於莊周。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遠，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符子數十篇，略仿莊周。」

符朗則比跡於莊周。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遠，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符子數十篇，略仿莊周。」

符朗則比跡於莊周。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遠，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符子數十篇，略仿莊周。」

符朗則比跡於莊周。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遠，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符子數十篇，略仿莊周。」

符朗則比跡於莊周。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遠，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符子數十篇，略仿莊周。」

符朗則比跡於莊周。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遠，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符子數十篇，略仿莊周。」

無駭是魯卿諸名著於經，皆是卿也。故於此一注，以下不復言之。又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卿下注云：「製，卿大夫。」如此之類，皆是卿也。其名見於傳，而注云大夫者，則其爵與大夫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

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

目，猶稱也。春秋隱元年穀梁傳：「以其目君。」范注：「目君，謂稱卿伯。」漢書百官公卿表：「丞相，掌官，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

而譙周撰

古史考，思欲攢抑馬記，師放孔經。

南史：「古史考二十五卷，晉義陽宰侯譙周撰。」今佚。有章宗源撰本，題志本傳：「周字允

司馬彪傳：「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書，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取舊典，以紀遷之謬誤。」故今通作仿。

其書李斯之棄市也。釋名釋喪制：「市，死曰棄市。」市，乃衆所聚，與衆人共棄之也。」

云：「秦殺其大夫李斯。」

史記秦本紀：「二世皇帝三年冬，趙高爲丞相，殺李斯。」其詳在李斯列傳。

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

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以上貌同心異之例。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

於魯國，直云我而已。

如春秋隱八年：「我入戰。」桓十八年：「我敗。」皆其例也。

如金行握紀，

金行，指晉。晉五行之德，始終相次之說也。晉書五行志：「自者金行。」文選：「金行，金德。」

「素靈承祐。」李善注：「晉金行曰素。」程頤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七略云：「鄭子有五德終始，言土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始皇推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以此推之，漢當爲土德，魏當爲木德，晉當爲金德，然史家所紀，則漢火德，魏土德，初不兼據五行之次，蓋亦適宜依託，以示天命攸歸耳。握紀謂爲帝也。隋志序曰：「先聖撥亂，開基鳳紀，南面以君天下。」李百藥封建論曰：「陛下握紀御天，實期啓聖。」海內大同，君靡客主

之殊。

隋志：「晉紀二十三卷，千寶撰。」今佚。晉書本傳：「寶字令升，中興草創，未

置史官，王導上疏，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著

晉紀，自晉帝於愍帝五十二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而能婉，感稱其史。」史通載言篇：「晉千寶撰晉史，以爲宜

準丘明。」又二體爲一千寶著書，盛譽丘明。」又序例篇：「令升先覺，遠述邱明。」其著書教法春秋左傳而失之拘者也。

至天子之葬，

必云：「葬我某皇帝。」

按文選晉紀傳論注：「晉紀云：『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於我。』此亦于氏仿春秋稱我之證。」

且無二君。

且一作但，通釋。疑當作皆。何我之有，以此而

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以上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

天下之民歸心焉。『尚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後子孫雖有罪，其采地不難，使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嗣其封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繼絕』也。『春秋』：『齊桓行霸，興亡繼絕。』

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春秋傳元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齊侯從之，遂滅衛。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發之以共歸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處於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史記田單傳：『賴無壽松，齊侯家言：『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史記田單傳：『賴無壽松，齊侯家言：』

舊物也。春秋哀元年左傳：『夏，盟于平丘。』如孫皓暴虐，吳志孫皓傳：『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孫休薨，遂迎皓。』

晉師是討，後予相怨。尚書仲虺之誥：『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江

豈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尚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史記曆書：『夏正以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同歸命之未滅乎？吳志孫皓傳：『太康元年，皓曰：『孫皓窮』

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以上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

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尚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史記曆書：『夏正以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

寅，三正也。』日知錄云：『三正之名，見於甘誓，其來尚矣。』殷子之命曰：『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則知相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覲會同，則用周之正朔，其於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案春秋諸國，其用三正，參差不一，先儒多有考訂，然古之王者，易姓受命，則必改正朔，以示維新，故三王不相襲耳。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韋，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原注：『考竹書紀年，始述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爲解釋也。』按竹書紀年，今本經後人竄亂，不足據信。朱右曾王國維所輯古本，亦破碎之餘，惟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後序云：『紀年篇起自夏』

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

時志齊春秋三十卷梁武帝召爲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叔庠好學有俊才梁武帝召爲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

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告齊廷官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

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

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以上例五通釋一作議論之文可一用之史法則非

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不詳

不本作已據浦校改

如漢書李陵

傳稱「隴西任立政至匈奴招陵」

以上五字浦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

架輿政素與陵善遭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

夫上不言立政之

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

歷代通志後周書五十卷今存

於伊婁

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

周書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

字奴干嗣冠爲太祖內親信以優給見知授奉朝請常侍左右邯山之役力戰有功拜子都督丞相府參軍事傳外兵參軍累遷都督平東將軍中散大夫歷中書舍人尚書都郎郎中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書入白事太祖望見悅之字之曰奴干作儀同而見我矣於是

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漢書鄧騭傳延平元年拜驍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隴也案三司者謂太尉司徒司空太尉古之司馬也

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

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以上例六通釋云此曰字之即史家所稱不名之義也不得云複

昔家語有云

「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爲讓非讓道也」

孔子家語六本經蒼梧婉婉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矣

又揚子法言曰

「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

法言吾子篇：或曰：「有人焉，曰：『字疑涉上而衍。』」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

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

備異。」語見韓非子五蠹篇。備異，原文作「備變」。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

株之說也。五蠹篇又云：「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道，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漢書藝文志：「銳志」

武功：師古曰：「銳，利也。」言一意進求，若兵刃之銳利。」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廣韻：「巍，高大貌。」二十

郡國志：「今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三史，謂史記、漢書、東觀記也。吳志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權謂蒙曰：『孤統軍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法，大有益。』」又孫權傳注引吳書：「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晉書傅休復傳：「贊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隋書經籍志有「三史略」二

十九卷，是太子太傅溫撰，皆指此，自唐以來東觀記失傳，乃以范蔚宗書爲三史之一。」多見其無識者矣。本節論貌同心異之模擬。

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

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左思魏都賦：「世篤玄同，奚適不能與之。」而武而齊其風，呂延濟注：「玄同，猶大

同也。」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爲匹夫，春秋桓十年左傳：「匹夫無罪。」注：「庶人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卑亦匹，故通謂匹夫匹婦。」栖皇放逐，漢書敘傳：「是以聖哲之治，棲棲皇皇。」師古

曰：「不安之意也。」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王注：「

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也。夫位以德興，德以位統，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觀，不亦宜乎？」孔疏：「夫位以德興者，位謂王位，以道德之人能興王位也。德以位統者，謂有聖德之人得居王位，乃能統其盛德。若孔子雖有聖德，而无其位，是德不能以位統也。」處南面

之尊，論語也。痛也可使南面，何晏集解引包曰：「可使南面者，曾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自晉以

降，景慕者多有類效，彌益其醜。莊子天運篇：「四極病心而顧其里之醜人見而笑之，雖亦神心而顧其里之富人見之，望之，心往而身不至。」

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以下說其心同之例。凡七皆效法左傳者也。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也。漢書蘇武傳：「臣事君，猶于事父。」義當略

說，不忍斥言。春秋傳五年穀梁傳：「自晉侯斥嚴。」注：「斥，指斥也。」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原脫

字補據傳文增。春秋桓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杜注：「不書戊，諱之也。」傳：「公薨，齊侯子樂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諱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事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杜注：「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如干寶晉紀敘愍

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晉書愍帝紀：「四年八月，劉曜逼京師，內外斷絕。十一月，帝出降，五

觀之，故老幼歎歎流涕，繼而罷之。曜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盞，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向者耶辛實抱帝慟哭，爲曜所害。十二月戊戌，帝遇弒，崩于平陽。」按史通引書有已佚者，則取今存諸籍比證之，其古今之所無，則闕焉，下放此。以此而

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以上例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

隔越取同。按一事或分在數年，或互見數傳，此編年紀傳二體之短，後來之紀事本末體，即所以補其窮也。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

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左傳成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四郕公鍾儀獻諸晉。」

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用之，再拜稽首。范文子曰：「君處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注：「爲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至裴子野宋略，隋志：「宋略二十卷，梁通

書本傳：「子野字顯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素欲繼成先業。」敘索虜臨江，北史敘傳：「南

謂北爲索廣，北齊指南爲島夷。按今案齊有索廣，魏書有島夷傳。太子劬使力士排江湛，高麗本及浦本江原作排從何校改。江

後三年有江湛。江湛，高麗本作徐湛，浦本作徐江，從何浦二氏校改。爲元凶所殺事。宋書江湛傳：「江湛，

宋書：上宮太子劬以下集議，衆皆謂宜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劬怒，謂湛曰：「今三王在側，創及左右推之，殆將何復？」上特臨勸，使湛具領事，劬之人就也。湛直上省，聞叫喚之聲，乃隨得小室舍吏，乃得湛之湛之。」上兩之乎。湛當據南史刪。據南史刪。湛受害，意色不撓。一通釋：「本傳及徐湛之傳，時事如是更通衍文也。」按宋書元凶劬傳載劬語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又載劬弑文，

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語。至且，燭猶未滅，湛之手持杖，適殺湛之。劬遣至舍殿，太頭已崩，劬所盛，又同時見其其名復同一字。頗易混淆。上引湛傳兩「湛之」字可證。故後人輒據史述爲之人事既相類，時亦相同，說殊未得其實也。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以上例

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原作于厥，何浦二氏於楚伐宋宋華元御

曰：「瞻昔之事，于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鄆師故敗，華元逃歸，見叔牂。」注：「叔牂，羊斟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前稱子產，則次

子產不順。此子產見傳之始。又二十一，晉人微朝于鄆，鄆使少正公孫僑對。注：「公孫僑，子產者，如昭六年：『楚公子棄孫如晉，過鄆，鄆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鄆伯以勞諸樹，見子產如上癩，以爲傳文中類此者尙多，惟但稱「公孫僑」，或自名曰「僑」，無稱「國僑」者。困學紀聞云：「古者孫以王父

子（襄八年及十年左傳注）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原注：「子產之子始爲國氏。」按名此「國」字當作「子」，以國下曰叔牂之句。」案左氏昭四年：「子產作邱賦，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之懼。」文心雕龍才略篇：「國僑以修辭擢擢，皆以子產爲國氏，此蓋漢家追尊後人沿用。」子玄亦

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桓玄

先著景仁。

宋書劉潛傳：「潛與殷景仁素款，及俱被時過，猶疑新生，湛然割敬文父成木情見機，說景仁來，敬文連往謝，曰：『若父作，』」

按殷景仁宋書南史

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以上例三，通釋云：「左氏敘一人，名對字諱，傳中錯出，讀者苦之，必謂非是，」

繁稱亦云：「嘗讀左氏春秋，而苦其書人名字不為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

非史文連事之例也，左氏則隨意雜舉而無義例，且名字雖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焉，一篇之中，錯出互見，苟非注釋相傳有授，至今不識為何人也，」

左氏與論語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詞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

慎微語：「釋文：『應略也。』」

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

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兩人之辭而省曰字例，」

省不書者，如論語陽貨篇：「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乃夫子之責，而即承對曰未也之下，無子曰：「按此例古書僅有，

君所舉，尚有孟子：『曰：『無，』」

孝伯問張暢曰：「卿何姓？」曰：「姓張。」

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

梁在何益？」

左傳：「三十國春秋三十一卷，梁湘東世子簡高等撰，」

之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岡，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笑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省輿半，散文，『槩』，牙也。一切經音義引埤蒼：『牙，長一丈八尺曰槩。』夫不言奮槩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以上例七，按此即所謂用時之槩也，詳後敘事篇，本節論貌異心同之槩。

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韓愈答劉正夫書：『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讀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讀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可與此參證。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尙貌異而心

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

公好龍之喻也。

文選天監三年，擬秀才文注引莊子佚文：『子張見葉公，葉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搖尾於室，葉公退走，失其魂魄，五色（別引或作五情）或作五神。』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

袁山松云：

晉書袁粲傳附山松傳：『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善後漢書百篇。』隋志：『後漢書九十五卷，本一百卷，晉書監袁山松撰。』今佚，有姚之駟輯本。

「書之爲難也有五：

齊書史籍孔穎達傳：『正義序：『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有史記之難，有春秋之難，有詩經之難，有書之難。』後世之史，自班氏以來，多以書名，蓋取法尚書也。』

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

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

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本節論學古當取心

遺貌而復告人於此未詳。

舊案：新唐書本傳：「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廢，故以字行。年十二，父繡器爲搜古文傳書，業不遺。父怒，鞭責之。及開元諸兄講春秋左氏，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數曰：『書如是，見何意？』父審其意，許授左氏，通年遂通覽羣史，擢進士。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會太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處臣而私著述，騷召至京，領史事，遷祕書監，時宰相盧象昇、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尙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此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見史通序時篇）至忠得書憤懣，不許，楚客等惡其訂誼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置吾何地？』始子玄修史，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有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

四庫提要云：「此書成於景龍四年，凡內篇十卷，三十九篇，外篇十卷，十三篇，其內篇體統，統緒，弛張三篇，有錄無書，考本傳已稱『著史通四十九篇』，則三篇之亡，在修唐書以前矣。內篇皆論史家體例，辨別是非，外篇則述史籍源流，及雜評古人得失。子玄於史學最深，又領史職幾三十年，更歷書局亦最久，其貫穿今古，洞悉利弊，實非後人之所及。」按是書自明李維禎郭孔延以次，爲之評注者，數家，惟清起龍二田史通通釋後出轉精，盛行於世，然其疏解頗蹈時文家習氣，是一巨累，而所補注間亦舛誤，近世象山陳君伯弢因復爲補釋二卷，所舉正數百事，今之讀者，庶幾無遺憾焉。

文之將史，源合流分，而史必待文，乃效其績，故子玄此書雖言史法，而權論文術，時有善言，本書擇尤錄其二篇，亦所以令學者通文史之郵，破拘泥之見也，卽如文忌模擬，時亞所譏，自一二妄庸，縉子倡此不根之談，後生利其便易，競言創造，遂令文學盡地，子玄獨能於數百載之上，分別同異，判別是非，斯豈非卓絕之識者哉！詳審模擬創造之爭，皆由論者各持一往之見，而不知此二者所施之不同，與夫區別之何在，故今欲加平決，必就三事言之：一者學習之程度，二者事理之異同，三者模擬與創造之界說，三事既明，則庶幾宜釐棄丸而剛家之難解耳。

所謂學習之程度者，凡人爲文，時有後先，漸有深淺，備有剽竊，心有智愚，其在初學，始入文園，同翔歧路，靡所適從，勞弄取法，則條無以正其塗轍，欲誦字安章之遺，益奇取法之方，莫不轉武自賢，其於增功克奏，是卽所謂模擬也，及學習既久，成致漸生，不特篇章字句可以操縱自如，而情思體勢，亦堪積儲自立，而一己之精神面目出焉，是卽所謂創造也，故初學而不事模擬，則不得其門而入，至海內朱晦庵云：「古人作文，多摹倣前人，學之既久，自然神熟。」王正秋王志云：「夫神舒於貌，道經何由得神，優孟去其衣冠，而一優孟耳，不學古何能入古乎？」吾之名篇乃自相輝，由近而遠，止有階梯，卷之附書，其須也水盡墨，至其渾化，在自運耳，卽其義也，至若學之既久，而猶不名一家，則又無以自立，宋子京筆紀云：「文章必自吾家，然後可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繩作方，終爲人之臣僕，顧亭林日知錄云：『近代文章之弊，』

全在模仿（按此指明王季之徒，上文必棄漢，此必指唐者）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說，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乎？效楚辭者必不知楚辭，效王勃者必不如王勃，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思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達，此蓋臨餞于學步邯鄲之說也。即其義也，準斯而論，則非模範不能得為文之倚，非模範不能成一家之言。模範者，初學之始基，創造者，成學之盛樂。統姬傳劉海華先生八十壽序云：『為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曾濂生論文云：『以脫胎之法教初學，以不蹈襲收成人。』可謂通方之談矣。然而文之功候，繫於才性筆力，得之速，難可一齊，何時尙是初學，何時已自名家，則難在作者，亦難臆斷。如王衡有謝華啓秀性人我先之論，退之有辭必已出陳言務去之說，而二公擬古諸作，有特較前文，悉同短壤者。（如陳氏辨亡論之學過秦篇，擬古詩之學十九首，韓氏進學解之學答客難，遂經文之學逐段賦，其例孔多。）豈其皆少作歟，抑古人言行之不符邪？此學者所當深思也。

所謂事理之異同者，古今文化，代有遞嬗，後先事物，疊為損益，其間或古具而今同，或古無而今有，或古之所異，而今則為常，或古別有義，而今失其旨，如特理關乎人性，物色發於自然，此古具而今同者也。科學發明而機械盛，帝國崩壞而民主興，此古無而今有者也。古者男女之別嚴，若為怨言情，必稱寄託，今者戀愛之風盛，雖采蘭贈芍，亦若故常，此古之所異，今則為常者也。昔以書紀為帝府之英，今則以指鈔胥，昔以小姬為娼家之號，今則以尊淑女，此古別有義，而今失其旨者也。凡此之類，其變甚繁，故為文之時，道亦不一。黃先生文心雕龍通變篇札記云：『古人之文，有能變者，有不能變者，有須因變者，有不可因變者，在人斟酌用之。』大氏初學作文，於摹擬昔文，有二事常知：第一，當取古今相同之情事而試序之，第二，當知古今情事有相殊者，須斟酌而為之，必於古今同異之理，名實分合之源，每及訓故文律，悉歸諸練，然後擬古無偏孟之譏，自作無刻楮之謂，此制文之要術也。如先師所說，則知古今事理相同者，雖欲創造而不可，古今事理相異者，雖欲模擬而無從，若執一而行，奚能無失，其昧然泥古者，劉子玄顯亭林章實齋皆嘗議之，詳在下二篇，其曠然讓新者，則如丹鉛總錄所言：『劉錫云：『灼灼狀桃在之鮮，依依虛構柳之貌，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按此文心物色篇語。）信哉其言，試以灼灼言桃而私之他花，依依言柳而著之別樹，則不通矣。近日詩流，試舉其一：『不曰鶯啼，而曰鶯呼，不曰猿啼，而曰猿嘯，蛇未嘗吟，而曰蛇吟，螢未嘗嘯，而曰螢嘯，厭桃葉藥，而改云桃葉抑抑，桃葉可云抑抑乎，厭鴻雁嘯嘯，而強云鴻雁嘯嘯，鴻雁可謂嘯嘯乎，升庵此舉，明人好奇之過，聞之令人失笑，蓋此與李賀之書云：『昔人有見小人之達道者，耶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之，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人，亦異於君子矣。』晉公此書，乃為唐世爭妍較者而發，而其說固誠，固亦足以針砭世之競今疏古，因時廢食者，豈無忽焉。』

所謂模範與創造之界說者，今欲平茲爭議，則當先執主其說者而視之，究竟何謂模範，何謂創造，所謂模範，與步趨古昔，一成不變乎，所謂創造，果毫無因襲，皆由中出乎，若然則模範之至，蓋字句意義，一切同乎前人，讀者固無謂此類作品，即作者亦不貴乎有之也，創造之至，蓋格律神韻，一切異乎他人，讀者固無從了解，抑且一人之作，篇幅篇有殊，時時有異也，凡此揆以恆理，知其不然是則常人所指，但以今作與古作相較，而驚其心貌之離合，合多離少，則曰模範，合少離多，則曰創造，故非絕對之論也，僅徵劉君文史通義言公篇書後云：

「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篇謂：古人之言所以爲公，未嘗矜於文詞，私爲己有，立說至精，夫論語立言，恆本古語，大戴集禮，半出賈齊，前人論之已詳，又古器銘文，許多相似，起止之詞，述而不作，則又同體之文，沿襲承用，略加點綴，以成新義，卽詩歌之體，亦復旨別語同，觀柏舟互見於鄘邶，枯水亦齊於閨集，竟費端之詞，遞沿成語，故不期其符而自符，厥後孟德作歌，或采鄭風之語，或斷小雅之章，盡言以明志，義各有當，不必詞盡已出也。」孫德祿六朝麗澤則云：「六朝文士引前人成語，必易一二字，不欲有同鈔也。」沈休文梁武帝與謝靈運書：「不降其身，不屈其志。」此用論語：「不降其身，不辱其志。」志身既互易，而尋又易以屈字矣。梁簡文帝與劉孝綽書：「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此用魏文帝與吳質書：「酒闌耳熱，仰而賦詩。」辭易爲同，仰而則易言志矣。梁武帝謝靈運書：「義窮則獨善，適以兼濟。」此用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兼天下，直爲刪去，而以濟二字，乃以易則善矣。凡若此者，悉數難終，盡引成語而加以點綴，以見文之不苟作，「合二君之言以觀，庶遠于區區執一之見，不致爲亡是公所笑矣。」蓋又化有持綱，思想有連類，任何文學作品，不能不受前人之影響，自亦不免與後人以影響，主模擬者，其承受之迹，顯而易見，主創造者，其因襲之況，隱而難知，此又以界說不明，遂使爭議繁興之一因也。

浦氏云：「此篇所論，前論書法，後論筆法也。六朝著述，率趨模擬，于玄就彼風尚，析出形神兩途，頓使仙凡立判，貌同心異，貌異心同，學古合經，祕方盡此。」蓋爲文之道，不外心貌二端，于玄論模擬，據此爲說，是矣。然細析之，則外貌復可分爲二點，一者字句，二者篇章，浦氏所謂書法，卽做其字句也，內心復可分爲三點，一者布置，二者風格，三者情思，浦氏所謂筆法，卽做其部疊也。文章擬古，率兼數途，若七林之效枚叔，則兼篇章與布置，東坡之和陶公，則兼風格與情思，若師甲之貌，法乙之心，取丙丁之風格，襲戊己之字句，陶冶鈔襲，自成面目，則又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而不可質言者，士衡似人我先之語，退之辭必已出之旨，世人以爲難，然數學者由此悟入，則思過半矣。

敘事 劉知幾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爲先。說文：「史，記事者也。」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法曰：「君子爲文麗質而非用其長短也。」

野；論語：「野也。」使人味其滋旨，史記：「設本紀，以滋味說，致于下，謂之禮記。」懷其德音，詩：「皇矣，帝度其心，懷其德音。」三復

忘疲，論語：「先達篇：『南宮適曰：『三復』。』百遍無斂，詩：「葛覃，爲婦爲給，服之無斂。」自非作者曰聖，禮記：「樂記：『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

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漢志：「堯典，上起遠矣。」

傳曰：堯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於之有文，懷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錄易道以類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於周，其與堯典，則載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與談訓詁，審命之文，凡百篇。」今尚書首虞書，堯典，疏云：「堯典雖曰唐書，本以虞史所錄，未嘗舞登庸由堯，故追發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

下終獲麟，春秋：「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麟者，仁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麟而角者，』

麟，孔子曰：「吾欲夏，春秋何以始乎？」祖之所遠聞也，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案春秋經公穀止哀十四年，左氏止哀十六年，傳則公穀亦止哀十四年，左氏止哀二十七年，左氏十四年經，四狩獲麟，杜注云：「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則無明王出則遇獲，仲尼下周道之不興，與嘉瑞之無應，故因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網羅於獲麟之一句，所終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又十六年經，「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繫梁穀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探魯史記以補夫子之經，而終於此，正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已下，無復經矣。」

是爲「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

禮記經解：「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疏：「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春秋錄帝王實蹟，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知遠，知帝島之世，是知遠也。

事辭。事作於教。教者。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大。提。聚之事。是此也。一。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尙書人傳。子夏會同之辭。是屬辭。比。大。提。聚之事。是此也。一。

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辯乎書。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法言。見篇。或問。五經有辯乎。一。曰。惟五經爲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一。

然則意復深奧。經傳釋詞。則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

詰訓成義。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

微顯闡幽。婉而成章。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

諒以師範億載。法言。學行。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

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宗經篇。尙書則文如鏡。而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

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鏡。北史。長孫紹遠傳。揚。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

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經史之目。於此

分焉。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說文。杲。明也。从日。在水。上。時伯兮。杲杲出日。一。則列星寢耀。寢。藏也。

而辰象粲然。古以日月星爲三辰。辰。又或專。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

史記之文。當乎尙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禮記。檀弓。是委巷之語也。注。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此二句。尙書。孔叢子。於衛簡子思。

垂翅不舉。

後漢書樂傳：「始雖卑陋，終必隆盛。」
憑籥無聞。
禮記樂記：「則無怙慢之音矣。」鄭注：「怙慢，新敗不和貌。」詩：「風蘭兮蘭兮。」孔：「後漢書樂傳：「憑籥無聞。」

建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
史記平原君列傳：「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若若雖之處世中，其未立見。』」毛遂曰：「臣乃今日。」

偶儻不羈。
說文：「偶儻，不羈也。」漢書：「跌蹶行失止。」晉書：「賈充。」
故知人才有殊，相去

若是較其優劣，詎可同年？
說文：「詎，猶豈也。」賈誼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
自漢已降，幾將千載。
作者相

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矣。夫班、馬執簡，
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殺之，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班固、馬融。」

既五經之罪人，
孟子：「告子謂：『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而晉、宋殺青，
後漢書：「吳祐傳：『父恢欲殺青簡，以寫經。』」

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
荀子：「王霸有別。」

才難不其甚乎？
論語：「才難。」
然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閒則有善惡不均

精粗非類。
陸厥與沈約書：「及門上林，始非一家之賦，洛神也。」

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王本紀，日

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
史記自序：「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大初而訖。』」

史記自序：「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大初而訖。』」

以來特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列傳，傳新列傳，（案史通古今正史篇，「十篇未成，有錄而已，漢書注云，十篇通後亡失，此說非也。」）元成之間，褚先生補記，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列傳，日者列傳，曹鄴附錄，漢本意也。」案漢書紀取，齊補之，武紀，取封禪書，禮書，取禮書，樂書，取禮書，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晉兵，遠分歷述以次之，三王系家，（按系本作世，通唐太宗諱改，）空取其敘文以續此篇，同率略且重引書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筮直太卜所得占龜光緒說，而無筆削功，何異陋也？」又司馬真補史記三皇本紀自注云，「太史公作史記，宜據上自周厲，下迄當代，以爲一家之書，今三皇本紀，而以五帝本紀爲首，然君臣之制，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開，今作三皇本紀，雖復淺近，聊補闕云。」據此，三皇本紀，日者龜錄二傳，皆出補撰，而于玄一以繫之史記而不別白者，亦自有說，史通駁議篇云，「漢書云，漢後亡龜錄，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有辭部隨，非漢本意，案漢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案史記稱仲尼弟子列傳，）稱虞舜見龜，遂置空而出，宜尼既班，門人推奉有若，其書之辭，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是其辭舉，惟以明太史公書之瑕瑜不掩，引不知諸篇之補作也。

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通釋云，「其中多雜文故，」其其說略見時表下篇注引史通駁文篇，傳文書事篇云，「劉孟聖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楊中興，紀傳，其文皆不足期，豈拘於時乎，何不類之甚也，」此說亦與于玄之論相發。蓋繪事以

丹素成妍，善原作豈，從顧千里校改，論語八佾篇，「繪事後素，」集解引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素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帝京以山水爲助。裴松之上三國志注，「繪事以素色成文，」蓋緣以素采爲

故言燿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儻不

生，區區碌碌，決齊楚元王傳，「世謂區區之禮也，」師古曰，「區區，謂小也，」史記略十二年左傳，「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果史也，」論語衛靈公篇，「子曰，「直哉史魚，」又史通載文篇亦云，「方駕南宮，俱稱良直，」蓋後來稱美古之史官，必以良直爲目，亦不限倚相史魚也。抑惟恆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

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李注，「渾渾，深大，」商書灝灝爾，李注，「夷，周書噩噩爾，李注，「不阿，信也，」下周者，

其書憔悴乎！今法言作，「其書憔悴乎，」李注，「下周者，秦，晉，劉，烈也，」晉書云，「舊本皆作憔悴，」時傳云，「憔悴，始也，」故注云，「憔悴，」案憔悴憔悴，廣近義通，數語見法言周書，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

白虎通號萬一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又云。霸猶迫也。把也。迫得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惟同篇。管仲相齊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所謂一霸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陽。且獻楚捷。遂爲踐。

晉楚更盟，

春秋書二十七平，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晉楚爭先。杜注：一爭先歃血，一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先，則楚固當先。」

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

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以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略，後漢書
陳寵傳

無復體統；自秦漢以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

至若荀悅漢紀，

隋志：漢紀三十卷，荀悅撰。後漢書荀爽傳：子悅，字仲豫，累遷祿養監侍中。（嚴）

其才盡於十帝：

西漢凡十三世哀平之時
王室如燭故云才盡十帝

陳壽魏書，即今三國志魏志也。唐經籍志以魏志入正史，蜀吳志入舊史，是三者可列一也。

其美窮

三題武帝操文帝丕明帝觀也詩品一齊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數不如丕亦稱三題文心雕龍樂府詩一魏之三題氣爽才麗一齊王芳以大政歸司馬氏故史家亦無以起其文

觸類而長，易繫辭引而伸之，類而長之，天下之能

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

尹文子大道篇一魏之田父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給之曰「怪石也」歸而置之廩下明順一論怪而棄之於野蘇文類編引綢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矐而論之以爲

大寶出客臨而執手掩口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甓不殊。」文心雕龍知音篇：「魏氏以夜光爲怪石，宋客以燕石爲寶珠，形器易惑，幽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

知音蓋寡。呂氏春秋本味篇。伯牙鼓琴。鐘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鐘子期曰。一

「善哉乎琴瑟，淈淈乎若流水。」蘧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說文』：『伯牙絕弦於鍾期，痛知音之難遇。』文心雕龍：『知音難知，知音難知，知音難知，知音難知。』千載其平。」

近有

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續記曲禮一母

謂同，諸注，書，發，物無不同時 而其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

鄙。自五馬南遷，衣冠文物，萃於南，所以爲雅，中原 且幾原務飾虛辭，史記司馬相如傳贊，相 君懋志存實錄，漢書司

贊，自劉向揚雄皆稱述有良史之才，思其善敘事理，辨而不 此美惡所以爲異也。設使邱明重出，子長再生，記

言於賀六渾之朝，北齊書神武紀，齊高祖神武皇帝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蓆人也， 書事於侯尼于之代，侯尼于，

作士尼，何校作侯尼于，黃本作士于尼，皆非是，蓋侯誤作侯，又誤作士于，誤作干，又顛倒耳，北史齊本紀，「顯祖文 將恐輟毫栖牘，無

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以上明史文，史事之相關，若夫文章之道，尤貴 夫敘事

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翫縷，易繫辭，「方以類 今輒區分類聚，易繫辭，「方以類 定爲三篇列

之於下。本節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無要 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易繫辭，「時義大矣

時有重事，非一經，故及來通時，有內有右，一 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史記蕭何世系，至 所載務於

寡事，史通六家篇，「原大尚書之所祖也，若君臣相親，雖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載之，如言無足紀， 春秋變體，史記言爲記事也，若

其言貴於省文，數述三百四十餘年之行事，自非省文，不爲功矣，斯蓋淳澆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

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

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

輕折軸漢書中山靖王勝傳「夫聚蚊成雷」又「衆口況於章句不節文心雕龍章句篇「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

言詞莫限載之兼兩後漢書吳祐傳「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唐書劉蕡傳「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曷足道哉以上論古

簡之利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

假讚論而自見者至如古文尚書唐志「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

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屬融作傳融玄亦爲之法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氏本自餘絕無師說至東漢

出乃增二十五篇初猶與今文並立自陸德明據以作釋文孔穎達據以作正義並與伏生二十九篇混合爲一唐以來雖疑經惑古如劉知幾之

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爲乃大明」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商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春秋

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懿公以如楚遇衛文子人稱子羽爲行人

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按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

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左傳僖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

蔡子游說，歸於子公，公田，繼置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大夫，大雩，與小臣，小臣亦雩，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釋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將不安，食不飽，我將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繼於新城。」**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漢書高帝紀：「三年夏四月，項羽圍漢榮陽，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陷楚，可以間也。』於是陳

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圍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纓，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爲降，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紀信，則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

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剗剔孕婦。」見

齊書：「紂，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則已以爲罰，紂欲重刑，乃爲戰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無備其手，不從，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紂割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爲剗剔孕婦也。」

左傳記樂書之論楚也，樂書各本皆作「楚也」，通鑑云：「二人皆稱武子，其詞曰：『華路藍縷，以啓山林。』」左傳宣十二年：『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罰之，于民生之不易，顯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

杜注：『若教，紂謂皆楚之先君，華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勸儉以啓士。』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

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常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史記衛將軍驍騎傳贊：『太史公曰：蘇建，』

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親占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賞，天下常切齒，彼殺附士大夫，招賢雖不肯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驍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通鑑：『按其文全出蘇建口語，史公運之爲贊，事舉而傳文省矣。』

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通鑑：『此本史記紀中正文，班氏取以爲贊，又一運化省筆之法。』此

則傳之與紀，傳紀二字舊例，萬曆本紀誤記，從浦校改。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

按

秋三傳聞載史氏之論。若左氏傳君子曰者，即其事也。自太史公書以次，莫不繼軌。其始論贊無列，後則以敘錄爲論，語皆贊，時或論贊兼施，要皆繫於每篇之後。史通論贊篇云：「史之有論，蓋敘事無取，出文省可知，及後來贊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此則前

後異處，失其初意者矣。蓋馬班之論，大事以一二瑣事點綴全篇，即敘知著，而其人善惡是非可以概見。後史論此者少，故或襲述前文，或空加褒貶，皆無當也。惟唐宋古文家所爲碑志傳狀，尙有用史漢之法者，可參證焉。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須待也」。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

原注：「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盡夜報者，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飲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公田來，各本作「公曰來來」，諸家據傳文校改。驪姬曰：「吾子已祀，故致福於君，君將食。」各本作「將食之」，諸家據傳文校改。驪姬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醢與大，大驚，驪姬下堂而啼，呼「呼」字據傳增。曰：「天乎，天乎，國」上各本有「吾君之」三字，諸家據傳文衍。子之國也，于何適乎爲君？」又禮記云：「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視宋者，反報於

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此則既齊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事美惡，皆已具其紀傳中，始以讚論重述前事，此則才行事跡，紀傳已盡，讚論又載也。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

「此九字一本混入注中，一按魯晉本亦然，今從清氏據本，原注：「公羊穀（羊穀二字，據何顯遠三家校增）梁傳，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於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一老子：「夷道若類。」釋文引簡文注：「類，統也。」能獲免者，蓋十無

一二。原注：「唯左丘明，幾于野，王劭無此也。」以上論敘事四體。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傳宋華耦

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春秋文十五年左傳：「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

者稱敏。』原注：「魯人，明鈍人也。禮記中已有注解，禮記檀弓：『容於魯人也。』注：「魯，魯鈍也。」于玄道指此，左氏文十五年疏亦云：「魯人魯鈍之人。」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

經曰：「隕石於宋五。」原注：「傳十六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公羊傳：「易爲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

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陳驥文則：「文簡而理周，斯得其簡也。讀之有延綱焉，非簡

也，疏也。春秋書曰：「隕石于宋五。」公羊傳曰：「聞其聲然

謂之則有察之則五公羊之義
釋以三字盡之是簡之難也

其有反於是者若穀梁

各本俱作公羊據引傳文知
穀梁之誤今據浦校改

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

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眇者逆眇者

者使跛者御跛者使禿者御禿者類同經子處義上而笑之謂於客害不說而去相與立齊聞而語穆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思必自
此始矣又成二年公羊傳前此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類同姓子者齊君之也歸子怡而親客則齊或感感診於是使跛者逆跛

者使眇者逆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詰問而語穆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一患
之起必自此始也穀梁二傳公略穀詳知子玄所引是穀梁非公羊也

蓋宜除跛者以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

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二年老口中無齒

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

按漢書云「蒼是稍後口中無齒食乳」無「年老」字史記蒼傳則云「蒼之免相後
老口中無齒食乳」無「年」字此或子玄所見漢書不同今本或偶誤以史記為漢

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

魏謩伯子論文「昔人論史記（當作漢書）張蒼傳有「年
老口中無齒」句宜刪曰「老無齒」公羊傳「齊使跛者

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

漢書同馬相如傳
注「洞徹也」

始可言於史矣苟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之煩燕職

由於此

爾雅釋詁「職常也」
以上論敘事之省

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

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為大鈞巨網（網
當作綸）五十犗以為餌鰲乎會稽投

萬貫而獲之由於一目

淮南子說山篇「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
則無時得鳥矣」此反用之爾雅釋詁「一風管謂之目」此借用為網羅之義

捕高鳥者張其

夫敘事者或虛

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鳥魚二字據紀既執

而買釣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請本作駢枝據盡去在子駢枝駢枝指而

塵垢都捐莊子逍遙遊「是其塵垢穢糠將猶陶華逝而實存魏志那顗傳「采庶子之滓去而藩在矣說文「滓

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老子「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

鼎也文心雕龍神思篇「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輪扁見文賦注云語斤者兼用野人專莊子徐無鬼篇「郢人運斧其鼻端若綳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鑿而鼻不傷呂氏春秋本味篇「湯得伊尹感之於朝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

至宋曰鼎中之變微妙微纖口弗能言庶幾能喻之史記禮書「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賈鼎俎以詣宋說湯致子湯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之五反然後肯往一索隱「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爲官名書曰「惟阿王弗惠于阿衡」一曰保衡皆伊尹之

名號非名也一本節論敘事尚嚴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論衡正世篇「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文心雕龍修辭篇「文採所以飾言而類麗

本於情性一又章句篇「夫人之立言因字而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

應對以言文爲主春秋襄三十二年左傳「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更爲辭令與裨諶乘以備野」況乎

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漢書宣帝紀「蕭何始一編勅同文心雕龍」傳諸諷誦者哉因禮春官

鄭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大司馬「以學舞教國」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鄭注「大磬舞樂也言其德能

其總能大中國也。一、環論語樂記並作翻。

言盡琳、琅，

尚考禹貢「璆璠璣玕」爲孔傳「璆璠皆玉名璣玕石而似玉」爾雅釋地「西北之美者有崐崙虛之璆璠璣玕焉」

秩秩德音，
小詩

「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傳：「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洋洋盈耳。

論語泰伯篇「子曰師擊之始
聞之也」洋洋乎盈耳哉」

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泰山者，

但嗟其峻極。

孟子盡心篇「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此用其意。

必摘以尤最，

漢二十六
年左傳注
「尤甚也」
漢書
宣帝紀
「課殿最
以聞」注
「最凡要

也之首

不知何者爲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辭縛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

約文，事溢於句外。

春秋五例有志
晦之說見前

然則晦之將顯，附釋釋言：「將齊也。」

優劣不同，較可知矣？

以上明史
費用略

夫能略

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古昔

本作「昔古」
從願校乙。

文義，務卻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

虞書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

【題意】

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

「虞青益稷」，「辟吸吸而泣，予弗予，惟荒度土功」，「僞孔傳」：「辟，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辟泣聲，不暇于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予玄以爲夏青，當以敘禹事而賦。

能也

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

開奮武成。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陂孔專。封衆服。罔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此圭。血流漂杵。五

之旨」孟子盡心篇「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節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刑其血之殘者也。」

漢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

危。應縣子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一

此皆文如闢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者方覺

其難。固非雕蟲小技，

法哲各子篇，咸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彰蟲篆，列一北史。』」
 所「斥非」能斥非其說也。「謂天」

于過篇「辨遷所生」必於斥苦「以爲當作」斥苦「紀評乙作」非斥「案後」善孔融傳「雖斥衆與」注「斥」據也「斥非猶云指責」謂後唐史
家不得指責尙書之闕略耳此通探賈「終不能別有異同」非其謂「斥非其說」忤非其議「句法」並義正同「可證」以上尙書之用略

而丘明受經「受」本作「授」師範尼父「禮記檀弓」魯哀公誅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余位夫經以數字包義而

傳以一句成言杜預春秋序「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煩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此舉其略申其義以明經傳之繁約有別也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

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詩經」我王綱紀四方「傳」以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左傳宣

「晉侯請於王以獻逆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遂「詳懷襄」其款曲而言人事

也「後漢書光武紀」文叔少時讀書與人不可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

之「此左傳莊十二年紀宋萬弑其君閔之」公而奔陳陳人執歸宋之文蕭潰「傳此下有」申師人多寒王「傳此下有」三撫「傳作而勉之三軍之士皆

如挾纊「此左傳宣十二年紀楚子伐晉之文杜注」皆如挾纊云「言悅以」挾纊猶云衣棉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春秋序」一若

所以事往考來情見乎辭「高則實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按杜以理言劉以文實略有出入雖發語已殫「殫」殫盡也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

裏捫毛而辯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論語述而篇」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邪說凡物有

之時義不亦大哉「以上從左氏」泊馬班「二史」文選東京賦「注」泊及也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

至若高祖亡蕭何「史記淮陰侯傳」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復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如失左右手「蕭何亡不及以聞自追之有人自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漢兵

實也。
故能疏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史記田單傳：「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之者，出奇無窮，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義氏集解引魏鑑書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

為奇也。正者當敵，持一當百，史記蘇秦傳：「以韓卒之勇，一人當百，不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備穎，思多昏滯，

費詞既甚，禮記曲禮：「禮不妄說，人不辭費。」敘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後漢書公孫述傳：「述鑄銅錢，置鐵官鑄，以兩當一。」以兩當一，南史到

「魏為建安太守，（任）防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綰綰兩當一。』」方成買遷之價也。晉書：「益州有無化居，漢書食貨志：『孫遷有

百易代名實，為惠當及時，無待秋涼日。』蓋當時有此語。無使之交足，一實，然則史，漢以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

善惡。夫讀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詠歌，此云：『詠歌，猶前言。』觀近史者，悅其緒言，劉峻答劉綏陵書：「緒言餘論，雜而莫傳，緒亦餘也。」

也。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本節論敘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嬖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詳南北文學泊乎

中代，謂漢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禮記曲禮：「擬人必於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此謂敘事失其由於妄飾，上世比興

中代以陳則比擬及於古人古事，而此述乎然牛之虎，遂則妄飾之漸焉。當漢氏之臨天下也，春秋哀七年穀梁傳：「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

乃封王，名非魯衛。三代其主皆稱王，其下姓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封之。及漢承秦制，稱共主為帝，其子姓乃有封王者。此三代與漢

生稱王，「一公羊或八年何休解詁」略同，此皆漢儒訓詁，非其本真也。而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周書微子之命：「車由典常，以蕃王室。」字亦見左傳，皆指周室。漢史

遺時稱忠孝王室，是其例也。亦有帝室者，如後漢書袁多傳：「袁公實氏之間，乃帝室。」是公輔爲王臣，易書：「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字亦見時經，皆指周臣。漢史用王臣者，如後

漢書袁多傳：「袁公實氏之間，乃帝室。」是公輔爲王臣，易書：「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字亦見時經，皆指周臣。漢史用王臣者，如後

漢書袁多傳：「袁公實氏之間，乃帝室。」是公輔爲王臣，易書：「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字亦見時經，皆指周臣。漢史用王臣者，如後

漢書袁多傳：「袁公實氏之間，乃帝室。」是公輔爲王臣，易書：「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字亦見時經，皆指周臣。漢史用王臣者，如後

漢書袁多傳：「袁公實氏之間，乃帝室。」是公輔爲王臣，易書：「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字亦見時經，皆指周臣。漢史用王臣者，如後

漢書袁多傳：「袁公實氏之間，乃帝室。」是公輔爲王臣，易書：「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字亦見時經，皆指周臣。漢史用王臣者，如後

漢書袁多傳：「袁公實氏之間，乃帝室。」是公輔爲王臣，易書：「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字亦見時經，皆指周臣。漢史用王臣者，如後

漢書袁多傳：「袁公實氏之間，乃帝室。」是公輔爲王臣，易書：「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字亦見時經，皆指周臣。漢史用王臣者，如後

漢書袁多傳：「袁公實氏之間，乃帝室。」是公輔爲王臣，易書：「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字亦見時經，皆指周臣。漢史用王臣者，如後

漢書袁多傳：「袁公實氏之間，乃帝室。」是公輔爲王臣，易書：「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字亦見時經，皆指周臣。漢史用王臣者，如後

漢書袁多傳：「袁公實氏之間，乃帝室。」是公輔爲王臣，易書：「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字亦見時經，皆指周臣。漢史用王臣者，如後

漢書袁多傳：「袁公實氏之間，乃帝室。」是公輔爲王臣，易書：「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字亦見時經，皆指周臣。漢史用王臣者，如後

漢書袁多傳：「袁公實氏之間，乃帝室。」是公輔爲王臣，易書：「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字亦見時經，皆指周臣。漢史用王臣者，如後

漢書袁多傳：「袁公實氏之間，乃帝室。」是公輔爲王臣，易書：「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字亦見時經，皆指周臣。漢史用王臣者，如後

漢書袁多傳：「袁公實氏之間，乃帝室。」是公輔爲王臣，易書：「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字亦見時經，皆指周臣。漢史用王臣者，如後

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又宣二年，秋九月乙丑，趙盾弑其君夷皋。傳：「趙盾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謂子而誰？』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貽伊慙，其我之謂矣。』孔子曰：『一齊派古之其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子，古之真大史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如魏收代史

即今魏書也。隋志：「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後齊後魏射魏收撰。二張華坦撰續魏書，魏齊魏收撰。魏齊時改魏書代，帝實不從，而崔浩傳又云：『昔太祖道武帝，繼天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稽古，以始封代土，後為魏故代魏齊用，猶復殷商，則與本紀之言不照。今考太武二年始平公造象記云：『鑒於大代。』又太和七年魏秋生造象記首亦題『大代』，而修中微顯碑於『大代』，又凡兩見。又延昌三年，司馬景和妻墓誌銘首稱『魏代』，皆與崔浩傳合，則本紀疏矣。」

此吳均齊錄，即齊春秋，已弘龍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于游田秀之所成，魯隱觀魚，春秋錄之，此則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弘至公之正說。仲長統昌言：「人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春秋哀七年左傳：「夏，公會吳於郢，吳來獻百牢，子我魯不可以後宋。」景伯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陳事。」吳人弗聽，乃與之。魏齊世祖紀：「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月，甲申，義隆（宋文帝）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島夷傳：「義隆遣貢延年朝於行宮獻百牢。」

均敘元日

臨軒，晉書禮志：「咸寧法，先正一日，有司各當設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起謁，又賀，皇后遣從，龍東華門入，詣東閣下，臨軒，便坐，漏未盡七刻，百官及受贊郎官以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其階衛者如階軒，備漏未盡五刻，謁者傳別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座，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歷代禮制，頗有因革，齊制未必與晉同，舉此以見其概云爾。」必云：「朝會萬國。」春秋哀七年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歷代禮制，頗有因革，齊制未必與晉同，舉此以見其概云爾。」

夫以吳徵魯賦

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為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以上論事，易繫辭：「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譬諸昔人，如王隱稱：「王隱撰今史，晉書本傳：『隱字處叔，太興初，令撰晉史，後以著作郎虞預謫，免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漢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

敘

敘，事。一四五

敘，事。一四五

當者矣。郭氏注云：「才與德不齊，何異於？」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友人傳明照云：「梁書：上何惡傳：『風曰：檀弓：兩妾皆言物始。』」

國事紀聞：禮記於檀弓之變，皆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士之有諫，自此始也。邦喪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誓而甲也，自敗於臺始也。轉輸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按：以上見檀弓）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志母，自魯昭公始也。下殯，明棺衣棺，自史佚始也。（以上見檀弓）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壽康夏，由趙文子始也。大夫運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公卿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以上見郊特牲）元冠裳，自晉桓公始也。朝服之以編也，自季康子始也。（以上見玉藻）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宣

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晉仲始也。（以上見雜記）左氏傳：始用六例。（見禮五年）晉於是始強。（見僖三十二年）始厚葬，始用殯。（以上見成二年）晉於是平始葬。（見襄四年）魏絳於是平始有金石之樂。（見襄十一年）始用人于社。（見昭十年）晉於是始尚燕。（見定八年）亦記禮

之變也。孔子蓋始作備者，始之不讓，未流不勝其弊，劉愔撰器物造作之始，爲物部劉孝孫房德德集經史爲事始。（原注：『馮應鑣事始，朱熹撰事原，高承瓘爲事物紀原。』然所載乃事物之始，不足以垂訓戒。按據此，則工言物始不止檀弓矣。禮以制義，制以物類，故記物之始，卽示禮之

變也。夫自我作故，（國語晉語：『夷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觀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吾作故。』』重注：『言君所作則爲故事。』首朔新儀，（報：通作創，廣雅釋詁：『創，始也。』國語周語注：『創，造也。』前史所

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輯。（廣雅釋詁：『輯，拾也。』又：『輯，集也。』方音注：『輯，車轅頭也。』二字本義各別。文選：『輯，車轅頭也。』又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爲輅路，其

輅，應曰：『輅，小棺也。』服虔曰：『輅，輿也。』古字通。輅校改輅爲輅，蓋但據本義，未審通假也。孟堅（本作子長，據浦校改）所書，（漢書高帝紀：『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輅路。』魯始爲

髻，邱明是記。（春秋襄四年左傳：『初，魯伐邾，輸穀救邾，敗於狐岐。』狐，讀弓作。『魯，魯人也。』國人從喪者皆髻，魯河橋可作元凱

取驗於毛詩。（晉書杜預傳：『預，字元凱，以孟津渡險，講讀河橋於官亭津，讀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周道

大夫方舟，上特舟，下疏。天子造舟，五特舟，皆釋水文。李巡曰：『北，其舟而渡曰渡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身曰特舟。』後漢曰：『造舟，比舟爲梁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如板橋上，卽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

浮而行之，但設有男子有筭，伯支遠徵於內則。（杜預對芳華：『芳華，伯父之女。』北史作『文』，北徒通直，當待王肅之來，事也。按

多少爲筭耳。男子有筭，伯支遠徵於內則。（於牟林：『舊唐書：『古者婦人有筭，男子則無。喪服，男子冠而婦人髻。』

俗而自述摘書此之宜絕亦文辭之恆例也若乃雅俗稱名新故
精用舉廢有屬禁邪案此說觀于玄爲勝矣以上論物之妄飾又自雜種稱制
後漢書度帝傳「雜種諸蠻」又爲駭傳「雜種諸蠻」漢書王陵

傳「今太后稱制」又淮南厲王傳「出入警蹕稱制」
自作法令「獨斷」制者王者之言必爲定制也「充物神州」顏延年緒白馬賦「知函夏之充初」李注引
「事異諸華」周書武帝成「華

夏變領」爲孔傳「屬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孔疏「屬服采章對披髮左衽則爲有光華也」
詰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左傳襄四年」諸華必叛「閔元年」諸夏親睦

原諱昭成本作道武據魏書改原本作所據浦校改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以刀去陰」
原諱曰「是命名之手諱者矣」按今吾鄉猶有此語轉讀若線如閩語曰線羅是也
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

語德蔡闕而不載按魏書序紀「帝諱什翼健」道武帝則諱珽子玄僕誤記耳周書文帝紀「帝字文氏諱榮字黑獺」是二史皆無所
據公雖死字文雖存「者」本當作字文黑獺耳

蓋彪降也彪本作區據左傳校改按說文「彪石大」
本當作字文黑獺耳

字之蚩也其異文說文「類頭蚩蚩」段注「蚩類疊韻字蓋古語也集韻曰「頭蚩」
衛莊公名大誤又古劍士名見史記刺客傳案彪

錢氏大昕曰春秋戰國人名有重耳重耳晉文公名重耳左傳及史記晉世家黑臀晉成公名見左傳宣三年及史
記是彪降則應大蒲城則頭蚩故云也

名之鄙也春秋恒六年左傳「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類命
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用人以諱事神

以物不可以命」確引鄭玄云「隱疾大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疾在外者雖不得實尙可指攝此則無時可諱俗語云「隱疾難爲諱」
孔則舉詩「如有隱憂」以隱爲痛謂「以疾病爲名則不祥之甚故以爲諱不祥」今不從前引周語「黑臀」注「臀尻也」黑臀今人亦有之蓋

皮膚色素過多之所致疑成公生而黑臀其母諱之故託諸夢以解之也古稱日有二瞳子曰重明（淮南子）曰重瞳（史記）顯明下垂曰重瞳
（韓詩薛君章句）則重耳或耳邊生

有疣贅之屬以此制名故云鄙也舊皆列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諱對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別加

經以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

事雕彩。文心雕龍情采篇：「辭雜乎體，辭雖多而體不繁，辭雖繁而體不亂。」或體兼賦頌，辭類俳優。漢書：「辭雖多而體不繁，辭雖繁而體不亂。」

事不通經術，故笑類俳優。為賦頌好，則辭必多。辭多則體不繁，體不繁則辭不亂。此用其意。或體兼賦頌，辭類俳優。漢書：「辭雖多而體不繁，辭雖繁而體不亂。」

史譬夫龜茲。龜茲，各本均作烏孫。陳君據漢書西域傳校改。造室，雜以漢儀。漢書西域傳：「龜茲王治宮室，作徹道問衛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龜

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後漢書馬援傳載其子嚴書曰：「魏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勉之。」杜季良豪俠好義，人之多，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交貴致客，數郡

舉宅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勉之，効伯高不得，猶為誦較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本節論敘事實，實

謹案：諸書此篇，先有二事當知：一者，子玄雖以敘事題篇，而所舉三條，實修辭之要道，即說理抒情之作，亦當以是為衡，初不限於敘事一體也。二者，書為心靈，心轉要術，約句準章，其法孔多，非此三者即足盡之。茲則但舉成文，以資隅反也。下舉古文十弊，篇以概行文之

弊，義亦同此。若夫文中特論，或有漏略，書賢之說，可相發明者，雖舉而辯之如次，亦鄭君箋詩「如有不同，即下已意」之義也。

甲：尚簡。六代史籍，雲蒸泉涌，散亂無稽，不可殫誦。故子玄於此，首標簡要之談。其說俗之義深矣。文賦論十體而總云：「一要辭達而理

舉，故無取乎冗長。」是前修行文要簡，又不特史籍為然，顧加之權度，尚有可商論者二端。其一，則文有繁簡，其理非一，表記曰：「漢夏之文，

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質文之變，涉及文字，故上世多簡，而後世多繁。文則云：「劉向載泄治之言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

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氣所由，而草靡之靡。』此用三十二首而意方顯，及觀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靡。』此滅泄治之言，而意亦顯。又觀齊民要術曰：『爾維風，下民維草。』此復滅論語九言而意愈顯。此繁簡之繁乎時世者也。至於文章取裁，

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此繁簡之繫乎性分者也，是故不可以多寡而第高下，其二，則一意求簡，不能無失，且知錄云：「男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其人出，則必饔飧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其人出，則必饔飧肉而後反，問其與飲其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顧者來，吾將瞞其人之所之也。』」有饒生魚於鄒子席，子產使校人燔之，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乎？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頓挫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燔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皆而已矣。」此太簡則有欠生動之失也。（參引注引伯子論文評子玄機公羊漢書一節）齊書隨筆云：「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廣，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緄侯，以千三百戶封不廣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廣，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緄侯，不廣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標購可喜。」洪氏所論是矣，而以省文略得侯所由及封侯戶數，致乖情實，尤為巨愆，此太簡則有遺事實之失也，文章綺義云：「唐代宗時，有晉州男子紀讓者，上三十字條陳利害，一字是一件事，如團字是團練使之類，讓自知，他人不知也。」此太簡則有難清晰之失也，黃氏日鈔云：「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穆里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穆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為滑稽矣，然則穆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舉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此太簡則有不通順之失也，明此二者，庶知文傷煩蕪，固屬一病，刻意求簡，亦非必佳，綴文之德，折中至當，要須斟酌題材，審定性分，兼左傳「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之說，論語「辭達而已」之言，為之準的，則自能左右逢源，豐約適度，而不至如日知錄所譏「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

乙、用晦，詳本篇所論用晦之義，乃承伯簡而來，故其斥簡史之不能用晦，仍以有傷煩蕪為說，審所彈射，略可瞭然，蓋自子玄觀之，用晦不啻為致簡之一術，顧就文辭之全而論，則用晦之道，猶有勝義，非特有裨於簡要已也，夫心智感通，厥端有二，在作者曰表見，在讀者曰欣賞，表見而無微弗至，欣賞而無遺弗闕，斯盡其能事矣，然無微弗至，非繁而不殺之謂也，無遺弗闕，非鑿而無常之謂也，盡時之六義，其用有三，直陳曰賦，曲喻曰比，興，雖並行不悖，而法式不同，故文或以詳盡為貴，或以宛約為能，讀亦必隨分領會，乃盡其妙，孟氏所謂以意逆志也，既知文有曲直之異，則可明晦之為用，舍致文於簡括之途外，尤可遠意以含書之語焉，劉彦和之旨曰：「情在詞外曰隱。」（張戒藏樂堂詩話引文心雕龍隱秀篇，今本此篇殘闕，復經後人竄補，無此語）以文心隱妙，變化無方，其限於書語者，不得盡言者，則必藉表象以出之，易傳所謂「曲中肆隱」者是也，其揆之義理，有不欲盡言者，則必藉曲指以明之，莊生所謂「隱於荒唐」者是也，故此與之體，吾人以為最尊，以其尤足達至深之情，傳不盡之意也，楊慎譚苑醍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溺於辭而忘躬行也，淺陋者借之，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皆近，尋之益遠，陳之若犀，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哉，夫豈有淺河之而不遠，深井之乃達者，詳言之而不

達略言之乃達者，正言之而不達，旁言之乃達者，但言之而不達，推言之乃達者，故東周西漢之文最古，而其能道人意中事最激，今以淺陋爲遠，是烏知達哉！斯言於文家用之理，可謂明其真諦，近人不知其理，故於用事稍多，造語較約者，則羣起而非之，不知此正其於表見之處也。且作者讀者，各有職責，作者之職責，在求表見之充分與完整，其方術時時曲或顯或隱，固非讀者所能干預，讀者之職責，在求欣賞之正確與精密，其程度有深淺，見知見仁，亦非作者所能指點，必欲鑠身膠柱，以齊不齊，斯曲士之見矣。若夫胸無真宰，意本平庸，徒文淺陋以顯深，施虎皮於羊質，終以用晦之例，則必在繩之外，下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丙 贊真論文贊真，當先辨情理之真，事理之真，亦猶用晦必明，致曲存誠，不倖於索隱行怪也。何謂情理之真，由心生想，由想生象，故實感有所不至，則緣幻而出之，常情有所不察，則以假設表之，此雖於事或闕，而於情則通，文辭有此，斯可以達不達之心，傳不傳之意，錫以嘉名，是爲夸飾，如世說之「枕流漱石」，別賦之「心折骨驚」，此用字之詭異也。詩有「曾不容刀」，書稱「望山襄陵」，此表象之甚泰也。是假之傳，則太真登仙，還魂之記，則體復活，此述事之恢奇也。然世之善讀者，未聞以其不實爲病也。昔孟子之論詩也，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萬章篇）王弼之論易也，亦稱「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是故存恆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耶」，則抉發文心，直抒妙義，尤爲深切明白矣。若事理之真，則以人事比擬，必於其倫，詞語引中，必衷其義，又凡名物制度，古今有異，夷夏不同，施於文辭，自非人所共喻，必以此時此地，從宜從俗爲主，其悖於此者，是曰妄飾，以格之文律，亦適於立誠也。蓋情理屬於形上，能知其旨意，自可慨萬里而無礙，通億載而爲津，事理屬於形下，不加之銓別，奚以考形名之不同，審古今之有異，是二者之所由分矣。聞管仲覽前修之論妄飾，尙有可補史遷所未及者數事，茲分述之。六叔以降，代語猥多，呼仲尼以龍，尊高祖以廣漢，雖近詭異，亦避俗偶然用之，尙無不可。至如魏伯子論文有云：「人以文字就實於人，稱曰正之，忽念『政者，正也』，改稱曰政，又念正者必須刪削，乃曰削政，又念斧斤所以削也，轉曰斧政，又念斧斤者莫如郢人，易曰郢政，且或專稱曰郢，而最奇者，以爲孔子筆削春秋，而春秋絕筆於獲麟，遂曰麟郢，愈文而愈不通，令人極倒。」此則匪夷所思矣，是代語之不可妄飾一也。又官名地名，代有因革，或實同而名異，或實異而名同，令典昭彰，未可妄易，文士以求雅避熟，偶於吟詠，施以古名，理固非宜，而輩尙小，至碑志史傳，所以徵信後世者，必從今制，不爾則於理甚乖，餘冬序錄云：「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號，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縣邑名，欲以爲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鄭曰滎陽，以一姓之遠而擬衆人，可乎？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日知錄亦云：「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以今日之文爲不古，皆文人所以自益其淺陋也。」是專名之不可妄飾二也。再如文章體製，與時遞變，官府文書之屬，尤多今古之殊，筆札所施，最忌模古，昔東坡爲表忠觀碑，取趙清獻公請修表忠觀原奏施以點竄，文史通義古文公式篇評之曰：「史家記事記書，因襲成文，原有點

軍途改之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繙成文，實稟經營裁制也。第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首「臣并書」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悉非宋時奏議上陳詔旨下達之體，而蘇氏意中揣摩奉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之所譏「親同而心異」也。夫不察文辭義例，而惟以古雅爲拘，則「臣并書」三字，何如「臣曰於」三字之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之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是體式之不可妄飾三也。至若圖輿方趾，率土所同，而種姓既殊，則文辭亦異。凡民族之自尊自貴者，於其言語文學風俗政教，無不寶之重之，既相侵伐凌蔑，則有優劣勝敗，居今而猶能立國守宙者，則必其自尊自貴有以致之。其在吾華，姑夫子之制春秋，卽內諸夏而外夷狄，子姓率數以維清寧之紀，故歷諸禍亂而不亡，經漢晉邦，無取維種，此萬世不刊之理也。百祀以還，華胄凌遲，僑薄之徒，甘爲降虜，舉國全賴西化，乃可圖強，推其居心，盡欲深目高鼻，以自誇於彼所謂文明人之列，卽小喻大，則其制名也，亦男曰約翰，馬太，女曰瑪利露西，夫總以子玄之首，則 Bernhard Karlén 自稱高本漢，Maspero 自稱馬伯樂者，猶當辭棄，況自甘墮下若是哉。昔者魏收代史，王通元經，文辭益書，爲唐預目，餘杭先生討諸州廢碑：「卽是言之，非講之能益我中華，顧華人之耽於國虜也。」今日國脈不絕如縷，而耽於媚虜者，乃日以滋，有志之士，云胡不痛此亦妄飾之一端。古之賢者所不及知，而今之魁士所不欲言者也。總上所論，文辭貴真，固爲不易之理，然必知有情事二者之具，情理之中，雖有若無稽者，而實不害其爲真，事理之中，雖或似有嫌者，而亦可定其爲真，明乎此，則其去取亦斷可知矣。

古文十弊 章學誠

余論古文辭義例，

杜預春秋序：「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角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

其數顯顯曲，或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廢貶，斷稱齊，不書，先齊，故齊，不齊，不齊，齊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豈春秋新意，故傳不齊凡，曲而補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齊，則傳直書其辭，而巳，非例也。」蓋義者，先聖制法以垂世，例者，先賢依義以贊凡，亦或變文贊義法，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明王道，平七十餘君，其能用，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配隱下訖哀公之覆轍，約其文辭，治其繁重，以創義法。」是也。後世古文家以爲文章本於經術，故喜言之，方也。書史記貨殖列傳後云：「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爲經，而法律之，然後爲成體之文。」則論之最著者也。

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

爲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點陋、俗嫌、俗忌諸篇，

見文書具詳遺書文集，篇多不悉舉，文德以下五篇，見文史通義，惟俗忌篇今不傳，或即乾俗之原名。

亦詳

哉其言之矣。然多論古人，鮮及近世。茲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於心。

按實事於同時作者少所許可，以下所錄十事，必皆確有其人，今書不能悉也。

因取最淺近者，條爲十通。思與同志諸君，

後漢書班超傳：「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又劉陶傳：「所與交友，必也同志。」此漢時實語。

至今沿用之。

相爲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複述。此不足以盡文之隱，

爾雅釋詁：「隱，微也。」漢書杜預傳：「微，微也。」

一隅三反，

隅反見敘事，篇注引論語。

亦庶幾近之矣。

本序。

一曰：凡爲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

可以憑其所論次。史記五帝紀贊「余并論次」據其言尤雅者。楚詞九歌苦思篇王注「次第也」文選東京賦薛注「次比也」。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

反見爲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淮南子時則篇「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注「率使也」。有名士投其母

氏行述。行述或稱行狀古文辭類彙序云「傳狀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傳狀」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古之婦德載在形史故女子亦得有行述也。請大興朱先

生作誌。實齋朱先生墓誌銘「先生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學者稱爲笥河先生乾隆癸酉舉人甲戌進士歷官翰林編修侍讀學士安徽福壽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敘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廢臥牀曰「爾乃尙有爾士爾乃尙事

幹止爾乃爾其也」爾爾小司徒注「應疾謂癰病也」洩便無時。素問奇病論「有癰者一日數十洩」注「洩小便也」。家無次丁。史記廉書「丁者實萬物之丁壯也」文選李陵答蘇

丁家無次丁謂其家男子惟乃祖一人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爾雅釋詁「躬親也」漢書劉向傳「躬親節儉」。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

祖於時蹙然不安。蹙通作戚感憂也孟子梁惠王篇「疾首蹙額」注「蹙類愁貌」。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廣雅釋義「翁

父也」何嫌何疑」古者男女授受不親八歲則異席而食異室而食命士之禮父子異宮故此引乃母語以自解禮記曲禮「夫禮者所

嗚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不肖政訓有二論衡自然篇「至德純潔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稟氣薄少不肖政訓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此一說也說文「肖骨肉相似也」不似

其先故曰不肖蘇林引風俗通「生子鄙陋不似父母故曰不肖」此又一說也。本無芥蒂。漢書賈誼傳「細故芥蒂何足以疑」爾古曰「帶芥小艱也」墨子連

節母既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幹旋其事。楚辭天問「幹旋馬繫」

其先故曰不肖蘇林引風俗通「生子鄙陋不似父母故曰不肖」此又一說也。本無芥蒂。漢書賈誼傳「細故芥蒂何足以疑」爾古曰「帶芥小艱也」墨子連

其先故曰不肖蘇林引風俗通「生子鄙陋不似父母故曰不肖」此又一說也。本無芥蒂。漢書賈誼傳「細故芥蒂何足以疑」爾古曰「帶芥小艱也」墨子連

其先故曰不肖蘇林引風俗通「生子鄙陋不似父母故曰不肖」此又一說也。本無芥蒂。漢書賈誼傳「細故芥蒂何足以疑」爾古曰「帶芥小艱也」墨子連

也。廣雅釋詁：「輪，轉也。」淮南子天文訓：「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漢書天文志：「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案見書藝典）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時，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蓋北斗七星，柄隨四時以轉旋，其象最著，故前以喻人事周旋也。

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適如冰雪肌膚。（子道遠遊，龜姑射之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刻成瘡瘡。（西京賦：『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瘡。』漢書薛宣傳注引）

三著瘡，瘡也。不免愈濯愈痕癢矣。（敷今俗書）人苟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

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剜肉爲瘡。（蘇東中開農時，『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此借用之。）此文人之通弊也。（本節論剜肉爲瘡之弊）

二曰：春秋書內不諱小惡。（春秋隱十年公羊傳：『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諱，小惡不諱，於內，大惡諱，小惡不諱。』何氏解詁：『於外，大惡諱，小惡不諱，於內，大惡諱，小惡不諱。』）

爲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諱，外小惡不諱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小惡不諱者，距薄恥輕也。歲寒知松柏之後彫，論語子罕篇，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彫，本作凋，然則

欲表松柏之貞，必明霜雪之厲，理勢之必然也。自世多嫌忌，將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懷慚，則觸手皆荆棘矣。（方音：草木刺人，江湖之間謂之棘。）但大惡諱，小惡不諱，春秋之書內事，自有其權

衡也。（增衡詳詳教下篇）江南舊家，輯有宗譜，黃汝成日知錄集釋引趙氏（翼）曰：『南史：王僧孺被命撰譜，而不知譜所自起，以問周代也。』按周禮：『小史掌三代之譜，辨昭穆，是譜事之起于周無疑。』漢高祖起布衣，故不重氏族，然漢鄧氏已有官譜，應劭有氏族一

篇，王持潛夫論亦有氏族一篇，至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世譜有姓，有同選舉，必得譜牒，故官有世內譜，有世官譜，于是譜學興焉。有羣從先

世，同種釋親，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母，二注：『從祖而別，世統異故。』疏：『解所以得從之理也。從祖而別，世分宗其統各異。』按左傳昭五年注：『從順也。』又廿八年注：『從，隨也。』祖之兄弟，配偶隨祖父母以得名，故曰從祖祖父，從祖祖母，下及

父輩平輩子輩皆然。禮記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爲子聘某氏女。（禮記內則：『聘則爲妻。』）聘問名也。（猶今言訂婚矣。）春秋宣六年公羊傳：『使導

五世而還親族，故云。』此言輩從，當是指從兄弟輩。爲子聘某氏女。

士某者，解詁：「某者，本有姓氏，記傳者失之。」後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恐失婚時，毛詩召南傳有傳序疏：「禮記云：『二十曰弱冠。』又曰：『成歲。』

「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禮記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已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

偽報子殤，儀禮喪服注：「殤，男女未冠笄而死，可哀傷者。」傳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則守

貞殉烈，兩無所處，守貞，謂夫死不嫁，殉烈，謂夫死自盡，今皆非其情，故曰兩無所處。而女之行事，實不愧於貞烈，不忍泯也。廣雅釋詁：「據」

事直書，於翁誠不能無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殤，周禮地官媒氏：「禁嫁殤者。」鄭注：「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

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賈疏：「不言殤者，舉女男可知也。」按殤嫁之俗，後世鮮聞，殤娶則抱主成婚，守門寡者是，此皆陋俗，故禮禁之。

是女本無死法也。曾子問：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謂：恐失人嘉會之時。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弔，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

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案爾雅釋親：「婦之黨爲婚兄弟。」）婿之黨爲姻兄弟。」郭注：「古者皆謂婿姻爲兄弟。」邢疏即引此文爲證。」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婿之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注：「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

是古有辭昏之禮也。今制壻遠游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大清律例：「期約已過五年，無還娶，及夫逃亡，三年不還者，並聽婦官告給執照，別行改嫁。」

是律有遠絕離昏之條也。是則某翁詭託子殤，比例原情，尙不足爲大惡，而必須諱也。而其族人動色相戒，必不容於直書，則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而女家誤聞以爲壻也。」夫千萬里外無故報

幼子殤而又及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無是理也則文章病矣人非聖人安能無失古人敘一人之行事尚不嫌於得失互見也

如漢書司馬遷傳贊曰遷雖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抵猶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年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豪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賤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詳而不誣實而不僞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善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不能以知自全既極極利而發憤著亦值矣（師古曰言其擬正安齊自陳已志信不謬）述其所以自傷悼小雅若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雖矣哉此其避之行事著者以論其人其得失不稍諱者也自錄史傳類此者衆蓋古之君子其論人也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善荀子正名篇所謂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一者往往於故舊雅記遇之今則良鮮能久矣

今敘一人之事而欲顧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無小疵難矣是之謂八面求圓又文人之通弊也

本館論八面求圓之弊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文也嘗見名士爲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

倣韓昌黎之誌柳州也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載本集子厚嘗爲柳州刺史故稱柳州

一步一趨

莊子田子方篇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踵若乎後

矣

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歎世情反覆已覺無病費呻吟矣

詩大雅板民之方殿靡一慄一戰栗呻吟也

樂也云無病費呻吟者柳州誌有云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謂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下石者皆是也此退之以子厚爲於友道力爲割愛得流播一草道地夢得遂得改刺連州故臨文感發若無其情事而妄作感歎之言則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者矣

末敘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

古者男

女子主內故諸侯稱夫人曰內主春秋昭三年左傳卿大夫稱嫡妻曰內子春秋傳二十四年左傳注成棄妻妾皆曰內人禮記檀弓注妻之戚屬因亦稱內親即爾雅釋親之妻黨也

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

傳既夕，知死者贈，知生者贈，又「既」詩風黃鳥：「臨其穴，一」非能任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大謂塚中，也臨視其墳。亦

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少加孤露，母兄見疑。」孟子

幼而喪父，無所庇，荀子正名篇：「道也者，治之經也。」後世假作紀綱處分之義，云柳州幼子孤露，必待經理必待爲經理者也。荀子正名篇：「道也者，治之經也。」後世假作紀綱處分之義，云柳州幼子孤露，必待經理詰

其何爲失實至此？則曰：「倣韓誌柳墓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盧遵，

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紀二人，文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

之。不知臨文模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履，魏志明帝紀注引魏略載帝嘗布曰：「則此

又文人之通弊也。本節論削趾適履之弊

四曰：仁智爲聖，夫子不敢自居。論語述而篇：「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暇，人不能則可。』」

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論語公冶長篇：「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寶簋，宗廟之器貴者。」稱人之善，尙恐不得其實，自作品題，李白上韓荆州書：「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品題猶世說云題目，今云評論矣。豈宜誇耀成

風邪？嘗見名士爲人作傳，自言：「吾鄉學者，鮮知根本。惟余與某甲，日知錄：「史記萬石君傳：「長子趙，

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韓安國傳：「秦獄吏田甲，張湯傳：「湯之客田甲，漢書高五王傳：「齊宣者徐甲，嚴助傳：「閩越王弟甲，」疑亦同此，任

不曰公曰夫已氏，注：「猶言某甲。」原注：「文選爲齊明帝謚宣城郡公，與一諸附某官某甲本表以聞。」宣德皇后令：「今遣某位某甲等。」爲功於經術耳。新尊修經術，經術猶言經學耳。所謂某

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術也。作者乃欲援附爲名，高自標榜，後漢書黨錮列傳：「海內希風之流，遂

與榜古字通。」案：「亦通。」蓋氏兩注引切三書曰：「立表以示人曰標，揭書以示人曰榜，標榜猶言表揚也。」惡矣，斷也。又有江湖游士，江湖一詞，本指隱逸而言，後來則以斥叔世下

風流本謂甘止之高華，而後來乃以目浪子之淫蝶也。以詩著名，實亦未足相副也。然有名實遠出其人下者，爲人

作詩集序，述人請序之言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既已弁言，首亦繼序，豈非前也。君烏得無題

品？」夫齊名本無其說，則請者必無是言。而自詡齊名，藉人炫已，顏頰不復知忸怩

矣。國語晉語：「晉平公欲殺豎武，叔向曰：『君其必遠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乃極教之。』」注：「忸怩，慚貌。」實齋題詞云：「觀後世文集，但

人情而爲傳，則多敘其請之之人，且詳述其請之之語，偶然爲之，固無傷也。至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序人請乞之辭，故爲敷張，張揚以諷

已也。一則曰：『吾子道遠高深，曾爲世惜，不得吾子爲文，死者目不瞑焉。』再則曰：『吾子文章學問，當代宗師，苟得吾子一言，後世

所徵信焉。』已則多方辭讓，人又搏擊固求，凡斯等類，皆入文辭，於事毫無補益，而借人炫已，何其厚顏之甚邪？可與此併參。且經援

服，後漢書儒林傳：「服虔字子慎，河南梁人也。少以清苦志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

從同鄉張恭祖受問官，禮記左氏春秋傳，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日夜尋讀，未嘗怠倦，會融

集諸生考論圖緯，屈支書見，乃召見，因從實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唯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及融事起，被禁錮，遂隱居經學，閉

門不出，時在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學守左氏書，毅梁廢疾，玄乃發憂守，誠實有起，應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詩學李杜，元懷杜子美墓誌銘：「子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

而風調雨澤，國計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解其清翰況矣。昔平一舊唐書文苑傳云：「自後周文者以編論爲是。」案自唐以來，李杜韓柳，韓退之詩云：「牛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又云：「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初無軒輊也。蓋李極高明，而杜道中庸，極高明，故辭事道中庸，則易學後人之抑李揚杜，理或在斯。然二公之詩，甄微立檢一也。顧之所論，豈其然歟？猶曰高山景仰。詩小雅車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蓋「古人若某甲之經，某甲

之詩，本非可恃，而猶藉爲名，是之謂私署頭銜。封演聞見記：「官銜之名，蓋興近代，於是選曹補受，須存資歷，開奏

銜，亦曰頭銜，所以名爲銜者，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繫，卽其義也。」又文人之通弊也。本館論私署

五曰：物以少爲貴，人亦宜然也。天下皆聖賢，孔孟亦弗尊尙矣。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

則滔滔皆是也。後漢書鄭太傅載太語曰：「孔公緒清談高論，唯枯吹生。」魏志鍾繇傳注引魏略載曹丕稱繇書曰：「至於荀公之清談，孫

崇放達，自是以後，士林以此相高，故及晉而大盛焉。其詳具在世說新語及國志晉書，亦稱清言，晉書樂廣傳：「廣善清言」是其例也。典午足擬魏晉，論語微子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集解引孔曰：「滔滔，周旋之貌。」前人譏晉書列傳

同於小說。史通探撰篇：「晉世雜傳，諒非一族，若諸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談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爲功，雖取悅于小人，終見嗤于君子矣。」正以採掇清言，詩周南采芣：「薄言采之。」薄，採也。又

之穠，皇覽：「梁世之修通略，務多爲美，聚博爲功，雖取悅于小人，終見嗤于君子矣。」正以採掇清言，詩周南采芣：「薄言采之。」薄，採也。又

風節，論語公冶長篇：「亦也。」東晉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魏志王凌傳：「凌嘗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著頭白

從，謂使頓之，宜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父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有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還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前史修爲美談。南齊書王儉傳：「子房之遇漢后，

君子稱其明中葉後，詩長發：「昔在中門戶朋黨，晉子明法贊：「治國無法，則民罔黨。」蓋晉王注：「朋，猶黨也。」又「黨，朋也。」聲

氣相激，誰非敢言之士。四庫總目欽定明臣奏議序要：「有明一代，惟太祖以大略雄才，混一海內，一再傳後，風氣漸移，朝廷所設，大政乃與南宋等，故二百餘年之中，士大夫所敷陳者，君子置國政府論者，心一智動，至千萬言，有如憤激之辭，小人舍公事而爭朋黨，一事或至數十疏，全為許訟之詞，迨其末流，翻增醜薄，非惟小人牟利，即君子亦不過爭名，嘉譚關於朝道，舉證於野人，知其兵防吏治之日壞，不知其所以壞者，由開臣奄豎為之與，人知勝臣奄豎之日貶，不知其所以貶者，由門戶朋黨為之煽，蓋宋人之弊，猶不過議論多而成功少，明人之弊，則直以議論亡國而已矣。」此當時「門戶朋黨」氣相激之概略也。觀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強項申威，史通辨職篇：「強項申威，」

所不能及。漢書元帝紀贊：「號令及。」便標風烈。漢書元帝紀贊：「號令及。」理固然也。我憲皇帝清世宗愛親覺羅胤禛澄清吏治，世說新語德行篇：「陳仲舉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春秋成十八年左傳：「官不易方。」國語晉語：「官方定物。」注：「方，常也。」懲治貪墨，春秋昭十四年左傳：「貪以敗。」注：「貪，不潔之稱。」實為千載一時。袁宏三國名臣序贊：「夫為政一期，有生之通途，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彼時居官，大法小廉，禮記禮運：「大臣法，小臣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左傳襄四年文十八年傳注並云：「冒，貪也。」按貪冒即貪婪，冒墨一聲之轉，故味墨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孟子公孫丑

左傳襄四年文十八年傳注並云：「冒，貪也。」按貪冒即貪婪，冒墨一聲之轉，故味墨莫不望風革面。阮籍為鄭冲動管王腹：「望風塵服。」易革時勢然也。孟子公孫丑不如乘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一時勢連文本，此考清世宗御宇之初，即造頑墨冒，懲飭吏治，杜絕貪賄，其先六部皆有陋規，名曰部費，凡各省題奏，前費不入，不能結案，至世宗亦下詔嚴禁，官方為之一整，其他懲治貪墨諸詔，東華錄亦多載之。四庫全書收世宗憲皇帝聖訓三十六卷，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錄批諭旨三百六十卷，其聖訓提要云：「世宗憲皇帝勵精圖治，日昃不遑，為萬世永賴之計，故經繁治劇，而不避其煩，歷一夫不獲之心，故慮遠防微，而不遺於細，且旁叩踐祥以前，侍聖祖仁皇帝之日長上，則政教之條制，刑賞之權衡，聞之最悉，下則百度之利弊，萬物之情偽，知之最深。」

今觀傳誌碑狀之文，敍雍正年府州縣官，雍正世盛稱杜絕餽遺，小爾雅：「餽，遺也。」搜除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矣。詩靜女箋：「洵，信也。」史記始有循吏傳，後史多沿之，宋陳云：「謂奉法循理之吏也。」不知彼時逼於功令，史記循吏傳序：「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褒貶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循吏傳矣。史多沿之，宋陳云：「謂奉法循理之吏也。」

令節令。學令是也。今以通指政教。故在矣。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爲盛節。豈可見奄寺而頌其不好色哉？

詩者伯仲。人。中。伯仲。等。人。亦。在。人。臣。謂。正。倫。寺。人。者。內。小。臣。在。監。國。監。寺。之。中。謂。關。人。耳。一。實。誤。一。爾。男。無。勢。精。閉。者。二。古。有。宮。禁。者。即。以。房。內。臣。所。以。防。淫。佚。也。裕。康。與。山。巨。源。絕。交。者。一。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黃。門。亦。有。寺。也。此。疑。其。語。意。山。居。而

貴薪木。涉水而寶魚蝦。人知無是理也。而稱人者乃獨不然。是之謂不達時勢。又文人之

通弊也。本節論不達時勢之弊。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見。成家謂立言有本。非徒以剽竊爲功。互見謂詳略相殊。期能達事理之實。有如管晏列傳。史記伯夷列傳索隱。一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今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而勳詳於齊世家。史記管晏列傳。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經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載其君之也。既見其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此。齊。世。多。有。之。是。以。不。論。其。職。事。一。然。管。相。桓。公。晏。相。景。公。春。秋。時。齊。國。之。政。以。此。二。君。爲。最。

鮑叔牙之勳。張耳分題。而事總於陳餘傳。史記張耳陳餘同傳。耳傳在前。僅敘其與外黃富人女事。自餘言而已。以下即詳著管晏之勳。張耳分題。而事總於陳餘傳。入餘傳。凡耳餘起兵。救秦。降漢。背漢。諸。皆。在。焉。此。緣。二。人。始。末。牽。涉。極。多。

不易分敘耳。而其後陳餘既降。斬耳降漢。立爲趙王。耳獎子敖嗣。尚魯元公主。被誣謀反。其者。實。高。爲。之。辯。鑿。諸。端。亦。敘。之。餘。傳。中。則。以。牽。連。所。及。不。暇。更。展。故。云。事。難。於。陳。餘。傳。也。更。通。列。傳。篇。一。傳。之。爲。前。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

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結。是。也。此。實。鑄。所。本。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命。意。謂。視。其。事。理。之。重。輕。與。夫。於。其。人。弱。係。之。深。淺。以。爲。給。配。也。論。語。憲。問。篇。一。其。然。豈。其。然。乎。一。

皇統。然。如。此。也。史。通。二。篇。篇。篇。更。通。之。體。云。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繼。前。後。屢。出。於。篇。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此。其。所。以。爲。通。也。實。鑄。更。別。敘。例。議。則。曰。一。紀。傳。之。書。類。例。易。求。而。大。勢。難。其。而。知。幾。謂。一。事。分。出。或。著。事。詳。某。傳。或。據。互。見。某。傳。不。勝。繁。

瑣。以。爲。弊。也。不。知。馬。班。叙。例。已。不。能。周。後。史。相。沿。皆。其。理。而。易。見。者。耳。隨。使。通。展。全。書。悉。用。其。例。則。不。至。於。紀。傳。互。殊。前。後。不。通。如。校。勘。諸。家。所。糾。難。者。矣。擬。二。說。足。以。明。互。見。之。用。矣。若。夫。文。集。之。中。單。行。傳。記。文。史。通。義。傳。記。

篇。傳。記。之。書。其。說。已。久。蓋。與。三。篇。先。後。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禮。記。二。載。之。記。各。傳。其。說。附。越。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爲。傳。敘。事。蹟。者。爲。記。然。如。虞。預。姑。記。襄。陽。書。齊。記。之。

類錢人何嘗不謂此爲西國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一故此以傳記
連貫，後附志義陽諸舊記，唐志作襄陽舊傳，是亦二字同義之語。凡遇牽聯所及，更無互著之篇。按雖通義互著篇，班固

者則詳略互敘之，如丁貢在仲尼弟子爲正傳，其入貨殖則互見也。簡林傳之輩仲舒，王吉京賢，既
大於經師之篇，而別有專傳，蓋以事義標篇，人名離合其間，取其發明而已。此傳記互著之義也。勢必加詳，亦其理也。但必

權其事理，禮記月令注，稱鍾曰權，錫子大取足以副乎其入，乃不病其繁重耳。如唐平淮西，韓碑歸

功裴度，可謂當矣。唐淮西蔡州地，自吳少誠割據，歷少陽及其子元濟，三十餘年，至憲宗元和十年，丞相裴度始討平之。事詳唐書憲

至十年而始平，其間命將出師，攻城降卒，俱非一時事，亦非盡命裴度後事也。而序皆類之若一時事者，蓋序所以登唐憲實武有功，申命俊敏之

威，裴度以宰相官恩，若臣協謀，亦應特書者。度之威，而主威益隆，此江漢當武之義也。於以見保大定功，綴取實錄之謀，若詳著入蔡，獨一叛臣

其於唐宗威德聲矣。此公義所云「詩書之文，各
有品章條貫」者也。此可與實書之義相發明。後中議毀，改命於段文昌。

平十二月還朝，以功授利部侍郎，仍留愈。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觀裴出入禁中，因說碑

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一案。段碑今載唐文粹，碑碑亦本不沒愬功，特以體制所關，敘裴略與諸將等，未特著

之耳。以其時情事論之，自以愬功居
首，詳具見通鑑。憲宗紀文繁不錄。千古爲之歎惜。如李商隱韓碑詩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

瞻矣，不知世有段文昌。」春秋文十一年左傳，「國
足略見後人之論者也。」但文昌徇於李愬，人弗徇。」注：「徇順也。」愬功本不可沒，其失猶未甚也。假令

當日無名偏碑，漢書馮奉世傳，「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爲偏碑。」春秋襄公三十年左傳，
說文新附，「路中，西爲偏，南北爲阡。」漢書成帝紀注，「阡陌田間道也。」後人立石墓道，亦不關得失之人，身後表阡，

先生嘗爲編修蔣君撰誌，中敘國家前後平定準回要略，則以蔣君總修方略，獨力勤勞。

書成身死，而不得敘功故也。

四庫總目御定平定準噶爾方略提要：「乾隆卅七年大學士傅恆等奏撰述凡分三編，考準噶爾部族，系出元阿魯台，譯語轉音故稱厄魯特。太祖高皇帝時，苦遣使入貢，世祖章皇帝時，錫以封爵，追賜爾丹諱其系心，使援略爾喀諸部，聖祖仁皇帝親討平之，其姪策妄阿拉布坦先與噶爾丹構釁，既而西遁，險伏伊犁，後生息漸蕃，稍為邊患，由我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屢申誡以澤旺阿拉布坦之子噶爾丹策凌始戢鋒受命，後達瓦齊戰噶爾丹策凌之子喇嘛達爾札屬擒獲自

立，部斷不附，準噶爾遠大亂，是實前編五十四卷所紀自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乙未至乾隆十七年九月壬申，即詳述其源起也。爾丹伯特台吉策凌策凌烏巴什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先後來歸，獻請天討，特命六師分行兩道，五月而定伊犁，俘達瓦齊於圖爾滿，既而阿睦爾撒納射獵反噬，旋見爾喀波羅尼都羅集占桑燒齊噶爾亦隨獻誠，天山南北俘獲不啻，是書正編八十五卷所紀自乾隆十八年十一月甲戌至二十五年三月戊申，即備錄其始末也。至續編三十三卷，則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庚戌以後至三十年八月乙亥凡一切列戾開屯，設居定賦，規畫久遠之制與

討定烏什及絕域諸蕃占風納蠻者，咸載焉。荷河文集編修蔣君墓誌銘：「君諱雍補，字泰樹，辛巳以二甲第一人賜進士，改庶吉士，充平定準噶爾方略館纂修官，總裁諸公皆倚重之，令綜辦方略一書，君早起坐書室，夕燒膏以繼，書成而君之精殆銷亡於此矣。書既上，同修者皆得優叙，而君名以卒不與，館中諸公議欲如故侍讀楊公遂會同例為之請，已而未果。」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為作家傳者，

而君名以卒不與，館中諸公議欲如故侍讀楊公遂會同例為之請，已而未果。」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為作家傳者，

而君名以卒不與，館中諸公議欲如故侍讀楊公遂會同例為之請，已而未果。」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為作家傳者，

而君名以卒不與，館中諸公議欲如故侍讀楊公遂會同例為之請，已而未果。」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為作家傳者，

而君名以卒不與，館中諸公議欲如故侍讀楊公遂會同例為之請，已而未果。」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為作家傳者，

而君名以卒不與，館中諸公議欲如故侍讀楊公遂會同例為之請，已而未果。」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為作家傳者，

而君名以卒不與，館中諸公議欲如故侍讀楊公遂會同例為之請，已而未果。」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為作家傳者，

而君名以卒不與，館中諸公議欲如故侍讀楊公遂會同例為之請，已而未果。」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為作家傳者，

而君名以卒不與，館中諸公議欲如故侍讀楊公遂會同例為之請，已而未果。」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為作家傳者，

而君名以卒不與，館中諸公議欲如故侍讀楊公遂會同例為之請，已而未果。」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為作家傳者，

而君名以卒不與，館中諸公議欲如故侍讀楊公遂會同例為之請，已而未果。」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為作家傳者，

而君名以卒不與，館中諸公議欲如故侍讀楊公遂會同例為之請，已而未果。」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為作家傳者，

而君名以卒不與，館中諸公議欲如故侍讀楊公遂會同例為之請，已而未果。」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為作家傳者，

之二此例封之義又「凡官事死者皆贈以爵凡贈爵之等十有八皆視其官之職以為差」此特贈之義又則例「順治初年定軍恩及三年參議例統封贈品至五品皆授以監命六品至七品皆授以敕命正八品皆職郎從八品皆職佐郎正九品皆仕郎從九品皆仕佐郎」此修職官階也

彼皆掉頭不悅最後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勳階師保殿閣部院某國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師保者若太師少師太保少保是也殿閣者若武英殿文淵閣之大學士是也部院者若吏部戶部之尚書

學士申公同豐豆腐店王阿奶之柩柩可以修職諸公達官時有此笑談也人傳為笑故凡無端而影附者謂之同

里銘旌不謂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本館論同里銘旌之弊

七曰陳平佐漢志見社肉史記陳丞相世家「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吾嘗將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李斯亡秦兆

端廁鼠史記李斯列傳「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鄉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大數驚恐之斯入食鼠食糞糞居大厠之下不見人大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一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欲西入秦辭於荀卿

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騁譽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強行者耳故斷莫大於舉職而聽其善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遇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新將西說秦王矣」

推微知著魏志臧洪傳「又不能原始見移檄微知著」固相士之元機荀子非相篇「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漢志有相人二十四變是其事蓋選於戰國文選東京賦薛注「玄神也」管子七法篇注「機者發內而動

外為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為之不知其所以為」搜閒傳神阿雅轉話「閒傳也」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則如圖畫

名家頰上妙於增毫世說新語巧黠篇「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間其故顧曰「我惜情」苟徒慕前人文辭之

佳強尋瑣瑣以求其似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委瑣辭賦」索隱「委瑣猶碎」則如見桃花而有悟五燈會元「志勸禪師初在嵩山因見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

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到如今更不疑。其後王安石詩云：「若見桃花生處解，不疑還有疑心。」近世李慈銘別署桃花臺解庵，皆用此意。

遂取桃花作飯，蘇軾東坡志林：「世人見古德見桃，花梅道者爭頭桃花，便將桃花作飯。」

飯五十年，其中豈復有神妙哉？本節分兩層，以上論搜閱傳神，非可濫用以下論考古據遠與文殊論。

又近來學者，喜求徵實，每見殘碑，斷

石，餘文，賸字，不關於正義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闕遺，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貪多務

得，韓愈進學解：「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明知贅餘非要，卻爲有益後世，推求不憚辭費。漢書賈誼傳：「誼傳而久不爲此。」注：「傳，是難也。」辭費見敘事篇注。案自乾嘉考據之學，風行而文章亦受其影響，一者如實齋此之所學，以考據所得闡入文章，而文章舉其體格，二者以爲精考據即能文章，而文章蓋若附庸，彼時爲然，於今尤烈，不知考據重知則能寓於知，故涉覽愈博者其斷制愈精，文章愈能則知寓於能，故才力愈高者其識見愈遠，此事固非一途也。

是不特文無體要，體要見文學，總略篇注。抑思居今日而欲備後世考徵，正如董澤矢材，可勝既乎？春秋宣十二年

左傳：「楚熊渠因知箭，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尉武子御，下車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繳納諸廚子之房。」注：「箭，好箭，房，箭舍。」廚子怒曰：「非予之求，而痛之愛。」注：「痛，楊柳，可以爲箭。」董澤之痛，可勝既乎？注：「董澤澤名，既，盡也。」疏：「言用之不盡也。」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戰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還。

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關考徵，

要必本質所具，即或閒情逸出，正爲阿堵傳神。世說新語巧藝篇：「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焦竑稱氏筆

乘續集：「史官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其床，不能行，但云：「舉卻阿堵物。」」世遂以阿堵爲錢矣。然顧權之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在阿堵上。」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王坦之欲於坐害之，謝自衛士曰：「安聞諸侯有道士守四鄰，明公何須壁間？」

阿堵者，「一以爲眼，一以爲錢，一以爲兵士，豈可指定言之，自是當時謬語，如今所謂此物云耳。」

不此之務，但知買菜求增，是南齊高士傳：「司徒侯霸遺嚴子道來書，嚴光下道求朝書，光口授之，嫌少，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是之謂畫蛇添足，戰國策齊策：「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遍，請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

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毒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

之足，是非
蛇也。又文人之通弊也。本節論畫蛇添足之弊。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攝時守禮，終不遇。」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孟子：「滕文公無一善，他日未嘗學問。」

或出鄉曲委巷，在子賤體篇：「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疆州閭鄉曲者。」又秋水篇：「曲士不可以語於道。」釋文引司馬注：「曲，土鄉曲之士也。」鄉曲猶言鄉里，唐長安有章曲社，曲，宋人稱巷陌，或曰坊曲，皆以爲分別界域之名也。委巷見敘事篇注。

甚至傭嫗鬻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文則難期於儒雅也。孔安國尚書序：「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荀子榮辱篇：「君子安雅。」注：「雅，正也。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

內則，漢志：詩類序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漢書儒林列傳：「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今本詩經，即毛公之傳也。內則，小戴禮記之一篇，疏引鄭目錄云：「內則者，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內門之內，軌備可則，故曰內則。」劉向之

傳，漢志：儒家：「劉向所序六十七篇。」內有列女傳，隋志：「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漢書：「劉向傳：「向以爲王教由傳，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時有，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八篇，以戒天子。」曹昭之誠，隋志：「曹大家女，號一善。」後漢書：「列女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不啻自其口出，尚書：「秦晉：「人之產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

音韻引董頤云：「不啻，多也。」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引：「相者，助也。」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後漢書：「列女傳：「勃海鮑食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卿，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歲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宮闈，習美飾，而苦貧賤，不敢當。」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衣，與共勞苦。」

古 文 十 弊

布囊與宜共挽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攜出遊，修行增進，鄉鄰稱之。又遇民傳「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喜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織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鄙斥數婦，妻亦無羞。』夫矣，今而見擇，教不備耶？』鴻曰：『吾欲妻獨之人，可與隱深山者耳。今乃衣綺縠，傅粉黛，豈汝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妻自有隱居之志，乃更爲機杼，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居有頃，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廬下，爲人賃舂，每歸，妻負其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力舍之於家。』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丸

熊？宋史歐陽修傳：「修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爲書。」新唐書柳仲郢傳：「仲郢字仲卿，母韓，善訓子。仲郢幼嗜學，嘗丸熊膽使夜咀嚙以助勤。」自文人胸有成竹，蘇軾畫竹記述文同與可之言曰：『我竹必先

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達以通其神，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昇中之贈楊克一學文與可畫竹求詩：「與可畫竹時，胸中有成竹。」遂致閨修皆如板印。明雅釋宮：『宮中之門小者謂之閨。』文

選思玄賦傳注：「修，善也。」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真也。由是推之，名將起於卒伍，馬融小司律：『五人爲伍。』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禮記燕義：『合其卒伍。』義俠或奮閭閻，史記游俠列傳：『閭閻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張衡西京賦：『便旋闔閭。』薛注：『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言辭不必經

生，記述貴於宛肖。吳昌曼卿詞序釋：『宛，猶若也。宛與若義相同。或言宛然，或言若然。』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

是之謂優伶演劇。國語齊語注：『優，笑，俳倡也。』春秋襄公六年左傳注：『優，調戲也。』國語周語注：『伶，司樂官。』說文：『戲，三車之隅也。』揚雄傳注：『戲，亦疾也。』古者優伶之爲，以調笑歌舞爲主，其事紛紜揮霍，戲劇之義當由此引中。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史記樂治本紀引賈誼過秦論：『壯隸之人。』集解引如淳曰：『壯，古悽字，民也。』矢口

皆叶宮商，法言五百篇：『聖人矢口而爲言。』注：『矢，正也。』廣雅釋詁：『矢，直也。』二叶同韻。齊魯與僞孔傳：『協，合也。』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

人之通弊也。曾國藩著何文編敘曰：『敘述朋黨，狀其事蹟，動輒卓絕，若合古來名德至行，備於一身，譬之

數師寫真，繁美畢具，而於其所圖之人，固不肯也。』其論是與此相類。本節論優伶演劇之弊。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

知其意者，且暮遇之。莊子齊物論：「萬世之後，而一遇大騫，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史記五帝本紀：「莊子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

肖也。陳深金鑑紀開引元人郝經與友論文法書曰：「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同而成者也。非先求法而作之也，後世之爲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情辭以求理，若握朽索求人之然，衆而繼之，經營比次，結構接綴，以求瞻緒，未措一辭，鈴

利天關，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實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

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今載遺齊本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傳之所載有陳海寇鄭成功形勢等八疏，並云：「性少遭亂離，時四月亂離，性全家被害，明崇禎乙亥，流寇陷和州，性全家被害，亦見志傳。」

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沈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

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鷁首重而舵樓

輕矣。淮南子本經篇：「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適於水也。」注：「鷁，大鳥也，畫其象於船頭也。」一方音：「船首謂之鷁，或謂之鷁。」注：「鷁，鳥名也。」今江東實人船前作青畫是其像也。」今此婪尾，蘇軾仇池筆記：「蘇鶚云：以白酒律謂酒巡匝，宋世者連飲三杯爲婪尾。」胡仔有讀書錄語：「蘇鶚引蘇鶚記云：「一兩頭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爲婪尾，即再命其爵也。」云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長三丈。」一云：「藍牛，其尾三丈，時人飲之，以爲酒令。」今兩處從其簡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匝，即重其義，蓋慰勞其得酒在後也。」又琳云者，實也，謂處於座末得酒最晚，腹饑於酒，既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琳尾，琳字從口，是明貪婪之意，此說近之。」余觀宋景文公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杯。」又云：「稍倦持盞手，猶殘婪尾觴。」又東坡寒食詩云：「藍尾忽驚新火後，遊頭要及

院花前。」樂天寒食詩云：「三杯藍尾酒，一碟臘牙餚。」乃用藍字，若婪藍一也，其適容

齋四筆略同，不具引，方官一尾，梢也，盛也。」廣雅釋詁：「尾，後也。」此猶今云結尾耳。

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問也。」

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邪？」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爾雅釋宮：「門闥之堂謂之塾。」禮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疏：「此明學之所在，周禮百

古文十

一七一

里之內二十五家爲一門，其門一若甚首有門門邊有熱，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恆受教於塾。謂之時文，四庫提要四書類序曰：「論語孟子，舊各爲一經，大學中庸，舊各爲一經，其編有熱，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恆受教於塾。」後案曰：「案四書至元延祐中，用爲取士之制，而明理道之書，遂漸爲取功名之路，至明永樂中，大全出而權衡開，（案指明成祖命翰林學士纂修之四書大全，有明一代尊爲取士之制者。）八比盛而俗學熾，科舉之文，名爲發擇，實則發擇註意，不同經義何如也，且所謂註意，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測其虛守詩氣，以備臨文之舉，擬併不同註意何如也。」顧炎武生員論略曰：「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卽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場屋之中，而少年播弄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才，夫然後寇賊奸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于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于其間矣。」覽此可知前代以時文取士之大略，必有法度以合程式。尚書大禹謨：「罔失法度，罔于明法解。」法者，天下之程式也。」此謂時文作法，國有定制，學者必遵行之。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

往取譬以示蒙學。論語雍也篇：「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易序卦：「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信也。」此謂時文作法，國有定制，學者必遵行之。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

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素問至真要大論注：「大綱筋脈也。」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

來龍結穴。操相宅相墓之術者，世稱形家。漢志術數略：「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是其所本也。山脈爲龍，墓址爲穴，蓋形家之語如此。錢謙益再答杜書略書：「讀班固之書，辯論其

一子一句，龍脈歷歷，此前人以形家術語論文之可見者也。隨時取譬，習陋成風，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

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啓蒙

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羅香齋要引戶子明堂篇：「一日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井中，則不能燭十步矣。」又廣雅：「井中視星，所見（見字本作視，孫星衍據類聚御覽引改，下第字同）不過數星，自丘上以

一自井中視星，所見（見字本作視，孫星衍據類聚御覽引改，下第字同）不過數星，自丘上以又又人之通弊也。案此弊亦始明人，包

書云：「目前明諸君子泥子微，文起八代之衰。」之言，遂斥選學為刳截為體，真以應陳順甫惡兩諸君，心力悴於八股，一切誦讀，皆為棄之，遂取八家下藥，橫空起鶴，照應鈎勒，以爲準的，小儒昧目，前邪後許，而精深闕度，反在屏裏，可見八股之流毒矣。本節論井底天文之弊。

十曰：時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業，莊子齊物論：「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此謂古文爲經世之業，蓋指其推本六經，足以明道而言。不可以評選也。

撰文章流別，有集，有論，是評選兼施之祖，其評而不選者，如詩，是選而不評者，如文選是。此微之見存，其體例較然可知者也。時文可評選者，其用在代功名，選之可示人以風會，古文不可評選者，其志在成家，首選之恐失厥面目，是以有別也。前人業評

選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

見於史傳。如文選所錄，載正史者有百二十餘首，蓋古之史書，有文以傳人，之例，而集部未與單篇別出，亦易於括囊也。參看詩教下篇。評選之家，多從史傳采錄，而史傳之

例，往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荀子大略篇：「示諸編括。」注：「編括，編採木之器也。」亦作隱括。何休公羊序：「故衆隱括使就繩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云：「無是公背山林及于虛言，雲夢所有甚衆，故刪取其要。」此史家自

道其刪節，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此就選家取材史傳而言，若其所據與史傳不同，則幸權之際，亦復詳略互見。凡選家亦自有刪節增刪，其本有或他增多者，西都賦視漢書多，衆流之隅，研流其西，東都賦詩視漢書多，「嘉祥阜分集皇都。」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視漢書多，「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十二字，東方朔答客難視漢書多，「傳曰：天下無害災。」二十七字，蓋昭明得傳本增入者，景福殿賦注引薛綜

有刪節增刪，其本有或他增多者，西都賦視漢書多，衆流之隅，研流其西，東都賦詩視漢書多，「嘉祥阜分集皇都。」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視漢書多，「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十二字，東方朔答客難視漢書多，「傳曰：天下無害災。」二十七字，蓋昭明得傳本增入者，景福殿賦注引薛綜

東京賦注曰：「高昌建武二觀名也。」有注而賦文無此二觀，今所得後漢宮殿圖亦無此二觀，則賦文昭明刪之，九章涉江刪去「亂曰」以下五十九字，鍾士季檄蜀文魏志，亦無及也，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今文選亦無及也。下刪「其詳擇」九字，任彦昇爲檄蕭讓代兄襲封表注云：「此

表與集詳略不同，疑是稿本，詞多冗長。」森輝劉桢注云：「昭明刪此文太略，故詳引之，今與彈相連也。」是亦昭明刪之，而李崇賢復補，唐僧辨正論几箴篇引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絃與素，客與世上人，道士懷真作。」文選古詩十九首無「客語」十字，亦昭明

刪之，（案此十字乃二氏相攻，僧徒妄加，以辨道流者，決非古詩之文，理初信之，疏矣。）其以意存者，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劉孝標徵答劉琨陟

書頌與書正文皆不見，蓋古人僅傳其序引，其增改字者，據注則頗延年宋文皇后宣冊文，依用宋文帝加八字，陸佐公石闕銘，依用梁武帝改十

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錄有取舍，選亦必有取舍。校者詳其異同，以見古人之趨，非有彼此是非之見，凡書皆然。況其爲文辭選集本邪？

評選之家，不察其故，誤謂原文如是，又從而

爲之辭焉。於引端不具，（荀子非相篇注：「端首也。」）

而截中徑起者，詡謂發軔之離奇。

（蘇轍「朝發軔於蒼梧兮」，蘇氏補注：「戰國策：「陛下發軔車於趙矣。」）

（止車之水，特行則發之，漢書鄒陽傳：「輪困靡奇。」注：「離奇委曲盤戾貌。」）

於刊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詫爲篇終之嚙峭。

（嚙同咬，峭同峭，廣雅釋詁：「高也。」）

於

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覺」矣。

（覺，據傳當作「愛」。）

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爲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

出人思議，誇爲奇特。

（往，明末短書載明季一士人上時相書，其起四句云：「向何言哉？」天下能文者莫如我，知文者莫如足下，尙何言哉？」王季米流之弊，蓋至如此，惜忘其姓名。）

於是坦蕩之途生

荆棘矣。

（論語述而篇：「子曰：『吾子坦蕩，蕩如也。』」）

夫文章變化，倖於鬼神，斗然而來，

（後漢書竇融傳注：「斗，峻絕也。」）

戛然而止，

（益稷謨：「憂擊鳴球。」馬鄭注：「也。」後漢書馬融傳注：「焉，獸也。形如伏軾，背上有二十七刻，以木長尺，標之，所以止樂。」）

何嘗無此景象？何嘗不爲奇特？但如山之巖峭，

水之波瀾，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

（陳師道後山詩話：「楊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

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動，然後激天下之變，子雲性好奇，故不能奇也。可與此相參證。

文人好奇，易於受惑，是之謂誤學邯鄲。

（莊子秋水篇：「子獨不知夫燕陵餘子之學行。」）

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個駕而歸耳。

又文人之遺弊也。

（本節論誤學邯鄲之弊。）

謹案：荀子勸學篇曰：「詩書故而不明，春秋約而不微，禮樂法而不曉，此論五經之晦澁也。范曄梁傳序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屬。」

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此論三傳之得失也。經傳之書，不以能文爲本，而後來是則是教，尙有長短進退於其間，況

乎綴翰裁篇，以情信詞，巧爲事者哉。故自典論文賦以下，歷品作者，標舉篇章，優劣既分，瑕瑜不掩，逮及六朝，廖和立指，綴之篇什，文著八病之說，則爲文之道，以免疵累爲先，理亦太昭於世矣。唐宋以降，短書繁興，小則一字之微，大則立言之體，微點所及，無間贅餘，若漢南韓愈，通雅四部，汪文相譚專精一家，是其尤著者也。今論行文之病，仍當準外內二端說之，其外則篇章句字，其內則才學識德，作者諒能擬其才，飭其學，諒其識，審其德，以斟酌乎句字，鏘鏘乎篇章，則間旋文律，庶保無咎，然此非可託之空談，亦自有其方術，請言其略。

今世恆以識字者，文字之學，造句者，文法之學，謀篇安章者，修辭之學，此列學術之界域，則信然矣。（修辭之學，自亦兼包乎句，然其論字句，但就其在全篇中之地位，及所能觀見之程度而論，與文字之學，專明一字意義，文法之學，專論一句之結構者，異趣，故三者於文，各具其用也。）而其所以爲文辭之始末者，則又有其次第焉。文心雕龍章句篇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麗，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舉矣。」是知欲免累害，當以通小學爲先，餘杭先生文學說例序曰：「文學之始，蓋樞輿於音韻，自齊契既作，遞有接續，則二者殊流尚矣。漢世相如，雄因之興，皆管攝凡將，訓纂董頌，故其文辭固雅，知音之選，唐時樂文采者，猶云宜略識字。（案此謂韓退之。）至賦詩書檄，矜慎不舉。（案此謂劉夢得。）南宋以降，斯道漸替，然有所述作，猶世曰古文辭，其稱謂不能無取於墳籍，既昧校訓，則詞語狂舉者衆，昔王仲任有言：『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綴傳書以上書與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通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勝通人，鴻儒超文人。』夫漢人自史篇，蕭前，酈窗以上，大抵從師受訓，遂其成立，旁能守文，則曰儒，草創述作，則曰文，誠其次第當如是也。今則文辭辭說之士，乃往往不遠經儒遠甚，姚鼐傳欲事東原，猶被排斥，何有其錄錄者，較其功實，非通小學與不通小學之效歟？夫炎豔而上，結繩以治，則吐實爲章可也，既有符號，斯殺雜異語，非通古今字如先代絕言者，無從往來，況夫審別流變邪，世有精練小學，拙於文辭者矣，未有不知小學而可言文者也。」蓋文學之始，積名身以爲句身，擇字不精，則句將安託，此所以文學之士，於文字之學，當首通其要也。其次積字成句，句可數字，虛實不同，相接爲用，今人所謂文法之學，而清儒則以詞例爲稱，自高郵王氏經傳釋詞出，而虛字之用，明自德清俞氏古書疑義舉例出，而文詞之例，顯自丹徒馬氏文通出，而詞品之式析，於是昔人以爲難知者，今則皆有軌則可尋，誠能就以研求，琢句亦可免於無玷矣。顧有當分別觀之者，王命二作，皆取經漢舊籍，比勘歸納，著爲凡例，故觸類而長，無不可通，馬氏之爲，則先取西洋文法爲規矩，而隱括萬城舊言，是以雖條理秩然，而亦時有扞格，蓋各民族之語言文字，雖其理若一，而事難盡同，強甲就乙，未見其可，章公劉漢閣語云：『讀古書須明辭例，此謂位置相同，辭性者一，如同爲名物之辭，或同爲動作之辭，是也，然尙有不可執者，論語發端曰：『不亦說乎？』不亦君子乎？』君子與說樂辭性豈得同耶？蓋說之與樂，同屬樂詞，君子則爲實字，三句位置若一，接以西文，必不可通，而在吾華則固文從字順，以此知其辭相率合矣。故事者於此，必慎所擇，若夫近世文人，習學東西洋者，每用異邦文法，以自矜夸，有損效雙，彌益其醜，是又當引爲深戒者也。其次談辭安章，修飾潤色，求其首尾圓合，條貫有序，今日修辭之學，變化尤繁，蓋其事非若句字之用，有定程者，故自昔知者不習，而強爲繩墨者，則蹈井底

天文之失，惟文心雕龍辭義篇有云：「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畢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於篇章之道，略中要旨，更不拘牽，斯可謂闡通之識也。據上可知，治文章者，欲求免於用字之失，則當習文字之學，求免於造句之失，則當習文法之學，求免於謀篇安章之失，則當習修辭之學，而其中尤以文字之學，最爲切要。文法之學，次之，至修辭一道，則文無定格，雖可實習，要於訓詁詞例研之已精，古人佳章妙製習之已熟，則自能從容合度，蓋行文之病，屬之形式者，實其不犯，衡止於斯矣。

至若意義之舛誤，則或緣才短而學疏，或緣識陋而德薄，其爲其累，視篇章句字之失，又不可同日而言。實衡所學，多屬此種，如削趾適履，誤舉邯鄲，則才之短也，八面求圓，并底天文，則學之疎也，剜肉爲瘡，截之陋也，私署頭銜，德之薄也，四者於文，乃屬至要，文德一篇，言之已精，茲加新論，則學者才之生，德爲識所歸，何則？性分智愚，本乎自然，學問淺深，存於人力，或優游而自得，或風馳以程功，其難易既殊，斯高下有別，故才學俱全者，固爲雙美，若不能兼，寧使乏才，不可廢學，蓋無才而幼於學者，刻鵠不成，銜類乎鵠，無學而徒恃才者，畫虎不成，反類乎犬，高明多爲鬼瞰，而大器可以晚成，故曰：學者才之主也，識生於心，所以甄疑似，別同異，事義昭晰，涇渭分明，斯於文也，和理在中，爭尹旁達，足以去瑕類矣，然識之爲務，斷制居先，苟其不慎，必流偏頗，實衡謂不知古人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過，若申言之，則雖識大體，明是非，而無德以輔之，則轉足陷於「言僞而堅」之境，如古之神龜巨鼈，智足以拒捕，辨足以防非，假夷惠之名，行桀跖之實者，其識度豈非恆人所及，斯其明證，荀子正名篇云：「以仁心說，以公心辨。」豈非示人以雖具卓識，必有明德以濟之哉，故曰：德爲識所歸也，學以師才，德以董識，意義之失，或者可免，是以合外內言之，欲求免於文病小而檢點字句，大而淬厲身心，必先謙之以學以德，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畢重明經，斯言不我欺矣。

復次，士衡論天機利鈍，謂「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率意寡尤，則不煩繩削而自合，竭情多悔，勢必待刊改而後工，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自非上智，孰能語斯，是則常人之爲，必待驅策，亦理之固然也，文心雕龍論神思曰：「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翰五臟，激發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縝辭，此蓋取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又繼論修飾曰：「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貴，（貴，原作寶，此從張松孫本）紆軸獻功，煥然乃珍。」斯明示學者爲文，事前當有修養，事後尤貴點竄也，故有一字之易，化臭腐爲神奇，一事之訛，變庸庸爲剌棘，書記所載，雖更僕數，其間又或由一己之尋究，或出友朋之切磋，杜公偶題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準此而言，則增損改削，似當以己所權量爲最適當，然亦有情之方骨，再三惠顧者，亦有帶帶自珍，不知其惡者，則借鏡他人，不可廢焉，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述計，以爲美談，曹丁之言，可謂有兼聽之聰，兼覆之懷者，益以少陵之說，則知改文之事，由人由己，之二途者，殆互爲勝劣，未可偏執，故介甫之春風又綠，永叔之瓊藻皆出，齊己拜一字之師，無本定推敲之句，皆蘊府之美談，後來所景慕矣。

後序

程會昌既撰文論要詮，竟乃書其末簡曰：辛巳壬午之間，余承乏武漢大學講席，始與諸生傳治文學者接談。其言之凌雜浮淺，往往出意度外。知近世短書，累害邳深，因取前哲雅言授之，俾典於學。期年，稍稍解悟。旋移教金陵大學，從游所病，亦與嚮等，輒仍舊貫，相共講論，徵材聚事，經歲遂成此書。其中條指，迥不猶人。要之以遵信舊聞而不穿鑿者，近是。若夫入選諸篇，有子玄史通、實齋文史通義，是二家者，閒或爲人掎撫，顧其精練廉悍，解紛蔽，破調欺，居今尤不可廢。自餘平原文賦、餘杭儀徵二論，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誠能奉爲繩準，以進窺文術之全，庶乎有倫有脊，雖不中不遠矣。然余少讀莊生書，知在昔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孫卿亦云：「狂生者，不肖時而落。」今是天步艱難，炎黃苗裔，岌岌不獲自保。所謂魁傑巨子者，筆不點牘，辭不辯心，方妄私其一察之術，以更故常，以蕩凡民，以易天下。此其所爲，未知視古之君子與狂生者奚若？竊不自揆，

獨於抹死不膽之口，冒大不韙，從而進退之，寧足以矯末俗，起衰勦。是亦師其蓬心，聊以自熏勞耳。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信言不美。」假我數年而躋於道，出入風議之過，吾其免夫。民國三十二年，歲在癸未，秋八月，成都客次。

文論要詮識語（附錄）

張滌華

丁亥春，千帆先生以所撰文論要詮初印本見詒。華受而讀之，見其繁稱博引，曲聖旁通，深歎其精湛不苟。先生專以書來，諄諄以有無異同爲問。夫以先生之才之學之識，取先士茂製爲之疏通證明，可云一毫髮無遺憾。乃不恥下問，如恐不及，抑何其懷之虛而語之謙也。自維駑淺，難於諮誦之餘，間有所疏記，然拘墟之見，未必有消埃之補，兼之迫於賤事，無從存逢錄之暇，故屬然久未以報。頃復得學友李晦之兄書，知此書行再付梓，先生亟欲一觀，曩日所記，予不敢復爾爾，乃重寫一通，付之郵筒。潛唯讀聞，蓋深愧無以仰副爵度之雅云。所記如干條，略列如次：

文學總略

傳曰：「博學於文。」（葉第二）

案論衡正說云：「論語者……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其難曉，名之曰傳。」又漢書平帝紀云：「傳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師古注：「以論語傳聖賢之言，故爲之傳。」（案爲謂通用字。）此皆釋論語所以名傳之故，然猶未盡。考論語與孝經、孟子、爾雅皆漢代學校誦習之書，文帝時嘗立傳記博士。（見趙岐孟子題辭。）故當時通謂之傳。孝經等三書姑不論，茲就稱論語爲傳者，更舉數例如次：漢書宣帝紀：「傳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元帝紀：「傳不云乎：『百姓有過，在乎一人。』」又劉歆傳：「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又東方朔傳：「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此並引論語而皆謂之傳。（漢人徵引論語，直稱書名者爲數反極少。）知章君此處，蓋用漢人舊稱，注中似當說明之。

案漢書 廣雅傳云：「部置義舉」師古注：「分部而置義之也。」高帝紀：「部置諸將」句下注略同。注引見寬 集解 廣雅字，不知引顏氏此注，蓋部置爲連綴字也。

凡排比鋪張。（集第二）

案元好問論詩絕句云：「排比鋪張特一途。」語意與元橫文同，而字面與本篇合。章君蓋用此。

知文辭始於表譜簿錄。（集第二）

案文辭之興，始於韻語，此中外所同。表譜簿錄之體，雖旁行邪上，三代已有，然未必早於遠古歌謠。章君此論，實有未安。注家之例，雖不設本文，然本書亦不甚拘此例。（如文德精注即舊駁正實齋）則此等處似當附記數言。

文選之興，蓋依乎摯虞文章流別，謂之總集。（集第二）

案魏文帝撰論衡，劉楨人遺文爲一集。（見文選與吳質書）杜預亦有晉文五十卷。（見隋志，兩唐志作四十九卷）並在摯氏之先，則總集非始於文章流別也。章君禹未照注中似可補出。

更相關入者多矣。（集第二）

案漢書成帝紀云：「房上小女陳持，開大水至，走入橫城門，關入尙方掖門。」應劭云：「無符籍妄入宮曰關。」章君用關入字，似可徵引此紀以明之。若注所引汲黯傳則曰關出，不曰關入也。

詩教上

騰說以取富貴。

注玉篇：「騰，奔也。」騰說猶騰說矣。（葉第三三）

案見司馬相如傳：「騰茂實。」索隱：「騰，騰茂盛之實也。」漢書敘傳：「諸子相騰。」師古注：「騰，馳也。」此皆直訓騰爲馳，無煩徵引玉篇，蓋玉篇訓奔不剛馳也。

論語記夫子之微言。

（葉第三九）

案文選劉勰讓太常博士書善注引論語微言：「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則論語卽仲尼之微言，以釋實證此句，語意尤顯。

南北文學不同論

崔浩高允之文，咸礪礪自雄。

（葉第五六）

案「礪礪自雄」，張溥百三家集漢侍讀集賦詞中語，劉君蓋用此。

溫子昇長於碑版。

（葉第五六）

案魏書：北史子昇本傳載子昇作侯山祠堂碑文，時稱大才士，亦其長於碑版之證。

盧思道長於歌詞。

（葉第五七）

案隋書：北史思道本傳：「齊文宣帝崩，當時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闕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會昌雜案：國學紀綱錄載篇云：「或謂米當爲采。」何注云：「一見猶覺案雜記。」）後以事免歸，嘗於薊北慨然感慨，尋五言詩見世，以爲工。周武帝平齊，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鶴鳴鶴思道所爲，詞意深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洛陽諸同

作者而樂歎美之。」又張溥百三家集盧武陽集題詞：「子行時兼工七言，唐玄宗自蜀回，登勤政樓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東北征人去未還。』即盧北歌詞也。唐風近附，唐詩諸體，世尤宗尚。」此並思道長於歌詞之證。原注但言：「如北歌詞諸作是也。」初學或未及知，似當更爲疏通。

子才伯起亦工記事之文。（葉第五七）

案史通敘事篇有注引王劭齊志：「時魏恨子才不得掌與魏之書帳快。」是子才工記事文之證。伯起有後魏書，李延壽論之曰：「勅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雜，志存實錄。」是伯起工記事文之證。

又初明子淵……習爲北鄙之聲。（葉第五七）

案張溥百三家集沈侍中集題詞：「勅遣三表，長聲慷慨，絕類劉越石。」……爲陳太傅義正辭壯，即阮嗣宗上晉王驥昌加焉。……江南文體，入陳更衰，非徐僕射沈侍中代無作者。」又周書：北史王褒傳：「褒曾作儗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又百三案集王司空集題詞：「今觀子淵詩文，多悲歌類，讀章樓閣，長安陵樹，傷心久矣。」此並可證劉君之言。注中似可采入。

文賦

耽思旁訊。（葉第五八）

案沈與潛通，小雅常棣：「和樂且湛。」釋文：「湛又作耽。」中繁湛亦作耽。漢書成帝紀贊：「湛于酒色。」師古注：「湛讀曰耽。」文選管數：「湛道德。」善注：「湛讀曰耽。」並其證。湛沈古今字。（段玉裁韻略耽湛皆假借字，本字當作湛。）漢書司馬相如傳：「湛思麗洪。」師古

注：「沈讀曰沈，沈，深也。」故沈又與沈通。文選西京賦：「大廣沈沈。」蘇綜注：「沈沈，深遠之貌也。」史記陳涉世家：「涉之爲王沈沈者。」集解引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遠之貌也。」是其證。據此，知沈思即沈思，猶言深思也。注所引李注，毛傳釋沈字皆未明切。

或龍見而鳥瀾。（集第八七）

先師衛陽劉君（蒙龍）云：「善注：『大波曰瀾。如鳥在波瀾之中。』按上變，擾見三字皆動詞，則瀾不應爲名詞。釋名釋水：『風行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此言如鳥之相連，方與上三字例解相合。」案瀾或作連。說文：「連，瀾或從連。」詩魏風伐檀：「河水清且漣漪。」爾雅釋水注引作瀾。毛傳云：「風行水成文曰瀾。」段玉裁云：「古瀾連同音，故瀾連同字。」據此則鳥瀾即鳥連，風行水文曰連，亦即謂其文相連也。諸舊解皆未諦。（曾昌祥案：予本胡綴說，瀾爲散，蓋亦以爲動詞。）

雖離方而遞員。（集第八八）

案士衡言離方遞員，實謂游於方員之外，不拘泥乎規矩，以期文之窮形盡相。善注未合。

或辭害而理比。（集第九一）

案漢書劉歆傳：「比激合力。」師古注：「比，合也。」此謂有理合而辭有疵病者。善注釋比爲轉，亦未合。

意徘徊而不能搖。（集第九二）

案補註取說文，意可通。蓋言意徘徊而不能擺搖或采取也。善注及五臣注似可錄存。

寤防露與桑間。（集第九四）

案楊慎丹鉛錄卷十云：「文賦：『防露與桑間』，又離悲而不雅。」注引東方朔七諫：「楚客放而防露作。」會昌讀本：「李注引謝靈運山詩賦此句，用修以爲七諫，蓋誤記耳。」此說謬矣。若指楚客卽爲屈原，屈原忠諫放逐，其辭何得云不雅？防露與桑間爲對，則爲淫曲可知。謝莊月賦：「徘徊房露，閨恨陽阿。」注：「房露，古曲名。」房與防通。以房露對陽阿，又可證其非雅曲也。拾翠集引王彪之竹賦云：「上承霄而紛露，下涵月而來風。庇清談於幕下，彰麗歌於帷中。」蓋楚人男女相悅之曲，有防露，有離鳴，如今之竹枝。東坡志林亦云然。則竹枝之來亦古矣。詩云：「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以此推之，防露之意可知。「善注實甚牽強。用修此說足以糾之，可采入。」

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吹於拙目。（葉第九六）

案蘇軾黃君（季剛）云：「濬發二句，言有文實巧而不爲世俗所重者。」李注未詳。一本善注錄黃君說略備。此處未及，可補入。

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葉第九六）

案晉書京武昭王傳云：「經史遺德，若采菽中原，勛者多獲。」知采菽之語，六朝人習用。此二句言瓊敷玉藻之文，勛學者本不難致，亦猶中原有菽，庶人皆易采得之也。注文似欠昭晰。此可參宋府文選集釋。

兀若枯木。（葉第九七）

案文選游天台山賦：「兀同體於自然。」注：「兀，無知之貌也。」善注此篇未釋兀字，五臣亦未之及，似可補入。

詩教下

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而標爲論體矣。（葉第一二二）

案魏文帝典論云：「余覽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滯義，拾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此與吳志陳壽所云「過秦論最善」，並在左思之前，則知論字決非諸還所加，亦非援詠史詩而標爲論體矣。漢書賈誼傳贊及文選班固引亦稱過秦論，實蓋未之深考也。

模擬

言上下安堵。（葉第一二七）

案漢書帝紀云：「吏民皆按堵如故。」應劭曰：「按，次第；堵，牆堵。」師古曰：「言不運動也。」按堵，漢紀作安堵，史記作案堵，並通。蓋卽安堵之義。注度釋堵字，恐初學未易識。

敘事

晦之將顯。（葉第一四〇）

孫卿世稱經傳轉記云：「將猶與也。」說苑辨物篇：「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言有知與無知也。漢書施讎傳：「適遺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言遺子臨，分與門人張禹等也。「張禹等」是，注引爾雅訓爲齊，似未安。

處道受責於少期。（葉第一四二）

案義松之本字世期，此唐人避太宗諱改。

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

注引北齊書邵傳所載此事，云：當是本思道知己事。（葉第一四六）

案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引胡應麟甲乙讀書記云：「余從都下得隋盧思道知己傳二卷，上自伊尹，下至六代，由君相父子妻子友朋，以及鬼神禽畜，涉於知己者皆錄。」據此，知知己傳所包甚廣，不屬於友朋，尤可證邵事當即在傳內。

有各條並嘗閱覽說，未敢信其爲是。所引辭左，得齊書經籍志，凡所徵引，亦未盡編考原作也。購買其愚，用當序編，增高明擇之。戊子寒食，潘承記。

會昌舊案：拙著義語三十條，吾友國立安徽大學教授張謙先生之所作也。詞氣安雅，考索精博，拾遺糾謬，沾益實多。以本書排版特舉不及增入，用特附錄卷末，俾供覽者之參證，並贖舊作之愆尤焉。民國三十七年夏四月，隴於武昌落伽山寓舍。